

中風
斟
詮

中風斟詮序

吾華醫學。昉於上古。盛於漢唐。論雜病者。自素問以降。莫不以仲景金匱。皇甫士安甲乙。巢氏病源。孫氏千金。王氏外臺諸家。爲軌範。誠以漢唐家法。辨證論治。具有精義。可爲萬世不易之法。守不比宋金元明。謗書時以泛濫空言。充篇幅。作皮相語也。獨至中風一證。昏厥暴仆。無非肝陽不靖。化風上揚。而證以古書。則此是內動之風。素問本不在中風之例。至金匱甲乙。而始謂之中風。方且皆以爲外感之寒風。則與肝氣自旺。火盛風生之義。枘鑿不合。而後之作者。無不祖述金匱。皆以外風論治。疏風散寒。習爲常例。千金外臺。方藥最夥。卒散溫升。如出一手。直至河間丹溪之論出。而始知爲火爲痰。病屬內因。本未嘗感觸外來之邪風。然議論雖互有發明。而所述治法。猶懸紉於古人。續命諸湯。終不能爲內風。昭示正軌。蓋識病之誤。已在漢唐諸大家。則後之學者。縱有覺悟。亦不敢大放厥辭。直挾古人之謬。而是病之誤。爲古書束縛者。固已二千年矣。近數十載。歐風東漸。新學大昌。其

論此病。謂是血冲腦經所致。但就其病名言之。豈不與中醫之所謂中風者分道而馳。不可強合。然蓬萊張氏伯龍雪雅堂醫案。則據素問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一節。謂卽肝火自熾。生風上揚。迫令氣血逆湧。冲激入腦。震動神經。而失其知覺運動之病。融會中西學說。以闡明此病之淵源。信而有徵。同條共貫。可爲中外醫學溝通之初步。豈非科學中一大發明。其治法。惟以潛陽鎮逆。爲主。使氣血不升。腦不受激。而涵湧波瀾。頓然平定。但從大處落墨。披大卻導。大竅而一切兼證。無不迎刃自解。日月出矣。燭火俱熄。乃令讀者陡然覺悟。心目爲之軒爽。惟是內風上擾。必挾胸中痰濁。隨氣而升。故當昏眩仆之時。痰湧涎流。十恆八九。臨時急救。必以泄降濁痰爲第一要義。而滋膩藥物。皆非所宜。伯龍知參朮壅氣之不可誤投。而反欲以二地阿膠與鎮逆潛陽並進。尙是未達一間。此則誤讀立齋景岳諸書。未免賢者之過。同學張子山雷早棄儒冠。殫精醫術。讀書萬卷。寢饋廿年。閱歷既多。具有心得。能以古書供其運動。而不受古人之愚。每謂中風一病。古今議論都無真解。獨於伯龍之類中秘旨。一篇服膺。最摯第微。嫌其鑽肝滋腎不分次序。則當氣升痰壅之時。黏膩適以助壅。難收潛降攝納之功。乃爲之分別緩急。條舉治法。而先引證古籍。辨明內因外因。羅羅清疏。

如指諸掌。然後是病之來源去委昭然。若發蒙書成三卷。名曰斟證。對不平者而之。平洵爲治。是病者絕無僅有之。正鶴伯龍開其源。得山雷氏導其流。於是臨證處方。銖兩悉稱。而今而後。內風暴動之變。始得虛循。續命之湯。裨益於醫界病家。必非淺尠。惟其辨正古人之誤。雖以金匱甲乙。舉世所共知爲醫學大宗者。皆在糾繩之列。翻盡古人成案。猶恐篤信好古之儒。或有疑其持論太奇。未敢輕信者。要之內風外風。在素問中。顯有區別。至金匱而始以內風諸證。皆作外風。殊非素問所謂中風之真旨。卽據素問以正漢唐之誤。而金匱甲乙諸書。不得不謂其自有誤會。况乎今之實驗。既有明徵。則古之成方。信多貽禍。民命至重。詎可不辨。此事實之不能模稜兩可者。初非眩異矜奇。好與古人作無端之饒舌也。若以介類潛陽之品。專治氣火上浮。肝陽內動之病。則宋人白沙許學士。眞珠母丸。已開其例。而近賢孟英王氏。頗擅其長。文彥業師吳門黃醴泉先生。亦喜用之。龍牡龜髓。貝齒瑤瑁之屬。連類而書。不嫌複疊。鑿攝之力。視伯龍所言。殆十倍之。而其力始專。其效尤著。狂瀾砥柱。乃可撐撐山雷。此編固以伯龍之論。觸類旁通。闡幽燭隱。而得此絕大之覺悟。然專倚介類。以建殊勳。蓋卽從孟英醴泉諸家之治案。悟出。非拘拘於伯龍一家之言者。且專用潛鎮以定內風。亦

非伯龍之本旨。伯龍意中固欲以潛降與滋填並進也。此山雷之縝密固較勝於伯龍者。青出於藍。海非虛語。而孟英諸家之治驗。殆其旁證之得力處耶。山雷又有古今醫案平議之作。亦將就緒。其內風腦神經病一編。采集近賢治案。可見一斑。敢書所見。以質山雷。其以爲知言否。僭加評隲。并爲點句以歸之。尙其速付手民。喚醒俗學。俾呻吟牀第者。早得鍼膏。官而起廢疾。則書生之有用於世功德。亦不爲小矣。爰叙涯略。以告世之治此學者。要亦醫林之一大關鍵。非彼抄胥家所可同日語也。吾道中不乏讀書明理之才。必不以鄙言爲阿私所好。時民國六年辰在丁巳冬十月同學弟同邑張文彥洛鈞氏序於滬城寓居之半廬。

洛鈞少頤八歲幼習舉子業於本邑之南翔鎮李眸雲先生門下。頤有同門誼。後頤從同邑黃牆邨朱閔僊先生習醫。洛鈞旋亦棄儒而在滬從黃靈泉專治此學。禮泉筆下輕靈爲滬城寓公前輩。洛鈞從之遊者五年。盡得其前後三十年治案十餘巨冊。入手既正。所造自醇。光緒之季。頤寄寓滬濱。舊雨重逢。所學者同。過從益密。蓋十年來無三五日不見見。則非此道不談。相與縱論古今各家得失。而證之以彼此經驗實地。磋商獲益不淺。洛鈞又嘗從西學家習治瘍。

術嫌彼所用藥止能防毒防腐而於浪毒圍毒止痛拔毒去腐生肌諸法中醫舊學未嘗不詳盡縝密獨借市肆中通行瘍科各書大都糝糊浮泛無一精切適用之本當從願討論黃齋朱氏外科法頗樂得同嗜吾道不孤爲之指示覈要苟遇大症互約同勘恆能識得奧義心與神歸好學殷拳而臨證詳慎不苟濬菴中胡可多得丁巳秋仲願輯是編初稿就緒持以相質蒙題是序而詳加眉評爲之點句譽吾太過不免阿私所好之嫌止以締交有年深識此中甘苦頗能道着壽願欲言未言之隱同心蘭契肺腑銘之執意天不假年遽於戊午夏五偶邁時疾一病浹旬竟爾長逝年甫三十有八所學未竟能無痛絕願輓以聯云廿年前槎上論交（南翔鎮古稱槎溪）少談文壯談醫此道難得真傳何幸聲氣相求闡舊說以啓迪新知吾亦自豪也算痼瘵在抱十稔來滬濱同客奇共賞疑共晰拙著且蒙心許那料人琴永訣染微疴而竟辭濁世天胡太酷忍教學術長埋蓋指實也今將拙稿訂正一過思以問世痛神交之難再哀舊雨之無聞重讀是序曷禁泫然附識數行冀存梗概良足傷已壬戌初夏壽願跋於浙之蘭谿中醫學校

中風對證序

古人未知
有氣血上
病之理無
以議論無
不稱其則
所定諸方
又安得有
效是確實
此是確實
人共認爲
外來之邪
風者豈非
大誤
引證古書
吻合無間
印參西學
交是明白

中風辨證自序

中風之病。猝然傾仆。痰涎涎流。而癱瘓不仁。舌強語賽。癱厥痲痺。抽搐昏憤。諸危證。接踵而來。甚則不動不言。如癡如醉。世之醫者。無不知是險候。而殊少捷應之治驗。卽遍考古今醫籍。亦莫不各有議論。各有方藥。然尋繹其詞旨。大都模糊隱約。疑是疑非。所以如法治療。亦復無效。近之西國醫家。則謂此是血冲腦經之病。又有稱爲腦失血。腦溢血。及腦血管破裂者。觀其命名之義。固是離乎中醫舊說。別有發明。且據其剖驗所見。凡以是病死者。其腦中必有死血及積水。是血冲入腦。信而有徵。顧血行於絡脈之中。何故而上冲傷腦。竟致血管破裂。則治彼之學者。亦未能明言其原理。是以亦未聞有切近之治效。近人蓬萊張士驥伯龍氏。雪雅堂醫案。嘗論是病。則據素問調經論。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一節。而參用西學血冲腦經之說。謂腦有神經。分布全體。以主宰此身之知覺運動。凡猝倒昏替。痰氣上壅之中風。皆由肝火自旺。化風煽動。

曉暢精切
浮似此
論病真是
古人未
醒腦護
魂夢俱安

有此發明
有正不妨
推一切

實地經驗

激其氣血并走於上直冲犯腦震擾神經而為昏不識人嗚邪傾跌肢體不遂言語不清諸證皆腦神經失其功用之病苟能於乍病之時急用潛陽鎮逆之劑抑降其氣火之上浮使氣血不走於上則腦不受其激動而神經之功用可復既以申明素問氣血并走於上之真義復能闡發西學血冲腦經之原由則新發明之學理仍與吾邦舊學隱隱合符惟西人據剖解所見僅能言其已然之病狀而伯龍氏引證古籍更能推敲其所以然之病源言明且清效近而顯貫通中西兩家學理沆瀣一氣而後病情之原委而療之正宗胥有以大白於天下後世洞垣一方盡見滋結始悟古今諸書皆未能明見及此無惑乎凡百議論多不申旨遂令百千古方不得倖圖一效則是病之所以號稱難治者其實皆不能諷病之咎也壽頤嘗治甬人胡氏七十老嫗體本豐碩猝然昏瞶不動不言疾鳴併睡脈洪浮大重投介類潛陽開痰泄熱兩劑而神識清明行動如故又治南翔陳君如深年甫三旬軀幹素偉忽然四肢刺痛不可屈伸雖神志未蒙而舌音已喪其脈脈渾濁其舌垢膩大府三日不行則授以大劑潛降清肝泄熱滌痰通府之法僅一劑而刺痛皆蠲坐立自適乃繼以潛陽化痰調治旬餘漸以康復又嘗治熱痰昏冒神志迷蒙語言無序者數人一授以介類潛鎮泄痰降逆

又一確證
讀書得間
是編之致
於甲乙之
既其所據
者其於此
即在於此
景士安於
苟能起仲
九京當亦
自知誤會
古無專治
內風之方
藥真是缺
典

之品無不應手得效。覆杯即安。乃循此旨以讀古書。始知素問生氣通天論血菀於上使人薄厥一條亦即此內風自擾迫血上菀之病。更與西學血冲腦筋之說若合符節。蓋素問此病本未嘗有中風之名。凡素問之所謂中風皆外感之風邪也。分別外因內因。最是清晰。初無一陶同治之誤。自甲乙經有偏中邪風擊仆偏枯之說。乃始以內風之病誤認外風。而金匱以後遂以昏厥暴仆癱瘓。不仁諸證一例名以中風。且附於素問之所謂中風於內。因諸風無不以外風論治。此其誤實自金匱甲乙開其端。而千金外臺承其弊。反將素問之內因諸風。忽略讀過不復致意。於是金匱病源千金外臺諸書後學所恃以爲漢唐醫藥之淵海者絕少。內風之切實方論。詎非一大缺憾。且今後之賢哲如河間東垣丹溪諸大家論及昏替猝仆之中風。雖明知其爲火爲氣爲痰病由內發。無與乎外感之風。而猶必以小續命大秦芫羌活愈風諸方。虛與委蛇。姑備一說。豈非以腦經之理古所未知。則兄此無端暴病之或喙口眼或廢肢體或更不識不言者。終不能窺測其所以然之故。猶疑爲外感邪風錯雜其間。此即中風之名有以誤之。遂視右來相承不易之散風解表一法。必不敢獨斷獨行。直扶其謬。而內風外風之治法仍依違於兩川之間。則必使患者百無一愈。今者得有

旬繕成三卷。準今酌古。似尙能識得機宜。裨益實用。持論務求其平。因以「斟詮爲名。貽諸同志。但期爲病者得有切近之治驗。是於民命不無小補。或亦賢於無所用心者乎。」民國紀元丁巳十月

嘉定張壽頤山雷甫自序於滬北寓齋

序中所述陳如深之治驗。其病在丙辰七月初。覺脾經不利。不半日而兩足掣痛。并及右手。願至診視。已第三日。則四體俱僵。仰臥不可一動。引手察脈。卽大痛呼號。慘於刀刃。其脈弦大有。力雖不甚洪。數而指下渾濁模糊。舌苔又滿白垢膩。已知是痰壅氣升之病。惟肢節痛楚。頗似風寒濕邪三氣雜至之痺證。語言尙是清楚。而有時已覺昏澀。因詢其煩車。是否如常。則曰。自今日起。已漸漸牽強。遂直斷爲肝火不藏。氣血挾痰上沖。入腦震動神經之病。是以病發猝暴。忽然而至。惟時大府三日不行。有欲解不得解之意。蓋升多降少。地道不通。而氣血上菴。神經爲病。未有已也。因以清肝潛降泄熱滌痰疏通大府爲劑。方用羚羊角尖。水磨沖服五分。生石決。生牡蠣。紫貝齒。各一兩。生玳瑁。青龍齒。生磁石。各六錢。皆先煎。陳胆星。天竺黃。仙露。半夏。生白芍。萊菔子。各三錢。石菖蒲。根鹽水。橘紅。各一錢。礞石。滾痰丸。五錢。另用淡竹瀝。三兩。加生姜汁。

三五滴分三四次。滯服甫嘗一劑，是夜卽掣痛大定。自起如廁，二便暢行。明日覆診，卽安坐牀頭。屈伸自若。此是肢體大病，初亦不敢必其果有捷效。而竟前應手有功者，則神經爲病動，則俱動。靜則俱靜。足徵伯龍所論確是此病。一定不易之真情。設或誤認痛痺，投以疏風宣絡行經發散之劑，豈不氣火愈浮，助其激動爲害。又當何如。迨今歲八月，陳君又忽患痺，關牽強，其時適發過癘疾二次。誤謂外感未清，自服桂枝柴胡羌活川芎等各三四分一服。遂致四肢大痛，不可轉側。牙關緊閉，舌短不伸，神志欲昏。殆將瘳厥。乃悟及丙辰舊恙，飛函邀頤。而又自服潛鎮化痰之法。比及頤至，則牙關已舒，手足已運，神清言楚。掣痛皆蠲，諸危證皆已銳減。則辛溫曲絡之害及潛陽攝納之功，兩兩相形，尤其顯著。惟脈來渾濁，舌苔垢膩，見證與前年無異。仍授潛鎮化痰調治法。旬任事如故。此君兩度僵臥，見者無不以爲勢且難廢。而幸能投劑速效者，是伯龍氏發卽治法之第一實。蓋自有此病，以牙固澀有此。如鼓應桴者，始知從前病家之誤於下方者，當必不少。至今日而知是病之未嘗不可。則其他病理之未經闡明者，殆難悉數。壽頤因之而尤爲兢兢焉。此病以西學家有血冲腦經之說，而伯龍因以悟及素問氣

不以新發
明而得實
轉以自視
驗然自此
虛然若此
非大有學
問人安肯
道字然

欽求眞必
欲學此存
須如能日
心乃習醫
運使習醫
者皆之虛
吾則未學
心明共何
昌艾復下
道者何書
諸神復下
患河日下
而爲新下
江學治下
病邪所垢
祖培附識

血。并。走。於。上。之。一。節。願。更。以。悟。及。血。竟。於。上。之。一。節。今。得。親。自。經。驗。而。確。信。經。丈。二。節。果。爲。是。病。而。設。然。素。問。一。書。凡。在。醫。家。何。人。不。讀。讀。之。而。不。得。其。意。則。姑。且。付。之。闕。疑。不。求。甚。解。此。亦。讀。古。書。者。無。可。奈。何。之。事。願。以。有。此。實。驗。而。始。敢。謂。能。讀。素。問。之。二。節。始。敢。謂。能。治。是。病。則。素。問。之。不。能。讀。者。何。限。而。民。病。之。不。能。治。者。亦。復。何。限。於。此。可。知。上。古。之。醫。理。爲。不。可。及。而。漢。唐。以。下。之。議。論。有。未。可。恃。者。嗚。呼。醫。豈。易。言。哉。世。有。好。學。深。思。之。士。能。於。臨。證。之。際。時。時。細。心。體。驗。使。病。理。漸。漸。昌。明。可。以。與。人。共。喻。庶。乎。吾。邦。醫。學。始。有。進。步。可。言。若。僅。能。人。云。亦。云。隨。聲。附。和。抑。末。矣。

己未九月壽頤又記

點句非古也然以清眉目便讀者則句逗自不可少況乎書中關節正如畫龍點睛尤宜揭出之以求醒目邇來新書多用此法自有深意山師是編既爲洛鈞先生點勘一遍更加眉評甚是爽心豁目惟序言二篇皆未之及胡培從吾師遊已逾六年久承提命於吾師心法差能領略一二謹爲句讀并書拙見僭注於眉當亦爲同嗜者所許可也

受業曹祖培謹注

中風辭證自序

中風斟詮後序

醫之爲學有二要焉。曰理論。曰治驗。理論者。所以探討病機之源委。治驗者。所以昭示用藥之準繩。有治驗而理論不足以申明之。則本末未詳。尙是偶然之倖。中有理論而治驗不足以證實之。則空言無用。徒貽覆瓿之譏評。吾國醫書。多以理論見長。充其弊也。甚至競聘辭鋒。而恍惚杳冥。難徵實效。然互古以來。病機之愈闡愈詳。而得收效果者。亦正不少。則理論尤爲治驗所自出者也。西醫之心法。在新發明。而不在學古訓。故其言曰。無學問之經驗。優於無經驗之學問。是重於知新。輕於溫古之明證。爲是說者。蓋亦有鑒於中醫之空論太多。爲徒讀父書。食古不化者。痛下鍼砭。未始非實事求是之一道。然僅憑經驗。而學問不足以濟之。則經驗必有時而窮。而所得之經驗。又何以說明理由。與人共喻。且彼之所恃以爲經驗者。器具精良。解剖細密。可謂盡驗病之能事。而試爲研究其治療之實效。則果有新發明者。固是所向有功。無投不利。若其普通治法。則孰得孰失。亦正與中醫

之人云亦云者。未易軒輊。且有時明明驗得實在之病狀。而理論不足以暢發之。則亦不能洞燭病機。而所治亦未必速效。惟以中醫理法爲之曲曲證明。而始知其剖驗之不謬。則彼之經驗。賴有吾之學問以引伸之。而後相得益彰。如響斯應。此吾師張山雷先生中風爲詮一編。實由學問中生經驗。而能以理論申明其治效者也。原夫昏昏猝仆之病名中風。本是漢唐以後之通稱。而證之古書。則素問中有是病。無是名。知金匱以下之皆作外風治療者。初非上古醫學之正軌。吾師據此以正漢唐諸家之誤。是理論之最透闢。而確然無疑者。近之西國醫家。驗得血冲腦經爲病。而知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遂覺血何由冲。腦何由病。皆在模糊疑似之間。莫能探索其真相。迨張伯龍以調經論之氣血并走於上釋之。而其理始明。吾師又以生氣通天論之血菀於上證之。而行情更著。則新學家徒恃無學問之經驗者。固不如更以學問佐之。而經驗乃信而有徵。於此始悟內風上擾之病。素問中言之最詳。巔疾二字。已是習見。王啓玄注在巔之疾。不啻明言腦受其病。而氣上不下。上實下虛諸條。豈不與西學冲腦之說。彼此符合。惜乎讀者不察。誤入迷途。致令自漢以下。訛以傳訛者。垂二千年。而金元名賢。如河間丹溪諸公。能知病由內動。爲火爲痰。而終不能直揭漢唐治法之誤。

者皆爲金匱寒虛相搏邪在皮膚一節。印定眼光。竟謂仲景成法。神聖不可侵犯。今者是編出而始撥重霧以見青天。真是二千年來未有之大澈大悟。但是發明最精。而翻案亦最大。必啓俗學之疑。吾師之所以不憚辭煩。反覆申論者。其意亦正在此。然竊恐固執之人。讀此而猶舌橋不能下也。要知真理論。真治驗。非理想家空言塗附者所可等視。是醫學中之最上乘。天下之大。必有知音。此則祖培之所敢斷言者。請申一說爲讀者告。曰。是編理論。至詳且審。果能於精密處細心尋繹。則舉一反三。臨證時必多適用。正不僅昏瞽狎仆者之唯一捷訣也。爰拜手而書其後。時民國九年歲在庚申孟陬月。受業松江曹祖培伯衡謹識。

中風辭證後序

中風斟詮目次

嘉定張壽頤山雷甫編纂

第一卷

中風總論

第一節 論風之爲病以外因內因爲兩大綱

第二節 論中風之病漢唐治法皆是外因金元辨證乃識內因

第三節 論昏瞢猝仆之中風無一非內因之風

第四節 論醫學家類中之病名不如選作內風之明顯

第五節 論甲乙經之中風本是外因而始有以內風之病認作外風之誤

第六節 論仲景傷寒六經皆有中風本言外感之風而後人誤以內動之風附會六經遂有中

風中經絡之一說

第七節 論金匱之中風本言外因而所叙各證皆是內因之誤

第八節 論續命諸方古人本以專治外因之寒風而已並用寒涼可見古時亦是肝火內燔之證

第九節 論古書所謂真中風之病必不多有

第十節 論張伯龍之類中秘旨

第十一節 論張伯龍之所謂陽虛類中

第十二節 論今人竟以昏瞶猝仆爲腦病之不安

第十三節 論時病雜病亦最多氣血冲腦之證

第十四節 論陰寒之氣上冲亦能激動腦神經而失知覺運動發爲昏厥暴仆極直瘳癢等症

第二卷

內風暴動之脈因證治

第一節 脈因證治總論

第二節 脈法總論

第三節 治法總論

第四節 論閉證宜開

第五節 論脫證宜固

第六節 論肝陽宜於潛鎮

第七節 論痰涎宜於開泄

第八節 論氣逆宜於順降

第九節 論心液肝陰宜於培養

第十節 論腎陰漸宜滋填

第十一節 論通經宣絡

第三卷

古方平議

第一節 古方總論

第二節 開關之方

救急涎涎散 本事

勝金圓 本事

白礬散 聖濟

第三節 固脫之方

獨參湯

三生飲 局方

三建二香湯

黑錫圓 本事

資壽解語湯 喻嘉言

神應散 齊氏醫案

通關散

又方

參附湯 世醫得效方

星附散 本事

養正丹 本事

地黃飲子 河間

第四節 潛鎮之方

風引湯 金匱附方

療風痲卒倒方 外臺

鎮心湯 外臺

療熱風驚掣心忪恐悸風邪狂叫妄走方

張文仲養散 外臺

鐵精湯 千金

薯蕷圓 本事

第五節 化痰之方

枕中方 千金

省風湯 局方

正舌散

寒水石養散 外臺

療狂亂失心方 外臺

風癲方 千金

外臺

五石湯 千金

眞珠母圓 本事

辰砂遠志圓 本事

星香湯 易簡方

大省風湯 局方

二陳湯 局方

溫膽湯 千金

蘇痰湯

指迷茯苓丸 千金方

礞石滾痰丸 王叔樞養生主論方

貝母瓜蒌散

第六節 順氣之方

烏藥順氣散 局方

勻氣散 良方

第七節 清熱之方

生葛根三味湯 外臺

生地黃煎 千金

排風湯 千金

導痰湯 濟生方

青州白丸子 局方

控涎丹 三因方

八味順氣散 嚴氏濟生

竹瀝湯 千金

積熱風方 千金

石膏湯 千金

芎藭酒 千金

延年療膈上風熱方 外臺

苦參十二味丸 外臺

廣濟療熱風方 外臺

涼膈散 局方

龍膽瀉肝湯 局方

第八節 滋養之方

集靈膏 明內府方

一貫煎 魏玉璜

心脾雙補丸 薛一瓢方

第九節 通絡之方

獨活寄生湯 千金

五補丸 千金

薤苡仁等十二味飲 外臺

黃連八味散 外臺

天麻丸 潔古保命集

瀉青圓 錢仲陽

當歸龍薈丸 河間

滋水清肝飲 高鼓峯

滋營養液膏 薛一瓢方

左歸飲 張景岳方

白斂薤苡湯 千金

菊花酒 千金

張文仲療一切風方外臺

三痺湯

虎骨四斤丸 局方

大活絡丹 聖濟總錄

第十節 風家服食之方

枸杞菖蒲酒 千金

虎骨酒 千金

獮猿本事

第十一節 通治中風方之辨正

小續命湯 千金

羌活愈風湯 通真子機要方

肘後紫湯

桑枝煎 外臺

史國公酒 聖惠

天麻酒

續骨丹 本事

烏麻酒 千金

藁耳散 千金

侯氏黑散 金匱附方

大秦朮湯 同上

華陀愈風散

中風斟詮卷第一

嘉定張壽頤山雷甫纂輯

同邑張文彥洛鈞甫評點

上海周鴻銘作人甫

歙縣方念祖肇元甫

參訂

受業黟縣汪興壇景文

松江曹祖培伯衡 同參校

含山嚴 格紹徐

中風總論

第一節 論風之爲病以外因內因爲兩大綱

風者大塊之噴氣也。大之而雲物晦明陰霾晴霧無一非此大氣之鼓盪。小之而動息浮乳草木繁



外因之風
無不由內
風之猝然
暴動一發
比即重者
可發

內風爲病
其源不一
不見治法
亦各有主
義性之品
必不可缺

滋。又皆恃此空氣爲涵濡。吾人生於氣交之中。呼吸吐納。更息息相依爲命。尤爲須臾不可離者焉。然在天之風。其和煦也。則爲生長百物之母。其肅殺也。卽爲摧殘萬有之機。而斯人之呼吸長空。賴以生活者。得共和氣。則吐故吸新。百骸滋長。而感其戾氣。卽千變萬狀。疾病叢生。讀素問甲乙病源千金等書。於風病言之甚詳。叙述病變。亦極繁頤。大率自外感受者。由淺入深。自經絡而府藏。幻化百端。不可思議。古所謂善行而數變者。其故可思也。此外因之風邪。爲害固已甚厲。凡古人祛風方藥。恆主疎邪解表者。誠以外感爲病。仍須治之於外。泄而散之。此外因證治之一大綱也。而人之生也。常稟五行之氣化。以迭爲消長。則藏府中自有此涵煦不息之機。以運用其津液氣血。而充溢肢體。敷布形骸。古所謂風氣通於肝者。則非天空中鼓盪之外風也。其爲病也。五藏之性。肝爲暴。肝木橫逆。則風自生。五志之極。皆生火。火熾升騰。則風亦動。推之而陰虛於下。陽浮於上。則風以虛而暗。煽津傷液。耗營血不充。則風以燥而猖狂。所以病至末傳。時有風陽陡動。而一蹶不可復振者。是人有此生。又恆與風相爲終始。大率自內而發者。由靜生動。則猝然而震撼波譎雲詭。一往無前。古所謂風爲百病之長者。殆卽指此。此內因之風。火恣肆。又最難馴。凡古人息風良法。必以潛陽鎮定者。

誠以內因爲病。務必治之於內。安而宅之。此內因證治之。又一大綱也。斯二因者。淵源既別。見證亦自不同。而治法。斯各有主義。假使病是外因。而不爲疎泄。則坐令深入。譬猶開門揖盜。寧不入室。升堂傾筐。倒篋。病是內因。而妄與發散。則狂飈益肆。譬猶洪爐鼓扇。寧不摧枯拉朽。棟折榱崩。此則談醫者所必明辨於機先。而不能混淆不清。指鹿爲馬者。故古之中風。皆是外因。治必溫散。解表者。所以祛外來之邪風也。今之中風。多是內因。治必濟降鎮攝者。所以靖內動之風陽也。誠能判別此。外內二因之來源。去委則於古今中風證治。思過半矣。

第二節 論中風之病。漢唐治法。皆是外因。金元辨證。乃識內因。

中風病名。導源素問。演於甲乙。並見於難經。及仲景之傷寒論。金匱要略。下逮隋唐。則巢氏病源。孫氏千金。王氏外臺。分斷各證。言之尤詳。而治療方藥。亦最明備。此皆吾邦醫學百世不遷之大宗也。似乎後之學者。欲求中風證治之綱領。必當守此數家之言。奉爲圭臬。而可以探驪得珠。生死肉骨矣。抑知言非一端。義各有當。古人立論。各道其道。有不可不分而觀之者乎。夫難經所謂傷寒有五之一曰中風。及仲景傷寒論所謂太陽中風之桂枝湯證。固明明外感初步之風寒也。其病在經。未

管深入。則與猝然昏仆之中風。迥不相侔。是必異病同名。不可相提並論。此其義。固人人能知之。而能言之。本意千金外臺之治猝中風欲死。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能語。奄奄忽忽。神情悶亂者。首推小續命湯一方。仍是仲景之麻桂二方加味。則可知彼時之所謂中風。雖其證與仲景之太陽中風不同。而製方之意。固以爲卽是太陽經之外感風寒。所以用藥同此一轍。是蓋古人所見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語之猝然中風。必有太陽外寒見證。則仍與仲景之所謂太陽中風無甚差池。所以金元以來。每謂中風中經絡者。外有六經形證。通以小續命湯加減主治。張潔古氏且有桂枝續命。麻黃續命等。六經加減。號爲定法。豈非以風從表受。病在經絡立論。是又與傷寒論六經皆有中風之意。同一理論。更證以外臺秘要中風方。首列深師之桂枝湯麻黃湯。所治之證。所用之藥。皆與傷寒論之太陽中風吻合。益可知六朝隋唐之所謂中風。未嘗不與難經傷寒論之所謂中風。同一畦町。然必非近今所見眩暈暴仆。痰涎上湧。神志昏迷之中風。可斷言也。○壽頤按千金外臺小續命湯。所謂治猝中風欲死。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能語。奄奄忽忽。神情悶亂等證。其實已無一非內風暴動。氣血上菴。激動腦神經。失其功用之病。何嘗有外來之風邪。且何嘗有太陽經見

謂續命諸
方爲附會
傷寒論太
問中風而
作語雖新
奇却有至
理再申之

用諸藥所
以能治身
體不致口
目不正舌
強則不語
病則不辯
亦必不能
爲切當之
解說可見
古人之方
之時本在
五里霧中
今既大放
光明則無
此亂鞋似
必不以古
存以清復
學者視惑
測者能聽
方之意製
方身是宛
神真是傳

證而製此方者。乃比附於傷寒論之太陽中風。合用麻桂二方加味。本不可解。蓋製方者。知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語等證之名。爲中風。而又見傷寒論有太陽中風之明文。遂誤認此之中風。卽彼之中風。因而依門傍壁。竟用太陽經例製成此怪不可識之方。試問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諸證何者。有合於麻黃桂枝之功用。而小續命湯諸味。又何者是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語等對證之藥。此皆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乃方下主治。且謂諸風服之皆驗。而後人皆稱小續命湯爲中風之第一要方。終是莫名其妙。茲以其既用太陽之藥。姑以爲必有太陽證耳。究之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語之中風。必非仲景之所謂太陽中風也。若素問甲乙之所謂中風。亦皆外感之風邪。大率由淺入深。由漸劇。未嘗有昏仆傾跌。痰塞神迷之證。蓋外風襲入肢體。爲患雖各不同。而皆自表及裏。循次傳變。亦與忽然暴仆。昏憤無知之中風。見證絕異。此惟景岳張氏曾言內經諸風皆指外邪立論。與神魂昏憤。猝仆痰塞之中風不同。而其他名賢之論中風者。無不以古證今。混而一之矣。壽頤按景岳創非風之論。立名未免不正。然能分別外風內風。見證不同。復申言古人之治中風。皆主外風。其論最爲清澈。能使後學從此辨證論治。與他書之不分內外二因者。大有上下牀之別。

惜其生平慣於溫補。亦復以賦補溫腎之法。主治內風。則亦無效。若今之金匱。既名要略。中風一篇。寥寥數節。文義不甚貫串。則是斷簡殘編。未能明瞭。壽頤按金匱要略之中風。竟以內風暴動之不遂。不仁昏憤吐涎等證。指爲風邪之在經。在絡。入府入藏。而後之千金外臺。乃無不以祛風散寒之藥。治昏憤猝仆之內風矣。是外因內因之混合不清。卽由金匱開其端。最是疑竇。後有專論詳辨之。至巢氏病源。則分析各證言之甚詳。而千金外臺中風之方。竟成巨帙。然統觀此三書之論證。用藥。幾無一不從外風立法。凡是啗僻不遂。痿躄不仁。癱瘓不用等證。皆以爲邪風之外襲。卽至神情昏亂。昏不識人。痰壅涎流。舌強不語之候。近人所譚知爲內動之風者。在古人亦必以爲外風之入府入藏。則用藥。惟有散風泄表之一途。麻桂羌防。幾於千方一律。且皆爲寒風設法。則解表之劑。必主辛溫。薑桂椒辛。天雄烏附。俯拾卽是。雖其間亦時有芩連石膏寒涼之品。而恆與溫中解表並轡以馳。是皆古人主治中風之定法。固無不以爲外因之寒風也。壽頤按千金外臺中風之方。亦間有涼潤清熱之劑。而如徐嗣伯許仁則之方論。且發明內熱生風之旨。實爲河間丹溪之先導。似不可謂古人皆主溫中解表一法。但古方中涼潤清熱之法。終是無多。茲以其大概言之。固辛溫

徐許二家
論中風
獨能知是
內熱生風
乃唐以前
之絕無僅

有者然即此已可見亦猶志今古人之病也人之病也河間既知內熱生風而反故愈藥爲古人熱不可割保命集分此三經外來曰爲外來法然其時所謂中風之所謂中風一非內動之風則全綱之風分三夢中以說命愈風有等害無利是有

者十之八九也。其徐嗣伯許仁則之方論。見第三卷古方不誤篇。遠乎金元以降。始有悟於昏憤猝仆之中風病脈證。確與外感風邪不類。乃漸變其論調。而注重於內因。河間主火。東垣主氣。丹溪主痰。持論雖各不同。而同以爲病由內發。則與唐以前之皆指爲外風者所見大異。而古人通行之大小續命湯等。泄散風邪之法。必與內因證柄鑿不入。勢必不可復用。然河間之論中風。既知爲將息失宜。心火暴盛。固謂內動之風火也。而其論治。則又曰。中風既爲熱盛。治之者。或用烏附等類之熱藥。欲令藥氣開通經絡。使氣血宣行而無壅滯。則又未脫古人專治寒風之窠臼矣。東垣之論中風。既知非外來之風邪。而爲本氣之自病。固謂內因之虛風也。乃治法又用潔古老人保命集舊說。謂中血脈者。外有六經形證。則以小續命湯加減治之。中府者。內有便溺阻隔。則以三化湯等通利之外。無六經形證。內無便溺阻隔。宜大秦芫湯羌活愈風湯主之。則又用外感風寒之套藥矣。坊刻保命集。多作劉河間著。且列於河間六書中。以劉名完素。張名元素而誤也。四庫提要已改正之。今稱潔古。昭其實也。是以此數家之說。雖恆爲近世醫書援引。而宗其法者。治亦無效。明之薛立齋。亦以內因立論。則倡爲眞水竭眞火虛之說。遂開趙養葵專用六味八味之陋。景岳張氏又

意東垣已
 說明內動
 之風而仍
 致入用此
 祛風溫燥
 可怪
 是
 古人論
 內風治法
 必以仲醇
 此說為第
 一明白第
 更加以潛
 鎮二字則
 完璧矣
 此是二千
 年來破天
 荒之第一
 名論

約之以內傷類敗四字持論既籠統不切而用藥又偏於膩補則皆蠻鈍不靈終無效果惟皆從內
 風自煽着想一洗古人辛散疎泄之習或為彼善於此然當風火披猖挾痰上湧之時而遽欲顧其
 根本之虛滋補濁膩適以助痰為虐奚能有濟獨有繆氏仲醇謂真陰虧而內熱生風猝為僵仆初
 宜清熱順氣開痰繼則培本分作兩層治法乃有次序可言則視薛趙景岳輩獨能言明且清近來
 西國醫家謂此猝然昏仆之病乃血冲腦經失其功用而在彼以割驗得之據死於此病者腦中必有
 死血或積水則血冲入腦固無疑義惟血在絡中何故而直上冲腦則亦未聞有精確之發明因而
 亦無捷效之治驗光緒中葉逢萊張伯龍著有雪雅堂醫案其論內風昏仆謂是陰虛陽擾水不涵
 肝木旺生風而氣升火升痰升冲激腦經所致是以頃刻矜亂神志迷蒙或失知覺或失運動皆腦
 神經為之震動而失其功用之病西醫謂之血冲腦者正與素問調經論所謂血之與氣並走於上
 則為大厥之旨吻合頤謂亦即生氣通天論所謂血菀於上使人薄厥之意（菀讀為鬱詩彼都人
 士我心菀結箋猶結也積也薄讀為迫左傳薄諸河楚師薄於險皆逼迫之意小爾雅廣言薄迫也
 其治法則惟以潛陽攝納為主鎮定其上升之勢使血與氣不走於上則厥可定而腦神經之功

能以實證
治驗爲言
方與空言
之理想言
顯分畛域

此是內風
之病誤認
外風者始
作僞者認
者必須認
清方不爲
古人所惑

用可復。無論昏。憤。暴。仆。痰。壅。氣。促。噁。邪。不。遂。癱。瘓。不。仁。舌。強。不。語。痿。躄。掣。痛。等。證。猝。然。而。起。者。皆。可。猝。然。而。安。此。則。關。發。內。風。暴。動。證。治。實。能。勸。透。淵。源。精。當。確。切。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竟。是。素。問。以。後。無。人。知。此。病。情。至。今。而。是。病。始。有。療。治。正。法。開。後。學。覺。悟。之。門。至。理。名。言。有。如。皎。日。壽。頤。屢。宗。此。旨。以。治。痰。壅。傾。仆。神。志。迷。亂。者。而。效。以。治。肢。體。刺。痛。手。足。不。隨。者。而。又。效。乃。知。伯。龍。此。論。最。是。實。地。經。驗。迥。非。前。人。之。空。言。塗。附。者。所。能。同。日。而。語。得。此。而。從。古。百。家。方。論。皆。可。廢。雖。謂。伯。龍。爲。內。風。暴。仆。之。開。山。祖。師。可。也。抑。願。因。之。而。重。有。感。焉。素。問。之。言。中。風。非。不。明。析。然。皆。外。因。之。病。景。岳。所。謂。風。邪。中。人。本。皆。表。證。內。經。諸。風。皆。指。外。邪。故。無。神。魂。昏。憤。痰。壅。僵。仆。癱。瘓。抽。搐。等。證。已。是。讀。書。得。聞。信。而。有。徵。若。內。因。之。昏。憤。猝。仆。者。素。問。自。有。大。厥。薄。厥。等。條。而。並。不。謂。之。中。風。在。古。人。各。明。一。義。辨。別。如。分。水。之。犀。本。不。慮。後。人。之。誤。認。不。謂。甲。乙。經。以。擊。仆。偏。枯。猝。然。暴。死。指。爲。偏。中。邪。風。而。金。匱。之。中。風。篇。又。以。喎。僻。不。遂。身。重。不。仁。昏。不。識。人。舌。強。吐。涎。指。爲。賊。邪。之。在。經。在。絡。入。府。入。藏。於。是。內。風。暴。動。之。病。皆。以。爲。外。感。之。邪。風。亂。素。問。之。例。而。內。因。外。因。之。風。乃。渾。鎔。於。一。鑪。之。中。糾。纏。不。清。莫。衷。一。是。不。得。不。謂。甲。乙。金。匱。之。誤。自。是。而。巢。氏。病。源。亦。以。內。因。諸。證。作。外。因。說。解。千。金。外。臺。諸。方。亦。惟。以。解。

得此兩節
證學在國
古之世最
是受獨
造惜乎周
秦以降久
已失傳而
諸書已不
免此一塗
附此惟秦
問以存
設猶非
者誠有

表祛風之法。通治內風諸證。相沿成習。鐵鑄六州之錯者。將二千年。至景岳而始毅然決然。亟爲辨別。真知灼見。已是不可幾及。而其非風一篇。亦知是素問之厥。卽此昏憤。猝仆之病。又隱隱悟到大厥。薄厥之旨。蓋景岳有類經之作。其於內經用力最深。故能有此神悟。獨惜其誤以非風立名。反覺言之不順。然獨能識得今之中風。可擬素問之厥所見。固是有真而不聞。更有人能助之開發。一言者。此則古書之真。不易讀。而亦可見潛心體會。善讀古書者之難。其選也。若西人血冲腦之說。在彼以實驗而有此發明。初不與吾國古書互爲印證。不意素問有大厥。薄厥兩節。久已朋言於漢魏之前。卽此可徵。吾邦舊學自有精鑿。不刊之至理。且可知醫爲實用之科學。自必有徵實之證據。雖中西兩家學術淵源絕不相同。而果有實在之發明。終必同歸一致。蓋疾病本是實事。陸九芝所謂一個病。止有一條理。斷不容各道其道。彼此歧異。更不能空談理想。欺人。世固有謂吾醫學之徒。以理論見長。而無常於事實者。試令尋繹此大厥。薄厥之旨。當可恍然於理論果爲事實之母矣。惜乎晚近學者目光不遠。不能早悟及此。致令內風暴動之病。久稱難治。而今而後。凡有氣升痰升。昏眩猝仆之證。不獨漢唐家法。溫燥升散之助。桀爲虐者。必不可誤讀古書。反以僨事。卽河間東垣丹

唐名賢所
可幾及者
矣

素問之所
謂中風本
無昏瞽猝
仆之症讀
者首宜注
意

素問本不
以內風爲
中風則今
之所謂中
風必不能
援引素問
之中風爲
據

素問此條
最宜認定
爲後方知
世各名家

溪立齋景岳諸大家雖若各明一義不無可取然皆瞠乎後矣

第三節 論昏瞽猝仆之中風無一非內因之風

昏瞽猝仆痰涎涎流而語言蹇澇癱瘓不仁此舉世所共知爲中風之病也惟考之素問則凡此諸症皆未嘗謂之中風蓋素問之所謂中風者只是風邪襲表病在肌腠經絡本無俄頃之間卽已蒙蔽性靈汨沒神志而遽致傾跌僵仆不動不言之理（壽頤按素問之明言中風者本不多見惟脈要精微論曰中惡風者陽氣受也則明言其人陽氣不充而始受病可知其所謂惡風者必爲蕭殺之寒風此古人治中風所以必用麻桂羌防葶辛烏附大小續命湯等溫經散寒之劑也又通評虛實論曰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着也則謂風邪留着經絡肌肉爲病故其人消瘦則風痺之症亦外風也又風論有飲酒中風入房汗出中風新沐中風數條無一非外感之風皆可斷言而未嘗有一條內動之風陽名之爲中風者所以甲乙經巢氏病源千金外臺諸書所論中風皆是外感之風而肝陽自動之內風絕不雜廁其間固皆本之於素問者也）若素問所論內風自動眩暈昏仆之病則通評虛實論所謂仆擊偏枯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壽頤按高粱讀爲膏粱以富貴家肥

竟無一不說此節引說素問內氣各條而其一病狀明其素問之病素問之病者皆未注有此一稊然又從漢出又從漢顯易知絕無穿絕附會之弊所謂至理自心人固不道也必求之深六書假借學家所小專門家所不謂門學也非其道而亦非其此學

甘。太。過。釀。痰。蘊。溼。積。熱。生。風。致。為。暴。仆。偏。枯。猝。然。而。變。如。有。所。擊。者。然。則。聲。色。酒。醴。斷。喪。真。元。皆。在。其。中。病。由。內。因。最。為。明。顯。此。素。問。所。言。昏。仆。偏。枯。之。正。義。也。何。以。金。匱。竟。以。喑。僻。不。遂。不。仁。難。言。不。識。人。等。謂。之。賊。邪。而。甲。乙。經。亦。有。偏。中。邪。風。擊。仆。偏。枯。二。句。明。明。與。素。問。背。道。而。馳。是。不。可。不。據。索。問。以。正。金。匱。甲。乙。之。誤。五。藏。生。成。篇。所。謂。徇。蒙。招。尤。目。冥。耳。聾。過。在。足。少。陽。厥。陰。其。則。入。肝。也。○
○壽。頤。按。徇。蒙。招。尤。一。句。甚。是。費。解。注。家。多。拘。泥。本。字。如。塗。塗。附。皆。不。可。通。要。知。古。字。最。多。假。借。漢。人。○
○讀。經。有。改。讀。之。例。重。字。音。不。重。字。形。凡。音。近。音。轉。之。字。多。可。借。謂。素。問。尚。是。周。秦。遺。書。假。借。字。及。古。○
○字。古。義。不。少。讀。者。不。可。不。知。此。例。此。節。謂。徇。蒙。招。尤。目。冥。耳。聾。病。在。足。少。陽。厥。陰。二。經。明。是。肝。胆。火。○
○升。內。風。煽。動。眩。暈。昏。矜。之。候。則。徇。字。當。讀。為。响。實。即。借。為。眩。字。蒙。字。本。有。冒。義。古。多。通。用。惟。眩。冒。之。○
○冒。本。是。蒙。昧。不。明。之。義。已。借。冒。為。蒙。則。徇。蒙。可。讀。為。眩。冒。亦。可。讀。為。眩。蒙。招。尤。則。讀。為。招。搖。實。即。掉。○
○搖。招。之。為。掉。尤。之。為。搖。皆。一。聲。之。轉。且。本。是。形。容。之。辭。但。當。通。之。以。意。而。不。能。墨。守。本。義。者。凡。古。書。○
○中。之。形。容。字。多。無。一。定。字。形。是。其。例。也。質。而。言。之。即。五。常。政。大。論。之。所。謂。掉。眩。顛。疾。耳。俞。蔭。甫。餘。錄。○
○亦。謂。此。節。之。徇。蒙。當。讀。為。眩。蒙。可。證。經。生。家。亦。有。先。我。而。言。之。者。矣。○
○玉。機。真。藏。論。所。謂。春。脈。如。弦。

識不能讀
古之書
信乎事
也非易
項嶺之
豈非古
久病即
何已言
曉暢明
白

其氣來實而強此爲太過則令人善忘眩冒而顛疾也（壽頤按善忘當依宋校正改作善怒此傳寫之誤顛疾今本甲乙經脈經作癩同字脈要精微論厥成爲顛疾王啓玄注厥謂氣逆也氣逆上而不已則變爲上顛之疾是此病在腦古人已不啻明言之正不待西學東漸而始昭著但未揭出腦之一字耳顛字古止作顛如疔則作癩說文癩病也則許叔重猶未明言何者之病至廣雅釋詁則曰癩狂也玉篇癩都賢切狂也又癩小兒癩病廣韻始有癩字爲癩字之重文注曰上同是顛癩顛狂諸病古人造字本取頂顛之義吾國古學又無不知是腦受其病矣脈弦實強則肝氣橫逆莫制故爲善怒爲眩暈爲昏冒陽氣上浮直達顛頂謂非腦經之病而何）生氣通天論所謂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不可止也（壽頤按煎厥二字不甚可解然謂人之陽氣以煩勞而其勢愈張明是肝胆陽升之病更遇夏令陽盛之時則陽氣辟積而爲厥蓋與調經論之大厥相近辟積者復疊重累之義其字亦作辟積如今女子之羣摺禡者是論語鄉黨帷裳朱注謂腰有辟積而旁無殺縫者也目盲不可視耳閉不可聽則即五藏生成篇之所謂徇蒙招尤目冥耳聾已是天旋地轉日月無光之候更申之

描摹病態
是繪影繪
聲而猶不
能明白誰
解者天下
必無是人

以。潰。潰。乎。汨。汨。乎。二。句。無。非。形。容。其。昏。然。無。識。莫。名。所。苦。之。狀。謂。非。肝。陽。暴。動。眩。暈。昏。昧。猝。厥。仆。之。病。而。何。獨。惜。古。今。注。家。未。悟。此。意。說。得。迷。離。惛。恍。反。以。疑。誤。後。人。而。素。問。之。正。義。遂。不。可。曉。脈。解。篇。又。有。善。怒。者。名。曰。煎。厥。一。條。蓋。怒。則。氣。火。俱。升。因。而。暴。厥。其。病。狀。亦。猶。是。也。又。謂。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也。調。經。論。所。謂。血。之。與。氣。並。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也。壽。頤。按。內。風。陡。動。之。病。習。醫。者。能。知。爲。肝。陽。上。擾。已。是。高。明。之。家。終。不。能。知。是。氣。火。俱。浮。迫。血。上。湧。直。傷。腦。經。之。病。乍。聞。西。醫。血。冲。腦。經。四。字。方。且。搖。首。咋。舌。羣。相。駭。怪。更。莫。測。其。病。理。之。何。似。抑。知。素。問。有。薄。厥。大。厥。二。條。固。已。明。言。其。血。菀。於。上。氣。血。並。走。於。上。蓋。亦。與。新。學。家。之。所。謂。血。冲。腦。經。同。一。明。白。而。讀。者。皆。不。覺。悟。則。爲。注。家。說。得。模。糊。引。入。魔。道。遂。令。古。人。精。義。幾。於。泯。沒。不。傳。可。爲。歎。息。然。今。既。證。明。此。薄。厥。大。厥。卽。是。內。風。昏。昏。之。病。更。可。知。上。古。醫。理。至。精。至。確。洵。是。超。凡。入。聖。之。學。真。非。漢。唐。以。降。所。能。望。見。頂。背。者。矣。脈。要。精。微。論。所。謂。厥。成。爲。顛。疾。也。又。謂。浮。而。散。者。爲。胸。仆。也。壽。頤。按。厥。爲。顛。頂。之。疾。一。句。道。破。直。與。西。學。血。冲。腦。經。同。符。合。撰。惟。其。氣。火。大。浮。有。升。無。降。故。脈。浮。且。散。當。爲。眩。暈。昏。仆。之。病。至。真。要。大。論。所。謂。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暴。強。直。皆。

古有願疾
掉眩目冥
掉病古不
亦未嘗入
知其病在
於血則西
於人則肝
是之發明
吾邦必非

屬於風。諸熱、瘡、瘰、皆屬於火也。壽頤按此素問明言眩暈、強直、昏、瘖、瘡、諸病之屬於肝、火、肝、風者。陰陽應象大論所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藏爲肝也。又謂風氣通於肝也。壽頤按此節諸風雖似言外因之風、然在天爲風、而人之肝藏應之、則可知肝之自能生風、非專指外來之風矣。五常政大論所謂發生之紀、其動掉眩、瘖疾也。又謂厥陰司天、風氣下臨、目轉耳鳴也。六元正紀大論所謂太陽之政、壬辰壬戌其病掉眩、目冥也。少陽之政、壬寅壬申其病掉眩也。壽頤按發生之紀、乃木運之太過、厥陰司天、則風木之旺、時壬午、即木運太過、所以有掉眩、瘖疾、目轉耳鳴等病。此皆藏氣之應乎天氣、而內風自動者也。又謂厥陰司天、三之氣、民病耳鳴、掉眩也。木鬱之發、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也。火鬱之發、脊悶、愞、善暴死也。少陽司天、三之氣、病昏、憤也。少陽所至爲瘖昧、暴病爲暈、瘖暴死也。壽頤按瘖、瘖、昧、瘖、皆昏憤迷亂、神識不清之貌。瞢、謂口眼之瞢、動、謂肢體之瘖、瘖、此皆厥陰風木及君相二火之氣用事而爲掉眩、僵仆、昏瘖、愞、瘖、暴死等病。是亦藏氣之應乎天氣、而爲風病、火病者也。脈解篇謂太陽所謂甚則狂、瘖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瘖疾也。壽頤按此節之所謂太陽、言其陽氣極盛、升浮於上、故曰陽盡在上、正是

氣升火升。迫血冲腦之候。下虛上實四字。何等明白。與十二經絡之太陽經無涉。然啓玄作注。竟以脈上額交巔。妄爲附會。遂令後之學者。不知古人真旨。可爲歎息。惟經文陰氣從下一句。殊不可解。必有訛誤。厥論所謂巨陽之厥。發爲胸仆陽明之厥。則巔疾欲走呼也。壽頤按此巨陽陽明亦當以陽氣大盛言之。惟其陽盛於上。巔頂受病。故或爲狂悖而走呼。或爲昏憤而眩仆。皆卽氣血冲腦之病。必非太陽之經。陽明之經亦猶平人氣象論之太陽脈至陽明脈至。至真要大論之太陽之至陽明之至。皆以時令陰陽言之。本與太陽陽明經絡毫不相涉。難經七難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王復得甲子。陽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言陽氣之旺。尤其明證。此何以經絡之太少陰陽妄爲比附。雖厥論此節下文又有以經取之一句。頗似主經絡而言。必無疑義。要之與眩仆昏狂之旨不能符合。恐是淺人有所竄入。若王氏之註專以經脈作解。則啓眩固慣於望文生義者。全書中謬戾甚多。不足徵也。宣明五氣篇所謂搏陽則爲巔疾也。壽頤按搏陽亦陽盛之意。方盛衰論所謂有餘者厥一上不下也。又謂氣上不下頭痛巔疾也。壽頤按氣盛於上。上實下虛。故曰有餘。一上不下。氣上不下言之尤顯。著至教論所謂太陽者至陽也。病起疾風。至如礮礮。九竅皆塞。陽氣滲

溢乾噎喉塞也。○（壽頤按：礙今作禱，礙此節文義不甚條達。其大旨則謂太陽是陽氣之至盛，所以病發猝暴，迅如霹靂，以致九竅皆塞，噎乾喉塞，蓋與煎厥薄厥大厥等病情大致相似，則亦猝然昏瞽之中風也。）○凡此諸條，皆是肝胆火升，風陽陡動，擾亂神志，或爲暴仆，或爲偏枯，或爲眩暈，厥或爲目冥耳聾，或更動癱瘓，強直暴死，諸般病狀，俱已歷歷如繪，此皆近世之所謂中風病也。然在素問，何嘗名以中風，可見素問之所謂中風者，皆是外風，其證固不若是。惟古人文字簡潔，於此諸條，未嘗明示，以此卽內風陡動之病，而甲乙經遂有偏中邪風，擊仆偏枯之語，乃以內風之病，誤認外風。○（壽頤案：此條見甲乙經六卷八正八虛八風大論篇，全篇文義甚是龐雜，本不可信。辨見後文第五節。）○惟甲乙經此文，亦見靈樞九宮八風篇，近世醫家每謂靈樞素問卽漢書藝文志之黃帝內經十八篇，其實素問之書最古，張仲景傷寒論序引及之，可信爲漢世所傳之舊。若以靈樞爲黃帝內經，則其說創於唐之王冰，而以前未見有靈樞之名。宋晁公武讀書志已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鈔出之名爲古書，頤按王冰之素問註中始引靈樞是靈樞之書，傳於王氏無疑。蓋傳書之人卽僞撰之人，古之僞書大都如是，所以杭世駿道古堂集中靈樞經跋語直謂

竊樞是唐
人焉書四
庫提詳而
證甚詳而
謂是人軒
謂是軒何
真本抑何
可笑乃爾

類金元以來
論中病情
惟尚少已詳
肝息風半
法一所朝之
效誰不朝之
然大悟佳

其文義淺。知爲王冰僞託。可知云云。顧謂靈樞一書。固成之於王氏之手。然詳校之。無一條非甲乙。經之舊。但變易其篇名。改竄其字句。顛倒其先後而已。鈔胥伎倆。尤其鄙陋。後之誤以爲古書者。皆未考之。甲乙經耳。是以顧於此編。引甲乙而不引靈樞。誠以晉人之書。因遠在唐人僞本之先也。而自漢迄唐。皆從外風主治。訛以傳訛。竟如鐵案而牢不可破。幸有河間東垣丹溪諸家之論。而後爲火爲氣爲痰。病屬內因。又復漸漸發明。藉以提撕。後學惟是火之升。氣之逆。痰之壅。皆其肝風煽動。有以載之上。浮是肝風爲病之本。而火也。氣也。痰也。皆其標。乃讀諸家之論。但知於火氣痰三字。竭力闡明。而反將主動之肝風。略而不問。則欲爲清火而火必不退。欲爲順氣而氣仍不納。欲爲化痰而痰亦不減。卒之皆無捷速之效力。此則金元以來。雖有類中風之名。稱可以區別於漢唐。專用溫散之真中風。而所謂痰中氣中諸病。固已盡人能知。然治療仍懸實效者。則專治其火氣痰。而不能注重於平肝息風之過也。要之。卽以素問而論。內風爲病。固已數見不鮮。惟散在各篇之中。忽略讀過。每不知其卽是肝風內動之證。且又各明一義。並不明言其爲內動之風。而後人之讀古書者。惟知於中風之字面上。以求古人之所謂中風。而更不能尋釋於不言之表。遂使古人精義之流露。

必有邪風。中之病。於是。以古書之中風。謂之真中。而卽以其發明之痰。中氣中等。證謂之類中。以視古人之不問內因。外因而惟從事於麻桂羌防葶辛烏附者。其議論固已大有區別。而治法亦切近一步矣。然既有類中之名。藉以立異於古人之所謂真中。則必以感受外風者爲真中。而以未感受外風者爲類中。所以河間之論類中。謂爲心火之暴盛。而并謂非肝木之風。東垣之論類中。謂爲本氣之自病。而亦謂非外來之風。邪丹溪之論類中。謂爲濕痰生熱。痰熱生風。而亦不以爲肝動之風。究之五藏之性。惟肝爲暴合德於木。動則生風。且其氣左升。剛果用事。苟不順其條達之性。則橫逆恣肆。一發難收。其爲病也。氣火升浮。痰涎上壅。皆其有形之見證。然必以無形之風陽爲之先導。而後火也。氣也。痰也。得憑藉之力。而其勢愈猖。此內風爲患。暴戾恣睢。斷非外風之襲人肌表者。可以同日而語。乃論者惟知有痰中氣中諸候。專治其有形之火與痰。而不治其主動之肝陽。宜其無應手之捷效。此無他。知其爲類中。而以爲既名爲類。卽所以別於真中之風邪。則遂謂類中之與風無涉。於是柔肝息風一層。最爲是病之緊要關鍵。而略過不談。則凡是類中。皆不可治。抑知氣中痰中諸候。無不猝然眩暈。而漸致昏憤。神迷涎流。傾仆是皆肝陽陡動爲虐。亦卽氣血沖腦之變。苟非亟

既定其病
名曰內風
而後治
攝納之
法自然
正言順
名

投鎖攝以靖內風。則當狂飈鼓舞。天旋地轉之交。日月無光。耳目蒙蔽。將何以澄清宇宙。掃蕩羣靈。壽頤以爲與其仍類中之名。泛而不切。不能得其要領。毋寧以內風二字。揭發天下。而顧名思義。易得旨歸。是以輯錄此編。卽以內風挈其綱領。庶幾名正言順。以見潛陽息風一法。本是治內風者。應有之要義。而後之學者。不復以新奇爲疑。則是病得有正當之治療。而壽頤探討古今所費日力。爲不虛是亦私衷之所竊慰者矣。

第五節 論甲乙經之中風本是外因而始有以內風之病認作外風之誤

吾國醫書。自素問而外。當以甲乙爲最古。乃皇甫士安採集古書而成之。其藍本當猶在仲景之前。此嗜古之士。所當抱殘守缺。動懷古之遐思者也。乃近世醫家。恆奉靈樞爲經。反置甲乙而不道。數典忘祖。其蔽深矣。惟以中風言之。則甲乙經中風二字。亦不多見。惟病形脈診篇。有身之中於風也。及五藏之中風二句。靈樞邪氣藏府篇本此。又頻言邪之中人。虛邪中人。如經絡受病篇。靈樞百病始生篇本此。陰受病發痺篇。靈樞刺節真邪篇本此。皆言病之次第傳變。無不以風從外感立論。與素問之所謂中風最爲吻合。絕非後世昏仆之中風。可以比擬。又十二經脈絡支別

此皆外風
證可據

篇謂肺手太陰之脈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靈樞經脈篇本此）則亦外感之中風。肺主皮毛故外感之邪從皮毛而入即爲肺手太陰脈之病所謂氣盛有餘者是外感邪氣之盛凡風寒感冒畏風惡寒皆是此卽世俗之所謂傷風而甲乙經亦謂之中風可見與仲景之太陽中風雖一屬足之太陽一屬手之太陰經絡不同而同是在表之風寒同謂之中風仍與素問之所謂中風無異其非痰壅昏仆之中風固彰明較著者也（顧按甲乙此節風寒二字當作惡風寒蓋傳寫者脫一惡字與傷寒論太陽篇之惡風惡寒同義若無惡字卽不可解今本脈經及千金方引此節皆作肩背痛風則又缺一寒字更不可從）乃其八正八虛八風大論一篇則獨創異說大是駭人其文曰風從其衝後來者名曰虛風賊傷人者也主殺害必謹候虛風而謹避之避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後邪弗能害也又曰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又曰凡此八風者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薄則爲暴病卒死又曰聖人避邪如避矢石其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爲擊仆偏枯矣又曰賊風邪氣之中

此誤認內
風爲外風
之作備又
是懸鑿可
據

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亟也。疾其病人。卒暴。又曰。人有卒然暴死者。何邪。使然。曰。得三虛者。其死疾。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也。乘年之虛。逢月之空。失時之和。人氣之少。今靈樞無此四字。因爲賊風邪氣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是爲鑿工。若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傷也。靈樞九宮八風篇及歲露論本此。遂以擊仆偏枯。卒然暴死。認作偏中邪風。乃與素問中風之旨大異。釋其辭旨。蓋本於素問八正神明論而演成之。壽頤謂八正神明篇之所謂八風虛邪。八正虛邪等說。已覺文義晦澀。不可索解。且亦無從證實。而甲乙此篇。竟因八正八虛二語演成。此怪誕不經之說。欲以驚世駭俗。是爲文字之妖。觀其以八方之風各立名目。離奇怪僻。擬不於倫。全無義理可求。是何異於讖諱書中。五帝號之靈威仰。赤標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名。稱海市蜃樓。本無實在。而其書確出於秦漢人之手。可見古人自有此一派邪僻之學。而甲乙此節文義多不曉。屬辭旨多不條達。尤爲譚陋。其所謂風從衝後來者。名曰虛風。賊傷人者。必謹候虛風而謹避之。試問何者。謂之衝。後將何以謹候之。而謹避之。又謂八風者。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則又何者爲虛之鄉。豈非惛恍迷離。莫可究詰。夫以人體及病情而言。虛實可說也。乃

辨得何等
透徹可知
甲乙此條
全是架空
必不可計

引證鑿證
言明且清

天○空○之○風○而○亦○有○虛○實○。甯○非○大○怪○。且○更○有○所○謂○虛○之○鄉○者○。則○真○是○捕○風○捉○影○之○談○。何○所○取○證○。縱○是○古○人○自○有○此○一○種○學○說○。亦○是○占○角○望○氣○左○道○。惑○衆○之○流○。於○醫○理○病○理○有○何○關○係○。雖○似○此○查○冥○恍○惚○之○言○。在○素○問○亦○所○不○免○。而○甲○乙○經○爲○尤○多○。本○可○不○錄○。惟○此○條○所○謂○三○虛○而○偏○中○邪○風○。則○爲○擊○仆○偏○枯○。又○謂○賊○風○邪○氣○中○人○。病○人○卒○暴○。則○竟○似○卒○暴○中○風○昏○仆○偏○枯○之○病○。皆○卽○感○受○此○外○來○之○賊○風○所○致○。是○以○內○風○陡○動○。誤○認○外○風○。旣○昧○於○此○病○之○實○。在○證○情○而○徒○以○空○言○強○爲○附○會○。顯○與○素○問○之○所○謂○中○風○及○仆○擊○偏○枯○二○者○大○相○刺○謬○。且○因○此○一○條○而○遂○開○後○人○專○以○散○風○泄○表○之○藥○。通○治○內○風○暴○動○之○病○。謬○戾○最○甚○。貽○害○最○深○。不○可○不○辨○。蓋○其○所○謂○擊○仆○偏○枯○者○。卽○忽○然○昏○仆○如○有○所○擊○而○肢○體○偏○廢○癱○瘓○不○隨○也○。是○卽○內○風○肆○虐○。火○升○痰○升○氣○血○上○壅○。激○亂○腦○經○之○候○。在○今○日○固○已○證○明○本○與○外○感○之○風○。渺○不○相○涉○。且○在○素○問○亦○未○嘗○謂○之○中○風○。通○評○虛○實○論○。所○謂○仆○擊○偏○枯○。肥○貴○人○則○高○梁○之○疾○。已○明○言○富○厚○之○家○。肥○甘○太○過○。濁○膩○壅○塞○。聲○色○貨○利○。戕○賊○真○元○。馴○致○陰○虛○火○動○。痰○熱○生○風○之○病○。未○始○不○與○大○厥○薄○厥○數○條○隱○隱○符○合○。且○與○今○之○西○學○家○所○謂○血○冲○腦○經○之○情○狀○。息○息○相○通○。而○素○問○之○所○謂○中○風○。則○止○以○風○邪○外○感○言○之○亦○未○嘗○雜○以○暴○仆○偏○枯○諸○證○。試○遍○讀○素○問○全○部○。雖○外○風○內○風○尙○未○分○析○明○言○。此○兩○者○之○各○明○一○義○。絕○不○

相混則顯而可指信而有徵。初不料甲乙是篇。竟創此模糊疑似之說。乃始以內風之病比附於外風之因。豈非未悟素問之旨。而以臆說欺人。此則以經證之。而甲乙此條已可不攻自破。惟以甲乙之書終是中古相傳之舊世之談醫者多宗之。而唐人僞撰靈樞。又全錄甲乙之文。舉世方共尊之。爲上古醫經。又誰敢輕加評議。宜乎外風內風永永混淆。莫能是正。遂令漢魏隋唐之言中風者。無不以昏仆不遂等證一概作爲外風。所以千金外臺中風方論各成互軋。論症則昏迷欲死。皆是邪風論治則麻桂羌防千方一律。且令內風猝動之病情治法。幾不可得之於漢魏六朝隋唐諸名醫之言論。而猝暴昏仆之中風勢必百無一治。追源禍首。當以甲乙此條爲始。作之僞爲害之烈。誠不下於洪水猛獸。此記所謂言僞而辯以疑衆之可殺者也。若篇中文字忽謂賊風。忽謂虛風。忽謂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忽謂三虛而偏中邪風。則爲擊仆偏枯。疑是疑非。忽彼忽此。尤令人頭腦冬烘。無從捉摸。正以其議論之皆是鑿空。所以竟無一定主義。更不足辨矣。或謂暴風中人頃刻僞絕。如明人玉機微義所述甘州大風之事。固亦有之。玉機微義此條詳見後文。真中風病必不多有條中。則甲乙經此節正可引證真中風之確證。又安見昏憤暴仆者之皆是內因。且古人中風之

方必以散風溫中補虛三者並進。本爲虛而受邪設法。似甲乙此說未可厚非。願謂玉機微義之事。是偶然而異。氣不可以論民病之常。且亦非素問所謂中風之本旨。蓋昏愢暴仆之病。素問固皆在內風之例。而人之病此者。多未嘗猝遇暴風之變也。若夫自漢迄唐。中風各方。皆主溫中泄表補虛者。又因甲乙經三虛而偏中邪風一句。如法炮製。不問病情之是否合用。此又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之惡習。正是甲乙此條之應聲蟲。醫道至此。可謂迷惘已極。而病家何辜。慘罹浩劫。亦大可憐矣。

第六節 論仲景傷寒六經皆有中風本言外感之風而後人誤以內動之風附會六經遂有

中風中經絡之一說

傷寒論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本是外感風寒之病。與今之所謂傷風無分軒輊。故主治之桂枝湯溫經散寒和調營衛而已。乃作注者且謂仲景不曰傷風而曰中風。恐與鼻窒聲重之傷風相混云云。則過於重讀傷寒論而疑仲景所言必非輕淺之病。遂不問其證情之若何。用藥之若何。幾以傷寒論爲不易讀而傷寒方亦不易用。本淺近也。而反以爲艱深。此仲景書之所以束諸高閣而醫道之所以一落千丈也。其亦知太陽經爲表病第一。關中風證是表病第一步。而桂

世之讀傳
寒論者有
此心然有
皆其學然
之未耳
果石則知
師成法無

不切中病
情安見古
人不可方之
於今日之
非有實之
亦未易言
此也

枝湯止是溫經解表極輕極淺之功用乎觀仲景以中風爲外感風寒之病名蓋當時必無傷風之名稱非中與傷之字義果有輕重於其間（王秉衡重慶堂隨筆亦言傷寒論之中風卽後世之傷風傷與中字義無殊）又可見其所謂中風者其謂爲發熱汗出惡風則當時之對於皆憤暴仆者亦必不謂之中風仲師之旨固與素問若合符節惟傷寒論之中風不僅太陽一經陽明有中風少陽有中風而三陰經亦各有中風之條然其病皆在經絡本未嘗深入府藏蓋以風邪中人侵入肌腠經絡本不擇定一經太陽屬表陽明少陽其經亦皆屬表卽曰三陰屬裏然三陰之經亦無不在表也仲景六經皆有中風正與甲乙經病形脈診篇所謂或中於陰或中於陽上下左右無有恆常之說同一理論（壽頤按萬病皆以六經論治蓋經絡者眞藏府之枝葉藏府者如經絡之本根病之輕者多屬經絡重則漸及府藏固不僅外感之病必先見經病也而外感六淫之病又無一不先從經絡感受但不能拘執一經以爲受病之始如寒邪多先見太陽症溫邪卽多先見陽明症及少陽症仲景傷寒論次序以太陽病始者正以風寒之邪必多先入太陽經亦以太陽循行部位自頭至足所過之地位最多外感初步必多太陽見證故耳非謂傷寒之病必先太陽次陽明次少陽如

陳修園傳
寒論淺注
此病最深

傳經之理
惟以數語
足以盡之
須知十二
經病必無
一定之變
則傳足粉

行路者必按部就班。循次進步也。自諸家之注傷寒論者。多謂太陽爲六經之第一層。故表病必先太陽。已未免強分層次。執一難通。又有謂六經傳變之次第。必先太陽。而後遞及陽明。少陽。以入三陰者。則又誤以仲景傷寒論之次序。認作病情傳變一定之次序。抑知病狀萬端。活潑潑地。豈有依樣葫蘆。逐步進退之理。素問熱病論。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云云。雖曰言其步驟之板法。以立之標準。固無不可。頤終嫌其說得太呆。恐非醫理之上乘。而爲傷寒論作注者。又有拘執一日二日三日等字面。教人必以日數推算。而辨其病在某經者。抑何呆笨乃爾。又有知一日二日之必不可以分別六經傳變者。則又造爲氣傳而非病傳一說。尤其嚮壁虛構。畫蛇添足。更非通人之論。試觀仲景六經。皆有中風之明文。及甲乙經。或中於陰。或中於陽之說。可見六經無一不可爲受病發端之始。又何得曰一日必在太陽。二日必在陽明。三日必在少陽乎。近賢論傷寒溫熱病之傳經。已知病之輕而緩者。多日尙在一經。不必傳變病之重而急者。一口遞傳數經。難以逆料。最是閱歷有得之言。學者必須識此。庶不爲古人所愚。要之手足十二經。本無一經不能發病。而其傳變也。亦惟病是視。必不能謂某經之病必傳某經。然後可以見證論證。見病治病。心靈手敏。應變無方。豈不直

經者豈非
多事

申言小續
命湯等方
不合仲理
則似然諸
方知其疑
層解辨駁
始知宋金
以來幾無
一以不無
夢中說夢
真是奇事

捷而傷寒傳足不傳手溫熱傳手不傳足之說皆是。言脊當一掃而空不使束縛學子之性靈。是斬絕葛藤之大澈大悟也。此與昏憤猝仆之中風病由內因者源流各別必不能混爲一家。凡在醫家固無不知傷寒論之中風與難病之中風顯分畛域。然而宗金以後每謂昏仆之中風有中經絡之一候。且申言之曰中經絡者必外有六經形證。通以小續命湯加減主治。則即從傷寒論之六經中風附會而來。其意蓋謂昏仆之中風即是外感之風。則風從表受自然先經絡見。仲景之傷寒論既有六經中風明文。而千金外臺專治卒中風欲死之小續命湯。又有桂枝麻黃合於仲景太陽證治。因謂此方可治在經之中風。豈知製此續命之人固已誤認昏仆之中風同於傷寒論之太陽中風。乃竊取仲師聖法合用麻桂二方。加味不知方中既用麻黃防風發汗而合用芍藥斂陰。已失仲景桂麻二方分證論治之正旨。桂枝湯治太陽有汗故以桂枝和營衛。即以芍藥斂陰液。麻黃湯治太陽無汗故雖合用桂枝之和營衛而必去芍藥。桂枝麻黃二方之分治其主義即在麻黃芍藥一發一收。而更合以附子之溫黃芩之清人參之補。龐雜已極。全非仲師家法。乃後人見其麻黃與桂枝並列。謬謂此即仲景太陽經成例。又見其方中并有陽經之黃芩。陰經之附子。遂謂

易老六經
加減爲人
方悉此一
知悉此一
香議論而
深古老詔
竟爲蛇足
所長有前
賢說也
說明內不
昏六經則
理元中來
金元醫書
凡百辨認
六經人非
藥者豈用
話者豈非

可以通治六經。實屬顛預已極。至易老而定爲六經加減之注。蓋亦心知是方之必不可以通治六經。因而爲之更定。其君臣增損其藥品以求有合於仲師六經條理。究之亦表亦裏亦溫亦清叢雜繁蕪。仍無法度可言。又安能用之而有效。力景岳之論續命湯已謂水火冰炭道本不同。縱有神功終不心服。真是見到之語。頗則謂小續命湯之治卒中風欲死。木是附會傷寒論之太陽中風而製此。鴻濛未判之奇方。乃後人之論中風有中經絡之一症。又附會小續命之可治太陽經而造此。不可思議之病證。要知昏脊卒仆之中風。既非在表之風邪。必非小續命湯之龐雜。所能徼倖圖功。且卒中風欲死之證。本不在傷寒論六經中。風例中又何嘗有一是六經之形證。然則凡百醫書。此昏脊卒仆之中風。恆嚶嚶然教人辨別六經。而仿用潔古老人之加減續命法者。最是此病之魔障。不能解脫。此層束縛。必不可語以氣血上菀之原理。而是病終不可治。學者欲求切實有效之治驗。則古今各家書中。似此陳陳相因之庸腐議論。不可不瀟除淨盡者也。

壽頤按凡百病證。輕者皆在經絡。重者則入府藏。所以論病必當認定經絡府藏分證。論治固不獨傷寒溫熱不能不守仲聖六經之節。圍也。葉氏之論溫熱既誤。信傳手不傳足之說。杜撰首先

犯肺逆傳心包兩層。竟將陽明一經最多最要之病置之不問。已聚六州之鐵鑄成大錯。然此老亦明知溫病熱病必多陽明經府之症。第苦於一口咬定手經在先。則胃是足經。無以自圓其說。乃更倚老買老信口雌黃。捏造河間溫熱先究三焦二語。隱隱然以自己所說之肺病心病歸之上焦。卽以世間恆有之陽明病歸之中焦。純是掩耳盜鈴手段。其計不可謂不狡。然自欺欺人終不能使天下後世不一讀河間之書。試問溫熱三焦之語果出何處。則臆說立見其窮。可欺。而通不學。竟以譏言作爲鴻秘。所撰條辨卽以三焦分篇。而耳食之徒。又能信此兩家寶爲兔園冊子。所謂葉派者。遍於國中。於是治溫熱者。絕不聞分經辨症之論。豈不可駭。獨此昏瞶卒仆之中風。則是氣血上沖之腦神經病。不在十二經絡例中。而論者反欲拘執六經強爲比附。一則有經可據。而無端破壞之一則無經可尋。而反以附會之皆是邪說淫辭。不可不正。然以中風附會六經者。則古時腦經之理尙未發明。僅憑理想而有此誤會。亦當爲古人曲諒。以視葉氏之妄作聰明破壞仲師條理者。其罪猶當未減。

第七節 論金匱之中風本言外因而所叙各證皆是內因之誤

金匱要略中風篇。其開宗明義第一句曰。風之爲病。固言外感之風也。其次節則曰。脈浮而緊。寒虛相搏。又明言外感之寒風。然其所述病狀。則喎僻不遂。昏不識人。身重不勝。舌強難言。皆內風。陡動氣血。沖腦之病。而金匱又明明謂之賊邪。在經在絡。入府入藏。大非素問中風之真旨。此蓋甲乙經偏中邪風。擊仆偏枯。及賊風邪氣傷人。病人卒然之說。導其先路也。惟以金匱之書。出於仲景之手。則不無大可疑者。今試錄其全文。而明辨之如左。○壽頤按。金匱玉函爲仲師舊本。亦經晉人王叔和編次。似不可謂仲景承甲乙之誤。然據皇甫氏甲乙經自序。其所採集之書。皆仲景以前之古本。則仲師之時。雖尙無甲乙之經。而其中舊說。固皆仲師之所已見者也。惟今之金匱要略。則出於宋世考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此書乃王洙於館閣蠹簡中得之。曰金匱玉函要略。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云。則既名要略。必非仲師之舊。且亦非叔和編次之本。讀者當注意於此。弗謂仲師聖人。不容加以評議也。○其第一節曰。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爲痺脈微而數。中風使然。則所謂中風者。以風邪之在經。隨者言之。故以半身不遂及但臂不遂之痺。皆謂之中風。使然。雖與傷寒論之太陽中風發熱惡寒者不同。而同爲外風之襲入經絡。尙非皆督暴仆之中風。

此今本金匱之所自出。無怪其語風醫牙至不可讀。

於不遂痛
痺之中分
出二種病
因明白從
古不徒在
秘論益人
智疑不淺

佐證確當
言明且清

謂之外風所中亦無不可要之、不味之病。其因有二。有氣血不充而爲風寒濕那三氣所襲者。其病以漸。卽此條所謂風之爲病。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之爲痺者。是也。治宜養血通絡。視其風寒濕三氣之偏勝者。而徐圖之。古來宜痺通絡諸方。皆爲此證。而設是亦外因也。其氣火上。升內風暴動。激亂神經者。則其病以暴。所以猝中風者。忽然肢節痿廢。掣痛不仁。是也。治宜潛陽鎮逆。定其上湧之勢。使腦不受激。神經不亂。而癱瘓廢不遂不仁。皆可立愈。是內因也。二者之不遂。固同而淵源大異。且病發之初。一緩一急。其形態亦自有可辨。而治法則大相懸殊。然古今醫籍。尙未有洞澈此情爲之分別論治者。則以腦神經之說。古所未知。而內因外因。無不混合爲一。皆作外風治療。所以古來之治此不遂者。方藥雖多。恆不一效。金匱此條之所謂風痺。未必果皆外感之風邪。而竟無內風沖激腦經之病。乃止曰風之爲病。曰中風使然。亦僅以外因之風立論。而不及內動之風。所以千金外臺治此不遂之方。無非祛風溫經一派。此卽甲乙經所謂偏中邪風。擊仆偏枯。一語有以誤之矣。其第二節曰頭痛脈滑者。中風風脈虛弱也。則仍是傷寒論之中風頭痛者。卽太陽外風之頭痛也。脈滑者。風爲陽邪。故脈滑利。脈虛弱者。感邪輕淺。故脈不堅實。亦與太陽病之陽浮陰弱同義。考

證。此節十二字。今本金匱要略無之。考脈經八卷中風歷節脈證篇。章節字句。皆與今本金匱要略大同。頗似王叙和所見之金匱。卽同今本。惟其第一節之終。多此一節。詳其文義。與仲景傷寒論之太陽中風。最爲符合。可見金匱之中風。亦主外因。是皆古人所謂中風之本旨也。茲據脈經補此一條。正以證明古之中風。固無有雜以內因之肝風者耳。其第三節曰。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寫。寫。今本作瀉。古今字。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卽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卽重不勝。邪入於府。卽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卽難言。口吐涎。脈經作口吐涎。則詳述中風各證。凡喎僻不遂。身重不仁。神昏舌強等等。皆素問中風條中所未及。是與素問之所謂中風絕異。而金匱此篇固明明以中風標題。則顯然非素問中風之正旨。其在經在絡入府入藏四者。分別條例。又卽後人於中風一門。分爲中經絡中府中藏之鼻祖。亦與素問所言中風傳變之狀態。各自不同。蓋至是而中風之病名。乃專屬於喎僻不遂。昏憤暴仆之證。遂與素問傷寒論之中風病在經絡。以次遞傳。由淺而深者。離然大別。而卽以金匱此節爲其承接轉戾之機軸。其以皮膚經絡府藏數層分別病態。其意蓋謂同是

家問之所
謂中風無
此語。讀
者必須注
意。然後方
知金匱此
節皆是內
因。古人之意
無不如是。

而從此錯矣

黑散等方
豈獨不可
亦必治內
以治外風
解見弟三
卷古方平
議

說得淋漓
盡致惟其
氣益故言
宜之短皆

外風之所中而受病之處各有淺深之不同非自表及裏以次遞傳者可比而必以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浮不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五句挈其綱領則又明指正氣虛餒而寒風外乘遂為暴中此則古人之治中風所以必用麻桂羌防解其表蓋辛烏附溫其中參耆朮草補其虛數者畢備並進兼營是為一脈真傳淵源有自金匱本條初無方藥近人之作注者每謂此條之下次以侯氏黑散即為此證之主方然黑散一方亦是後人附入必非作者本意蓋本條叙證甚多乃是條舉而並列之辭非謂凡是中風者必一時而畢具此種種見證本無專用一方可以統治經絡府藏之理則金匱之不出方者自有深意而注豕乃欲以一方通治之最堪噴飯惟既以寒虛相搏邪在皮膚兩句定為此病之樞紐則當用之藥亦必解表溫中補虛三者咸備而後可為對病千金外臺多數續命湯散不啻為寒虛相搏邪在皮膚者出其正治之法此又古人於昏仆猝倒之中風無不認為寒風外受之恆例者也然以近今所見之昏猝仆諸證言之無一非肝陽暴動氣升火升熱痰上湧氣粗息高正與古人之謬作寒虛者絕端反對是古為外風今為內風古之外風為肅殺之寒風今之內風為藉隆之風火一寒一熱內因外因似此冰炭殊途柄鑿不合則千金外臺主治寒風之

千○百○方○藥○必○無○一○方○可○治○風○火○自○動○之○病○而○金○匱○所○謂○寒○虛○相○搏○之○中○風○又○必○非○風○火○自○擾○之○中○風○皆○當○以○病○情○決○之○而○萬○無○兩○可○者○是○豈○古○今○之○瘥○果○有○不○同○耶○要○之○昏○昏○猝○仆○之○實○在○病○因○素○問○薄○厥○大○厥○二○條○固○已○明○言○其○血○竟○於○上○氣○血○并○走○於○上○今○之○西○國○醫○家○定○名○爲○血○冲○腦○經○之○瘥○又○以○實○驗○得○之○確○是○氣○火○升○騰○迫○血○上○湧○冲○激○入○腦○因○而○神○經○脊○亂○知○覺○運○動○頓○失○常○度○擾○亂○及○於○何○部○之○神○經○卽○其○一○部○肢○體○爲○之○不○用○如○猝○暴○昏○仆○口○眼○喎○邪○舌○強○不○語○頰○車○不○開○瘥○瘥○不○隨○痰○湧○涎○流○或○爲○目○閉○口○開○撒○手○遺○尿○諸○候○無○一○非○氣○血○冲○腦○激○亂○神○經○所○致○是○以○猝○然○而○來○卽○瘥○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非○如○外○感○之○邪○雖○亦○可○以○深○入○而○必○受○之○以○漸○次○第○增○劇○金○匱○此○條○叙○述○喎○僻○不○遂○等○種○種○見○證○固○皆○神○經○之○變○而○乃○指○爲○在○經○在○絡○入○府○入○藏○本○是○理○想○之○辭○則○以○古○時○腦○神○經○之○說○尙○未○發明○無○所○謂○知○覺○運○動○皆○主○於○腦○之○理○則○見○此○猝○然○昏○仆○者○四○體○百○骸○見○證○各○異○而○不○能○推○測○其○所○以○然○之○故○因○思○善○行○數○變○惟○風○爲○速○無○以○名○此○則○姑○以○中○風○名○之○又○不○解○其○或○病○肢○體○或○病○口○目○或○更○不○言○不○識○千○態○萬○狀○莫○可○端○倪○則○意○想○所○能○及○者○無○非○經○絡○府○藏○受○病○之○部○位○有○淺○深○斯○發○現○之○病○形○者○輕○重○因○而○倡○爲○在○經○在○絡○入○府○入○藏○之○等○級○亦○可○謂○智○慮○聰○明○心○思○周○密○殊○不○知○此○身○主○宰○無

推測古人
分別中經
絡三綱中
藏理以詢
於確論

此是實古在
病未如腦
有人神知
作用亦無
怪不識此
病之真情

奇筆陸起
將筆下筆
開生面是
必不之說
他亦不敢
而亦不敢
敢不能言
確是實在
證據實亦
不可少亦

不稟命於腦大而肢體之運動知覺之感觸小而喉舌之言語耳目之見聞皆此腦之神經爲其運
用神經一亂頃刻失常肢體百骸倏忽變態而又以腦之神經布於全體偶然激亂未必全體神經
盡爲震動於是或爲手足不遂或爲癱瘓不仁或爲口眼喎邪喉舌牽強或則知覺已失而運動自
如或則運動不隨而知覺未泯各呈奇態種種不同而皆其一部神經之亂有以致之此則實情實
理必不能更易一辭者可以證明古人中經絡中府中藏三綱本是空談毫無實據在古人未知腦
神經之作用而懸擬此等條目不可謂非理想中之能事然在今日既確有發明則大輅椎輪已爲
無用正不必以今置言之而更爲之曲曲塗兩者也惟以金匱此條原是仲師手筆則不無大可疑
者考仲師傷寒論自序謂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等庶可以見病知源是仲景著書本
於素問而素問之所謂中風止言在經在表之風邪並未涉及昏瞽不遂等證所以傷寒論之中風
亦止是在經之病與素問無所岐異何以金匱亦出仲師一手而竟以中風之名稱移屬於喎僻不
遂昏不識人舌強難言諸證此則徧謂素問而皆不謂之中風者至金匱而始列爲中風之條例大
非素問本旨此其可疑者一或謂六元正紀大論木鬱之發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豈非木

動○生○風○猝○暴○昏○仆○之○明○證○則○是○中○風○假○仆○昏○不○識○人○亦○是○素○問○所○固○有○然○天○元○紀○等○七○篇○本○非○素○問○
之○舊○乃○唐○時○素○問○已○有○缺○佚○而○王○啓○玄○作○注○別○采○古○醫○書○以○補○其○缺○宋○林○億○等○校○語○謂○此○七○篇○當○是○
古○之○陰○陽○大○論○是○全○元○起○注○本○素○問○之○所○無○者○則○仲○景○所○見○漢○時○素○問○必○不○能○有○此○卽○曰○此○專○論○五○
運○六○氣○之○七○篇○果○如○林○億○之○說○確○是○古○之○陰○陽○大○論○卽○仲○景○傷○寒○論○序○中○所○據○之○本○則○木○盛○而○生○火○
生○風○風○爲○內○風○且○是○風○火○而○金○置○此○條○反○以○爲○寒○虛○相○搏○之○賊○邪○是○旣○誤○內○風○爲○外○邪○又○誤○風○火○爲○
寒○虛○更○與○六○元○正○紀○篇○顯○然○矛○盾○仲○景○必○不○若○是○之○武○斷○此○其○可○疑○者○二○卽○以○本○條○證○情○言○之○惟○內○
熱○牛○風○肝○陽○陡○動○迫○其○氣○血○上○冲○入○腦○者○乃○有○此○猝○然○喎○僻○體○重○不○仁○昏○不○識○人○舌○強○難○言○口○吐○涎○
沫○諸○候○其○外○形○必○有○肝○陽○之○見○症○可○徵○如○面○赤○唇○紅○氣○粗○息○高○等○皆○是○且○其○脈○必○多○浮○大○渾○濁○數○促○
之○象○必○不○獨○見○浮○緊○雖○間○亦○有○真○陽○式○微○虛○風○一○煽○而○卽○見○脫○症○者○而○青○肢○冷○汗○自○流○乃○與○金○匱○
所○言○之○寒○虛○相○搏○近○似○然○此○症○必○不○多○有○卽○曰○仲○景○當○時○或○竟○多○此○脫○症○要○知○脫○症○之○寒○亦○非○在○表○
之○寒○於○脈○當○遲○細○沉○伏○必○無○浮○緊○之○理○况○乎○當○日○之○喎○僻○不○遂○昏○不○識○人○者○豈○其○無○一○肝○陽○上○擾○之○
證○而○乃○直○以○脈○浮○而○緊○寒○虛○相○搏○定○爲○大○綱○止○知○有○表○症○之○寒○邪○而○不○知○有○內○蘊○之○風○火○明○是○粗○知○

辨得清激

此病脈證
無不如是

抽刺到
層都到
然後知
此節竟

不可解
後之人
疑
到爲之
亦
做可也
此信通
人有情
理非有
識力真
道解者
其安字

此層亦
實情既
於茲安
中又無
必其能
弊人窺

醫說者附會傷寒在表之脈象摹仿仲師句法造此臆說誤盡蒼生而謂仲景能爲此病情脈象柄鑿不合之無稽之言其何可信願愚以爲今本金匱之中風歷節病一篇文義龐雜幾於全不可解其論中風又止此三節皆不倫不類必不足以發明此中精義當是殘缺之餘掇拾爲之訛誤脫佚皆所不免若就今本言之實屬無可索解醫宗金鑑於此兩節曾有訂正則亦明知脈浮而緊寒虛相搏之說與鳴僻不遂之中風不能符合乃欲以下節之脈遲而緩六句與此節首六句互易無如於義仍有難通則又改竄幾字以強求其可解縱使所改者果有至理亦是自我作古終不免續鳧斷鶴之嫌況乎所改之亦未必精當耶原夫古今賢哲於金匱一書不敢輕加評議者本是尊重仲師之意誠以吾邦醫學發源最早而中古舊籍久已無傳惟仲景之書論證列方猶多可信已是醫界中最古之本自當爲之推闡發明以揚國粹萬不容輕肆駁斥致啓後學荒經蔑古之心而願則謂今之金匱要略已是宋人手錄之本去仲景之世甚遠轉轉流傳蓋亦久失盧山真面陳氏書錄解題明謂其得於蠹簡之中則斷爛不完亦可想見所以是書之不可解者最多必非如傷寒論之僅爲王叔和重編者所可一例而論果能灼知其可疑而別有確切之發明正不妨佐證病情說明

明誠重公
 師人尊從
 仲在須不
 實注意驗
 上徒意虛
 當隨聲附
 名方於學
 和有病機
 問實用是
 真能讀仲
 師書而真
 能尊敬者

源委以求其實在之效用亦非妄肆空談輕詆先哲且此節分在經在絡入府入藏數條即以寒風
 外搏言之亦不應重門洞開俄頃之間即能深入藏府以意測之亦頗不近於理況乎於古無徵於
 今不信似此憑空虛構之言恐非仲景真本所固有即曰果是仲師手筆則當時本不知腦神經之
 作用僅憑理想而生誤會亦是情理之常今既確有所知亟為更正庸何傷於仲師日月之明如必
 以仲師之故而姑為之曲曲附會勉強敷衍不顧情理之難安則適以厚誣古人重欺來哲吾知真
 能尊崇仲聖者不當如此敢冒天下之天下違直抒已見就正高賢破除泥古之嫌冀為斯道一新
 其耳目凡以實事求是庶幾治療之得效耳固非師心自用妄論前人短長也若曰蔑古則願豈敢
 其第四節曰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為寒緩則為虛榮緩則為亡血衛緩則為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痒
 而癢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頤按金匱此節之所謂中風更不可通身痒癢疹之症
 乃風熱在表或其人本有蘊熱而微風束之肌膚之熱不得外泄於是起塊發癢痒搔遍體今三吳
 之俗謂之風疹塊是肌腠間極淺極輕之病雖亦可謂之風邪而何得與上節喟僻不遂不仁不識
 之中風連類而書相提並論乃觀本節全文則曰脈遲而緩遲則為寒緩則為虛已與風熱之癢疹

顯然矛盾且更鄭重其辭曰榮緩亡血衛緩中風不倫不類文義亦不相貫串且以身痒癩疹皮毛之病而謂之邪氣中經據病理而言確是風熱侵襲肌腠其說似無不可然上節則曰邪在於經即重不勝語氣又復不符豈有同在一篇之中而忽彼忽此自矛盾無一定宗旨之理而謂仲師手筆有如是之糺糊隱約疑是疑非者乎要之今本命價要略似此不可索解者最多皆當存而不論既不能強爲疏通鑿足適履亦不常隨文敷衍虛與委蛇其心氣不足邪氣入中胸滿短氣三句亦是不相聯屬之丈而注者曲爲說解仍不可通亦何苦耶顧按巢氏病源候論謂人皮膚虛爲風邪所折則起隱軫又謂邪氣客於皮膚復逢風寒相折則起風癩隱軫千金方謂風邪客於肌膚虛癢成風疹癩瘡（癩之與隱疹之與軫古今字）可見身癢癩疹止是微風鬱於肌膚之病金匱此條不爲病源千金所采則巢元方孫思邈等亦不以金匱此說爲然惟金匱既以癩疹列於中風篇益可見其所謂中風之病皆是外風此固唐以前之通例也

第八節 論續命諸方古人本以專治外因之寒風而已並用寒涼可見古時亦是肝火內燔

之證

於古人溫
出寒涼之
藥以證古
時之內熱
是病亦生
風最是真
據而者

千金方外臺祕要兩書。中風之方最多。約舉其例。皆續命湯桂麻芪附之類也。而所治之症。則昏愢暴仆。痰涎涎流。癩厥癱瘓。喎僻不遂。皆在其中。付度其意。蓋謂此等見症。無一非凜烈之寒風。直犯經絡府藏之病。故用藥必辛散解表。燥熱溫中。雙管齊下。此固自漢迄唐。治療中風之恆例也。謂甲乙經所謂偏中邪風。擊仆偏枯。及金匱脈浮而緊。寒虛相搏。兩條未嘗不脈證病情。若合符節。然試以所見之昏眩猝仆者言之。則無非肝火內擾。木鬱生風。氣火上升。痰涎逆涌。豈不與古人之概投。溫散者大相背謬。豈古人之暴仆者皆屬虛寒。果運會推移。不可一例論耶。迨以千金外臺諸方。下所載病證細讀之。則頭眩面赤。恍惚驚悸。諸候咸在其列。豈非內熱生風。浮陽上擾之明證。而確然可據之寒風見證。反不多有。乃方中仍是溫辛升散之品。居其多數。則古人直以肝陽上僭。內熱火升者。一律作寒邪主治。得母可駭。乃又以續命諸方所用藥物。熟思之。則既用附柱之溫。而卽兼芍之清。已覺自盾自矛。不可索解。而續命散八風散等方。則又桂附薑辛膏芩大黃一鑿同治。更莫測其主義之何在。景岳所謂水火冰炭。誠非虛語。要之其所治之病。必有內熱可徵。而後需此寒涼之藥。於此可見古之所謂中風。雖曰常時或多寒症。而亦必有苑熱昭著。肝火內播者。然諸方之中。

輒曰古是
外風今是
內風得毋
仍在夢中
說夢

猶必以桂附麻辛雜然並列而不問其性情之不合臭味之不投則亦習俗相沿視爲成例而不自覺悟耳然則古書諸方即使古人用之亦必不能確合病情發生效力而以返觀鄉曲俗醫猶有依傍古方以治火升痰升之昏仆者舌裂唇焦如遭炮烙哀號呼響慘不可言此雖學之不明徒讀父書適以僨事而古人之千方一律當亦不能不任其咎者矣

第九節 論古書所謂真中風之病必不多有

漢唐之世皆以喎僻不遂昏仆不仁痰涎壅塞等症謂之中風固無不以爲真是外來之賊風中人也直至金元以降類中之說日漸昌明而後知猝然暴仆昏替痰迷之中風固多不出戶庭未嘗蒙犯邪風者此晚近醫家所謂真中類中之界限亦卽外風內風之畛域也然自真中類中顯然分別之後則類中之病所在多有而所謂真中風者不可多覩丹溪有言西北地高風寒燥烈故有真爲風邪所中者此亦懸擬之辭可見真中之病在丹溪亦未必一見且可知中土平原之地東南燠然之鄉固多內動風陽氣升火升之病而果爲寒風外襲可用古人發表溫中之劑者蓋已幾幾乎爲理之所必無者矣又證之以玉機微義（明徐用誠撰劉純續增）曰余居涼州其地高阜四時多

必如是而始可謂之中風則必不多有

推想古人所以多此病一深方藥之故確是古人必有此種心理

又是真情實理

風少雨天氣常寒。每見中風或暴死者有之。時洪武乙亥秋八月。大風起自西北。時甘州城外路死者數人。余亦始悟。經謂西北之折風。傷人至病暴死之旨。丹溪之言有所本也。云云。壽頤所見古書。惟此節可爲寒風中人。暴病猝死之確證。始能吻合真中風之名義。而於千金外臺之中風各方。皆以溫中散表爲主者。可爲對證之藥。然惟西北絕寒。乃有此偶然之戾氣。若在中原人烟稠密之區。何致多此非常之奇變。而古人藥劑。竟復疊重累立。數百方而未已者。初不解漢魏六朝隋唐之世。何以得此許多對藥之病。意者古時西域初通。發現此種奇病。因而交相研究。製成此大同小異之湯散。抑且古人最重師承。一人唱之於前。自必有數百人和之於後。積之既久而中風之病。既共知爲一大證。斯中風之方。遂成此一大部。況乎漢唐畿輔。皆在關中。本是西北剛燥之地。不啻與甘涼爲鄰。有此寒風。亦固其所。今者地日開而牛齒日繁。甘新伊涼。亦已入迹。富庶氣候。日卽於溫和。已與內地不甚歧異。而玉機微義所記。本是偶然。又何可據以爲病理之常。况在荊豫徐揚之域。天氣和煦。地脈溫柔。本少嚴肅風景。更安能徒讀古書。妄用燥烈辛溫以鑠真陰。而耗人元氣。蓋所謂真中風者。既必以外有感觸寒風爲準。則凡猝眩昏仆。未遇暴風者。自不得謬託於真中之名。

竟將古人之
病方藥
一概駁斥
淨盡何其
胆大乃爾
然似此層
層辨命而
續諸方

義。卽不能妄用古人之成方。且果有如玉機微義之所云。則其人必肝冷脈伏。面白唇青。與猝暴之中寒病相等。古有參附湯。三生飲諸法。卽爲此症而設。當其暴仆僵絕之時。亦非續命諸方。亦溫亦清者所能勝任。而救急惟內風陡動之候。間亦有真陽式微之脫證。身寒脈伏。或汗出如油。冷如汗珠。喘。嘔。欲絕。皆須參附大劑。急起直追。庶可希冀。此一此其證情治法。頗與真中寒風者同一理例。而實非外風外寒之病。參附主治專在溫中。亦非續命諸方之泛而不切者。可以倖圖一效。又有外觸暴風。邪入經絡。忽然口眼喎斜。聲音響濤。而尙無神志昏昧。語言迷惘。諸證。則果是外因。因邪接之病。情字義亦可謂之真中風。但僅是經絡爲病。雖面目喎僻。而舉止動作。仍不改常。止須通經宣絡。兼以輕疎泄邪。亦易得效。尙無需於續命之桂附麻黃溫散太過。亦有猝遇邪風。口眼喎僻。而兼舌謇。言糊。精神舉動頓失。常度者。則其因雖是邪風外襲。而實則中無所主。根本暗搖。適以外風引動內風。亦當從內風主治。急急攝納。潛鎮固其本根。誤與疎風。其驟立止。而續命等方。辛散溫升。均是大禁。此又明明兼有外風。而千金外臺之通治中風諸方。亦復不能適用。更可證真中風之果屬外因者。實是不可多得。而恰合續命諸方之病情者。抑且必不一見。壽頤不敏。敢謂中風一症。自唐

竟無對藥
之病則亦
不得謂作
者妄作
聰明善作
見得到耳
說得出耳

以前既一誤於止。有外風而無內風。金元以下。又再誤於中經絡中府中藏之三大綱。究竟皆是鑿空百無一驗。所以自古迄今。凡百醫書無一不有中風之方論。而亦無一不夢中說夢。嚶語喃喃。此實吾國醫學中之絕大怪事也。世果有讀書明理。潛心體驗之通人。必不河漢乎斯言。

第十節 論張伯龍之類中秘旨

壽頤按張伯龍名士驥。山東蓬萊人。著雪雅堂醫案。有類中秘旨一篇。二千餘言。援據西醫血沖腦經之說。而暢言其源委。最能發明此病之實在習醫者。必讀此而始知前人所論似是而非。皆不足據。若西醫之說。在彼以剖驗得之。固有確實證據。然習中學者。不能推測其所以然之故。則亦必不肯信。非得伯龍氏。疎素問。氣血并走於上。則為大厥一條。以互證之。則是病之原理。必不足以標示天下。即西醫之說。彼亦止能言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斷不能語以素問大厥之旨。伯龍獨能融會而貫通之。始知中醫之說理。真切絕非新學之研究。形色者。所可作一例觀也。伯龍此論。雖若為是病。別開生面。實則撥雲霧而見青天。始為世界放一光明景象。從此二千餘年。迷離恍惚之中風一病。乃有一定不移之切實治法。豈獨談中醫者。從古無此經驗。即治新學者。亦萬萬無此理論。無

此實效功德及人夫豈淺。自謂秘旨。洵非虛語。然頗讀之。而更有說焉。內動之風。發源於氣。火之上。沖固是不易之定理。惟自丹溪西北有真中風。東南爲濕熱。痰之說。印入人心。學者鮮不謂氣火上升之證。盛於東南。而必不可概西北。然自有河間主火之說。創之於先。而是病始有門徑。可尋。今更得伯龍潛鎖之法。繼之於後。而是病竟有捷效。可據。河間北人。伯龍亦北人也。其亦可以悟澈此中真理。而不必拘拘於其人。其地乎。伯龍於光緒中葉。嘗來滬上。其雪雅堂醫案。卽以甲辰年活字版排印。小小兩冊。頗不顯於世。然似此精確不刊之名論。決不與草木同腐。壽願以壬子之春。得見於友人齋頭。讀其論證處。方理法切實。而用藥亦樸茂沈着。頗覺北方渾厚氣象。隱隱然流露於字裏行間。顯然與江浙之輕靈者迥然各異。其旨趣而是論之屏絕浮言。獨標真義。尤爲二千年來絕無僅有之作。已將其醫案手錄一編。留待問世。壽願擬輯古今醫案。加以申義。名之曰古今醫案平議。已分類編纂。粗具條理。如傷寒溫熱雜病女幼外瘍諸科。各爲一編。以免繁重。今傷寒溫熱及內風腦神經病兩種。已先脫稿。其餘諸科。尙未潤色完備。伯龍之雪雅堂醫案。則紹常醫藥學報社又重印行世。而於類中秘旨一篇。亦已參入拙見。問爲訂正。以求至當。茲輯是編。卽以舊稿稍稍

整理備錄如左。苟有同好之士。不以頤言爲謬。而肆教之。則豈獨鄙人之幸。抑亦國學存亡繼絕之一大關鍵也。企予望之。

張伯龍曰。類中一病。猝倒無知。牙關緊閉。危在頃刻。或見痰。或不見痰。李東垣主氣虛。而治法用和藏府。通經絡。攻邪多於扶正。屢試少驗。壽頤按東垣之論類中。謂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此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逾四十。氣衰之際。或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疾。壯盛之時。無有也。若肥盛者。則間有之。亦是形盛氣衰耳。治法當和藏府。通經絡。便是治氣云云。雖能知其非是外風。然主氣虛立論。貌視之。似亦探本窮源。誰得以爲不合於理。實則最是浮泛之談。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無論何病。無不可以氣虛二字籠統。豈上冠冕堂皇。自欺欺人。最無意味。且果是氣虛。則治法自當以補氣爲主。東垣一生。專以補中益氣四字爲其全副精神。然試問昏聩猝倒之時。氣升。火升。痰涎壅塞。參者升柴。是否可投。此在粗知藥理者。皆能知其不可妄試。則不宜於益氣之治者。又烏得泛稱之爲氣虛。蓋此病之火氣。痰涎溢上。衝正素問所謂氣血并說於上之候。血與氣并。則爲實馬。經有明訓。雖病本爲虛。而病標則實。當此猝暴爲變。治標爲急。况乎標實本虛。正是

駁斥氣虛之說。以爲虛。疑之。未可。空話。免。之。疑。然。說。似。此。反。覆。論。來。東。垣。確。說。何。以。自。解。

東垣所則病。是氣實則病。虛者眞是。

夢中說夢
妄不可圖

東垣此論
本強無弱
數用全得
如此說明
竟覺無一
字不是荒
謬讀古人
書安得不
自具隻眼

反對萬不能舍其現狀之壅塞於不問而遠顧其根本之虛則東垣所謂四十氣衰形盛氣衰二層縱能確合猝仆之本源言之成理而不能準此大旨以為治療是為玉卮無當不適於用不及河間主火丹溪主痰之切實近有王清任之醫林改錯用黃耆四兩為劑加入通絡藥數味謂能治此病則即從東垣氣虛之說附會為之不知耆能助其氣火之升痰涎之壅抱薪救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甚矣紙上談兵而全無真實體驗之為害厲也即東垣所謂治法當和藏府通經絡之兩層又與氣虛之旨各不相謀且亦是泛辭急病緩投何能有濟而東垣又有中血脈者以小續命湯加減中府者以三化湯通利等說更謂養血通氣主以大秦芎湯羌活愈風湯云云皆是胡言亂道信口雌黃亦且與氣虛二字毫不相應蓋既非外風何以又用續命愈風之方既是氣虛何可又用三化之通利而大秦芎湯羌活愈風湯又何能養血通氣可見東垣於此竟無一線見解所以議論忽東忽西自矛盾盾徒為浮泛不切之言拾他人唾餘以取盈其篇幅最為鄙陋惟俗學慕其金元大家之虛名談類中者恆節取其氣虛二字自謂能讀東垣之書姑申是議以告學者而陋者猶有套用補中益氣之成方以治肝陽上逆之病則未已搖而拔之適以速其驟矣亦知脾胃之虛清陽下陷者

伯龍之經
大發明全
從素問是
節悟入是
讀書之得
問處讀者
不可忽也

伯龍此節
自有語病
假實對照
尤爲不妥
總之欲不
滋賦而得
山雷遂害
層層

宜於升而肝腎之虛浮陽上泛者必不可升耶。頤每謂金元四家惟東垣之書文義繁爲不順。卽其醫理亦時有未盡清澈者。試觀此節所引已可概見。伯龍於此借作點綴而隨手撇開是也。惟劉河間謂將息失宜。心火暴盛。腎水虛衰。丹溪又贊之曰。河間謂中風由將息失宜。水不制火者極是。余又參之厥逆一證。素問調經論謂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有者爲實。無者爲虛。今血與氣相失。故爲虛。焉血與氣并。則爲實。焉血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此卽今之所謂猝倒暴仆之中風亦卽痰火上壅之中風證是。上實而上實由於下虛。則其上雖實而亦爲假實。縱其甚者。止宜少少清理。不得恣意疏泄。而其下之虛確是真虛。苟無實證可據。卽常鎮攝培補。一願按上實本於下虛。蓋謂虛陽之上升。卽本於真陰之不足。原其始而要其終。謂之假實。似無不可。然當其氣火俱浮。痰涎壅滯之時。窒塞有餘。必不可仍以爲假。蓋雖非外來之實邪。而爲氣爲火爲痰。無一非實病之確據。降氣清火開痰。又無一非實病之治法。乃伯龍氏竟謂上實亦爲假實。殊有語病。且小小清理。不得恣意疏泄兩句。亦欠斟酌。夫以氣火奔騰濁痰窒塞之時。急急清理。猶虞不及。而顧可病重藥輕。養癰貽害。有是理乎。且病非外邪。識之既真。又何致有恣意疏

洗刷而病
畢露則伯
龍之誤亦
堪能為伯
真龍過者
龍種佩此
亦當佩此
評友

此是實地
試驗而知
覺運動各
有專主開
發病情
在西人解
剖之上

此設最精
真是二千
年來從未
發明之秘

泄之誤。伯龍此說蓋猶認其尙有外來之邪所謂清理疏泄四字仍主外感一面言之殊可不必至於鎮攝培植四字一氣呵成尤其不妥。安氣升火升鎮攝是也。若曰培植則滋膩之藥豈濁痰壅塞之時所堪妄試此中分寸不可不知。今西國醫家以中風證為血沖腦氣筋之病謂人身知覺運動皆主於腦可以免與鵠試之余嘗以兩兔用鍼錐傷其腦以試驗此說之是否可信一則傷其前腦而即已僵仆不動然自能飲食越十餘日不死一則傷其後腦而時奔走遇物礙之則仆而不知飲食數日餓斃因此悟及素問血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之病即今所謂中風猝倒不知人事之病益信。西醫血沖腦氣筋之論與素問暗合可以互相引證蓋皆由木火內動肝風上揚以致血氣并走於上沖激前後腦氣筋而為昏不知人傾跌猝倒肢體不用諸證。顧按據伯龍此說則前後二腦分司運動知覺前腦專主這動故受傷則不能運動而知覺未泯後腦專主知覺故受傷則知覺已失而運動自如。考西人解剖之學腦部之分析界限頗細不獨分爲二部然約舉之亦以大腦小腦分爲兩種。大腦即前腦小腦即後腦也神經之說治西學者皆謂道源於腦及脊髓而分布於肢體百骸凡全體之運動知覺無一不系屬於神經而統之於腦此其理之有可信者但知

說到解
之必不
能推測
生前之
覺運動
西學者
有何說

小兒之
驚是急
驚即大
人之內
猝動證
情

覺之與運動二者新學家亦皆渾融言之尙不能分別統系以何者專司知覺何者專司運動蓋解剖之能細細剖驗者無非拆屍體剖割觀其支分派別而其人已死氣血俱停徒具血肉之形骸久失性靈之作用更安能辨別其有生時之動作行爲若何支配此亦治解剖學者無可奈何之缺憾而亦萬萬無術以補救此缺憾者也今伯龍氏能知前腦主運動後腦主知覺既據實驗而來其說固自可信然則昏瞶暴仆之中風有或失知覺或失運動之異者卽其氣火上升迫血入腦激亂腦神經之或在前或在後耳由是推之而是病之或爲口眼喎斜或爲語言蹇澀或爲半身不遂或爲全體癱廢皆其神經之震動屬於何部則其部之不用隨之雖見證各有不同而皆屬於氣血沖腦神經爲病有以致此所以病發暴戾頃刻而來無論何病皆無此迅疾則電學之作用雖路逾萬里間隔重洋無不一氣呵成此動彼應捷於影響此又證以科學原理而萬無可疑者也但木火上衝有虛有實其實者如小兒之急驚周身搖擗用清肝通大便藥一二劑卽愈（壽頤按小兒之急驚雖曰木火自盛有似實證要之幼稚之體陰血未充陽氣偏旺俗稱小兒爲純陽者卽以陰分不足而言故有肝火暴動激動熱痰上擾生風發爲抽搐癱瘓甚則癩厥俗名驚風皆是內風自動是

治法無不
皆同然古
今醫家尚
無此真捷
爽快語

實證甚少
一爲伯龍
妥洽觀注
中明作意
乃始恍然
大悟

以爲病暴疾與大人之猝然昏仆者不異不得以大人之中風爲虛病而小兒之驚風爲實病也伯龍此說似尚未允惟小兒無情欲之病其陰虛也乃發育之未足非戕賊之損傷確與成人之陰虛者不同是以伯龍云然讀者不可以辭害意其虛者則真水不充不能涵木肝陽內動生風上揚激犯腦經因而口眼喎斜手足搖擗口不能言或爲僵仆或爲癱瘓余習醫十餘年於此證留心試驗實證甚少間或有之亦止用清火藥數服可愈斷不可再用風藥再行升散愈散則風愈動因此而氣不復反以死者多矣（壽頤按此所謂實乃指外感之實邪而言以其風自內動本無外感之邪故曰實證甚少然須知氣升火升挾痰土雍已無一而非實證即清肝火而降氣降痰又無一非實證之治法伯龍之意必以外感風邪謂之實證而氣升痰塞則不以爲實故曰間或有之止用清火不可再用風藥升散其論實證自有語病且因此而遂以氣升痰塞之實證并認爲腎水之虛乃有開手即用二地阿膠之誤讀者不可不察○又按伯龍所謂清火藥者即是清肝之藥如羚羊角石決明真珠母螳螂龍牡之類非僅三黃梔薤石膏等可知即上文謂小兒急驚用清肝之意然亦必合之化痰潛降鎮墜攝納則氣火痰三者俱平血不上沖腦不受激始有捷效至於水虛而

伯龍治法 尙是大醇 小疵而所 述各藥亦 未盡精當 蓋初有發 明元是粗 具形式必 賴有後起 之入琢磨 一入琢磨 精切方能 此編而無 賦不至真 微伯龍之 莫大功臣 萬信好古 者此須熟 讀此條不 誤事

不能涵木。肝風自動。風乘火勢。而益煽其狂。火藉風威。而愈張其烈。倏一轉瞬間。有如山鳴谷應。走石飛沙。以致氣血交并於上。沖激腦氣筋者。當用潛陽滋降。鎮攝肝腎之法。如龜版、磁石、甘菊、阿膠、黑豆、女貞子、生熟地、蟬退為劑。微見熱。加石斛、小便多。加龍齒。大便不通。加麻仁。服一二日後。其風自息。三日後。再加歸身。其應如神。○
 頤按：伯龍分虛實兩層。以肝火獨旺者為實。以腎水不足者為虛。雖有微別。却無大異。蓋真陰若充。肝陽亦必不動。木之動。無不本於水之虛。但此病既發。多挾痰濁。上擾若願。其虛即宜滋補。而滋膩之藥。皆與痰雍不合。伯龍既以虛實分條。則對於虛者。自不得不兼用阿膠。二地等藥。然試問痰涎上雍者。於此膠地。是否相宜。願恐一經說明。即伯龍亦當覺悟。惟風火相煽。而並無痰塞者。或可用之。此亦至要之關鍵。不可不分別清楚者也。○
 此法用之於初起之日。無論口眼歪斜。昏迷不醒。熱痰上雍。手足不遂。皆效。若用小續命湯及四逆等法。則水源立絕。血之并於上者。不能下降。不可救藥。若以東垣氣虛之說。而用參耆。尤則氣壅血凝。亦不能下降。勢必遷延日久。經絡壅塞。而成癱瘓。即再遇名賢。復用潛鎮息風之法。亦不過苟延殘喘。而偏枯癱疾。終不可治矣。

歷舉一諸
說在明而
實一之致
力始覺伯
龍所造秘
味此徒假
之金作皮
人之慳也

壽頤按伯龍之論內風。援西醫血冲腦經之實驗。能推闡其所以冲腦之源委。藉以證實素問血
菀於上。氣血并走於上之真旨。不僅吾邦之讀素問者。從無一人悟澈此理。卽談新學者。亦萬不
能勘得如此切實。而治法以潛鎮攝納四字爲主。醒醐灌頂。魂夢俱安。最是探驪得珠。擒賊擒王。
手段。懸之國門。而不能增損一字者也。惟臨證之時。但當守此大旨以爲準則。亦不必拘拘於此
篇所述藥味。愚謂潛陽鎮逆。必以介類爲第一。主藥如真珠母。紫貝齒。蛭石。決明。牡蠣之類。鹹
寒。沉降。能定奔騰之氣。火而氣味俱清。不礙痰濁。最爲上乘。金石藥中。則龍骨。龍齒。磁石。石英。玄
精。石青。鉛。鐵。落之屬。皆有鎮墜收攝之功。而平肝化痰。具有通靈之性情者。則羚羊角。猴棗。尤爲
神應。若草木類之木瓜。白芍。棟實。則力量較弱。可爲輔佐。非專闔材也。若龜板。鼈甲。亦是潛陽沉
降之品。但富有脂膏。已趨重於毓陰一路。必也水虧木旺。而無痰涎之上雍者。爲宜。有痰則已。嫌
滋膩。尙須審慎。若生地。石斛。玄參。黑豆之屬。皆清熱養陰之品。亦惟津傷熱熾。而無痰者。均可採
用。苟有痰塞。則甘寒黏膩。適以助其壅滯。其弊不小。而人參。阿膠。雞子黃等。尤爲滋填厚味。在真
陰告匱。龍雷猝乘。已見目合口開。撒手遺溺。脫症之時。非此戀陰益液。和入大劑潛鎮隊中。亦難

留戀陰陽希冀什一。若其氣火升騰。挾痰空湧。尚在本虛標實之際。未至真元欲脫者。猶恐滋膩助痰。非可輕試。或在潛降之後。氣火漸平。神志漸定。痰塞已開。胃氣來蘇之時。用以固陰。益液則即仲景復脈湯善後之法也。誠以此等厚膩性質補陰有餘。礙胃實甚。且必暗助濁陰。反增痰氣。負竭之勢。所以氣火方張。痰壅涎流者。萬萬不可妄試。若夫甘菊蟬蛻。則輕泄外風。亦以疏達肝木。與桑葉。蒺藜。天麻。胡麻等相類。對於此證。止可爲輔佐之品。皆非主任要藥。至於歸身一物。世俗無不視爲補陰補血之上品。其實脂液雖富。而氣烈味辛。走竄有餘。滋填不足。本是血中氣藥。非純粹補血之物。此病在浮陽上泛之時。惟鎮定爲急。亦斷不能投此辛升溫散擾之使動。豈不爲火添油。爲虎傅翼。顧慮於此。不敢強爲贊同。又此病之最著重處。在濁痰壅塞一層。蓋以陰虛於下。陽浮於上。必挾其胸中濁陰。泛而上溢。蔽塞性靈。上蒙清竅。以致目眩耳聾。舌蹇語塞。神昏志亂。手足不隨。若以中醫理想之詞。姑備一說。未始非濁痰壅塞經隧爲病。是以昏瞶之時。痰涎涎流十恆八九。愚謂潛降急矣。而開痰亦不可緩。則杏仁。膽星。菖蒲。遠志。竹黃。竹瀝。二陳之屬。皆不可少。近多以猴棗治熱痰。甚有捷效。又有龍腦麝香。芳香走竄。開泄無度。耗散正氣。消鑠真陰。

謂當歸是辛溫上升走而不守亦藥性人所共知者未必能知

補出化候此病最要藥

說明香竄
開竅之法
爲世俗閉
一覺悟之
門亦此病
之緊要關

仰且香燥之性。氣烈上升。反以助桀爲虐。擾亂神志。逼痰入絡。釀成癩癩。不可妄試。而俗醫見其痰塞神迷。謬謂痰熱蒙其心竅。輒以局方蘇合香丸。至寶丹。牛黃清心丸之類。大香大開。反以助其氣火上激。何異藉寇兵而齎盜糧。必多一蹶不振。是卽素問所謂氣不反則死者。固不獨氣虛欲脫之危候。恐其耗氣而不可用也。(頤按市肆中治小兒急驚風之通用丸散。價值奇昂。無非腦麝之香燥走竄。開竅通絡爲主。其意謂是熱痰壅塞。原屬閉證。閉者開之。芳香宣竅。本是正治。不知痰之塞。由於氣之升。而氣之升。卽是肝陽迫血上沖入腦爲患。與脫症之元氣不支者。相去止此一間。宜攝納而不宜開泄。誤與芳香甚者。卽飛越散亡而不可救。其輕者亦使痰涎竄入經絡。抑且開門揖盜。導之直入心包。或爲神呆肢廢。痼疾不瘳。成爲癩癩纏綿。不時頻發。而昏瞽暴仆者。俗人亦誤認爲閉壅之病。利於開竅。則氣火愈浮。腦經中亂。立蹶者多。卽不然。而神經之功用。不復喞斜。癱瘓神志。昏迷俱不可治。皆此腦麝之貴重藥。有以致之。而普天下之病家。皆不知卽醫者亦多未知此弊也。大可慨已。)至若舌苔濁厚之實痰凝塞。川雖稀涎散。滾石滾痰丸。控涎丹。青州白丸子。等之猛烈重藥。亦所不避。(頤按此皆鎮墜下達之物。以治氣升。火升。痰升。正

慨乎言俗
切理此者
心世託方
能任此託
等以非託
孤寄命託
重然非託
步到地
冒也易

是。對。病。要。藥。苟。在。體。質。壯。盛。者。殊。可。無。慮。不。比。腦。麝。芳。香。助。其。上。升。耗。散。此。藥。理。之。有。可。憑。而。亦。
藥。性。之。確。可。信。者。然。俗。醫。皆。不。知。寧。用。彼。而。不。用。此。則。以。價。貴。之。物。殺。人。無。怨。而。瞑。眩。之。藥。救。人。
無。功。見。識。不。真。與。時。俯。仰。此。醫。道。之。所。以。暗。昧。而。枉。死。之。所。以。接。踵。也。哀。哉。而。伯。龍。於。此。獨。無。
治。痰。之。法。雖。其。意。專。為。陰。虛。之。人。設。法。然。陰。虛。於。下。亦。多。痰。壅。於。上。不。備。此。法。終。是。缺。典。且。在。既。
投。潛。降。之。後。即。大。勢。已。平。風。波。已。定。可。以。漸。投。養。液。安。神。之。時。亦。必。與。順。氣。化。痰。之。法。相。輔。而。行。
方。不。致。中。氣。無。權。濁。痰。復。聚。否。則。氣。機。不。利。濁。陰。不。開。雖。得。暫。慶。安。瀾。亦。必。乘。機。竊。發。一。波。乍。平。
一。波。又。起。此。又。治。內。風。之。一。大。關。鍵。也。至。謂。誤。用。參。耆。者。必。至。氣。壅。血。凝。不。能。下。降。良。由。參。耆。
多。脂。耆。復。升。舉。濁。膩。之。物。厚。重。不。靈。則。腦。神。經。之。功。用。不。復。經。絡。窒。塞。癱。瘓。不。隨。終。為。廢。疾。不。可。
復。愈。亦。是。確。論。此。頤。所。以。謂。東。垣。氣。虛。一。說。之。全。無。真。實。體。驗。而。也。奈。何。伯。龍。於。此。反。欲。用。生。熟。
二。地。於。病。發。之。初。則。滋。填。黏。膩。必。視。參。耆。尤。為。尤。甚。且。陰。柔。之。性。更。易。助。痰。為。害。而。伯。龍。竟。不。覺。
悟。得。毋。明。察。秋。毫。而。不。能。自。見。其。睫。此。則。頤。之。所。不。敢。隨。聲。附。和。而。阿。私。所。好。者。矣。

伯龍又曰、西醫腦氣筋之說、蓋即內經所謂經脈絡脈、但西醫剖割驗病、不知凡幾、吾中士無此殘

總得眞實
方能辨得
清楚

忍且彼有顯微之鏡，窺見嫩結，故能分得清楚，知經絡之俱從腦中而出，蓋腦如樹根，筋如枝葉，根一動則枝葉未有不動者，此則西醫之長，吾中土之人所宜宗之者也。

壽頤按西學腦經之說，其始譯西人之書者，譯之爲腦氣筋（咸豐時江寧管氏譯英醫合信氏全體新論等書是），東瀛人則譯之爲神經。今通稱之爲腦經者，以其發源於腦，而分布於全體也。頤謂筋是附骨之筋，堅韌之質，所以連屬骨節而利機關者，今之譯西書者謂之韌帶，乃一定之質，而無運行之性，惟經字是經脈之經，吾國醫學本以十二經絡及奇經八脈爲全體氣血循行之道路，則腦經司一身之知覺運動，有運行傳遞之功用，以訓詁之學言之，當作腦經爲長，知舊譯之作腦氣筋者，尙未盡穩愜，所以近人譯書亦不復用。若東人之譯爲神經者，則以其分布全體而爲知覺運動之主宰，有神妙不可思議之意，其名甚爲允當，但中醫十二經絡及奇經八脈之說，本以血絡循環，周流不息言之，是全體之脈道，以言西學則原譯書之所謂發血管迴血管（東瀛人譯爲動脈靜脈）乃發源於心房，以周行於全體者，而腦經則發源於腦及脊髓，以分支於四體，百骸，考譯書謂腦之神經，共有十二對，脊髓神經，共有三十二對，皆是髓質，而主

一身之知覺運動。此西學之所謂血管及腦經之大旨。各是一類。不可混淆。而伯龍此節。乃謂西醫腦經之說。卽內經之所謂經絡脈絡。又謂西人知經絡之俱從腦出。則伯龍氏未嘗以西人學說詳考之而誤會也。

伯龍又曰。中風一症。腎水虛而內風動者多。若真爲外來之風所中者。則甚少。此當分內風外風二症。其外來之中風。中字常讀去聲。如矢石之中人。然外邪傷人。必由漸而入。自淺及深。雖有次第。傳變必有惡風惡寒。見症縱在極虛之體。萬無毫不自覺而猝爲邪風所侵。卽已深入五臟昏迷不醒之理。當有凜寒身熱。或手足麻木及疼痛等症。其內動之中風。則中字常讀平聲。是爲肝風。自中而發。由於水虧木動。火熾風生。而氣血上奔。痰涎猝壅。此卽素問氣血并走於上之大厥。亦卽西醫所謂血沖腦經之症。若激擾後腦。則昏不知人。激擾前腦。個肢體不動。激擾一邊。則口眼喎邪。或爲半身不遂。左右癱瘓等症。是以猝然昏仆。左右喎斜。痰涎壅塞者。皆無凜寒身熱外感見症。卽間有微見發熱者。亦斷無畏風惡寒也。此病而以古方中風之溫升燥烈疎散之藥治之。未有不輕病致重。重病致死者。蓋腎水本虛。根源已竭。而下虛上實。再以風藥燥藥煽狂飈之勢。燥垂絕之陰。譬猶大

如此兩府
分得不妥

木已搖而颺風連。至安有不速其颺者。所以除鎮攝肝腎之外。更無別法。始知河間屬火之說。最爲允協。但火亦有二。有肝木自旺之火。如小兒之急驚風是也。有腎水不能制火之火。則卽此病之類中風是也。若東垣所云中血脈則口眼喎邪。中府則肢節廢。中藏個命危之說。皆昞腎水不足。內風煽動之症。余統以鎮肝息風養水之藥治之。若未誤藥於前。卽如東垣所謂中血脈中府中藏諸症。皆可十愈七八。且卽已誤藥。在先而後用此法。亦可漸輕。故猝然昏倒之後。其輕者。或卽時而甦。或閱一二時而甦。此則正氣能勝。素問之所謂氣反則生者。卽不用藥亦可。○頤按此其眩暈猝仆之最輕者。然亦必陰虛陽冒。乃有此病。雖曰輕淺之症。可以不治。然竟不爲調治。則陰愈虛。而陽愈冒。勢必有漸發漸劇之慮。其治法。亦仍不外潛鎮揭納四字。惟如此之症甚輕。必無痰壅一候。則伯龍所謂養水之法。厚膩滋填。乃可並用。如其有痰。則滋膩卽不任受。亦在禁例。○或有猝然暴脫。一蹶不醒者。則正氣已絕。素問之所謂不反則死者。亦不及治。○頤按真元虛竭。龍雷猝乘。一蹶不振。固亦有之。但平居無事。而倉猝變生。竟爲虛脫。亦不恆有。苟其癡厥暴作。而神志昏迷。目合手撒。踈臥遺溲。亦宜潛陽戀陰治如上法。惟最忌芳香開竅泄散走竄如腦麝之屬。其冷汗脈絕。面白唇青者。

精然仁者之言

論脈精細可與第二節參觀

則四逆參附回陽之法亦時有效總之病情雖屬危殆然苟有一線生機亦必當竭力圖維勉盡人力決不可望而却步諉爲不治也。所最宜審慎者昏仆之後有口眼歪邪手足不遂等症非用鎮肝養陰藥數十大劑更無別法此卽劉河間所謂將息失宜水不制火及薛立齋趙養葵所謂真水枯竭者萬不能再用風藥助桀爲虐以速其斃其寸關脈大而兩尺弱者卽肝腎虛之明證亦不可誤聽東垣而用參耆朮以增其壅塞也。壽頤按內風上擾氣升痰升火升之候其脈皆寸關大而兩尺弱甚者且有上溢入魚而兩尺竟至不應者蓋人之氣血止有此數有餘於上卽不足於下要精微論所謂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厥巔疾者正爲此病此脈描摹盡致要知脈負於上而其下乃虛上實是主下虛是賓治是證者必當先治其上之實但能鎮而攝之抑使下降則氣火安潛上盛之脈自能平靜而兩尺亦卽有神不當以其寸大尺弱遽謂下虛而投滋膩伯龍能知參耆朮之壅氣而不知滋水養陰之弊助痰增壅其害尤在參耆之上卽其誤認上實下虛雙管齊下不分緩急標本之過所以必將鎮肝養水四字聯爲一氣終是理法未盡精密而此節所引薛趙諸家真水枯竭云云是其致誤源蓋久讀立齋景岳之書而不自知其流弊耳。

壽頤按。龍此節外風內風之辨。最是清激。雖至愚之人。讀之。當亦能洞見。微結觀於此。而始知。古今九論中風者。無一人不在五里霧中。其論中風之中字。常分平去二音。以辨內外虛實。就字義而言。洵是精切。不磨確有至理。且亦切合病情。非穿鑿附會可比。但古人所以立此中風之病名者。本止以外感言之。素問及傷寒論之中風。是其明證。本與內動之肝風無涉。自漢唐之世。見理不真。遂令內外二因。不能分析。竟以內動之風。亦假託此中風之名。義不得不謂漢唐醫家。不辨淄澠之過。當亦上古之談。中風者所不及料。要知以內風而亦稱中風。已非古人所謂中風之真義。願愚以爲終當別而出之。別定其名曰內風。然後名正言順。而顧名思義。即可恍然於病情之自有本真。若仍以中風爲名。則雖加以音注。亦恐有混淆不清之慮。此則景岳張氏。創立非風名稱。抹煞內動之風陽者。誠有可議。而伯龍氏欲讀中字爲平聲者。雖有至理。然沿習已久。必難通行。况乎古今之用此中風二字者。本在外來之邪風。一面着想以之移劇內風。實是張冠李戴。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可耳。更不必強與周旋。別生枝節。徒以淆惑後學。視聽也。若謂內風之動。由於腎水虛。肝木旺。則至情至理。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者。惟頤則謂腎虛肝旺四字。必須分作兩

筆曲而達
似此且清
曾明分列
緩急次序
而後病情
指法瞭如

申明滋試
婉誤說得
婉動聽得

層設法然後病情之標本知有緩急可分而治法之先後乃有次序可定蓋腎水之虛耗於平時爲是病之本肝木之旺肆於俄頃爲是病之標急則治其標緩則培其本先聖儀型久有明訓且治腎之虛須當滋養非厚膩不能填根本之真陰治肝之旺須當清理非潛鎮不能戢龍雷之相火兩法相衡已難並行不悖况乎火升氣溢必挾其胸中固有之濁陰泛濫上冒所以此病之發未有不痰涎壅塞氣粗息高者即使外形或無痰塞而其實氣火俱浮中脘清陽之氣已爲濁陰蒙蔽斷不能投以陰柔黏膩助其壅滯所以治此症者皆當守定鎮肝息風潛陽降逆一法而佐之以開泄痰濁方能切合病情以收捷效不獨中古之剛燥陽藥皆如鳩毒卽立齋景岳諸家之滋補陰藥亦在禁例此固僅爲肝旺之標病設法而於腎虛之本非惟不暇兼顧亦必不能兼顧者也必至氣逆已平肝火已戢痰濁不升脈來和緩然後徐圖培本以爲善後之計於是滋陰養液之法始可漸漸參用方能顧及病本之虛若果不分次序而於氣火升浮痰濁壅塞之初卽用滋膩與潛陽並進且以緩攝納之力助濁陰之凝一則縛貴育而使臨大敵一則藉寇兵而齎盜糧適以僨事而有餘罪且難辭功將安在此則伯龍氏鎮肝息風四字固顧之所低首下心服膺

此應用其滋
境雖亦火證
脫與肝火證
而挾痰同上
之與痰火證
非臨者亦功
深不者亦必
必大者亦必
知虛此稅在
即非此稅在
治而補藥不
減藥其能
塞此則反能
痰與實熱
非痰不熱
經檢者不
能道復字

弗失者而獨於其養水二字不辨次序即用生熟二地於乍病之初者又顧之所最不愜意而期以爲不可者也惟間亦有真陰已竭龍相猝升霎時暴厥而有脈微欲絕目閉口開面青唇白痰聲曳鋸氣息微續之諸般脫象或且冷汗如油頭汗如珠而絕無肝陽見症則必於潛降隊中加入懋陰益液之藥如人參阿膠雞子黃等甚者且用參附此則爲固陰回陽設法以其陰陽俱脫非此不可希冀於什一其症情固與肝火上升者大是不侔然亦是極少之數必不可執一以例普通之肝火然即於此當用陰藥並治之症而熱地亦尙不可同用嫌其濁膩太甚夫免壅塞不靈乃伯龍氏反以之通用於肝火騰升者終不能不謂干慮之一失伯龍又謂肝火自旺之火爲實火腎水不能制火之火爲虛火而以小兒之急驚屬於實火一類大人之類中屬於虛火一類其意蓋謂小兒無情欲則無腎虛而大人類中一病則有如東垣所謂多在中年以後者故概謂之虛要知小兒生長未充即是真陰未足所以肝木易動多有熱痰風驚一病其肝風之內擾即爲陰不涵陽之證即與大人之內風無異是不得分小兒大人爲兩類也至若東垣之所謂中血脉中府中藏三層即本於金匱在經在絡入府入藏一節以病情之輕重而認爲受病之淺深

須將二千
年舊說
瀟無餘真
是醫學新
革故鼎新
一大作家

固是吾國醫學家理想之能事。近今名醫無不宗之以爲辨症立方之根據。究竟似是非所以成方均不甚妥帖。且對證用藥亦必百無一效。今則氣血奔走於上之理既已證明。則西醫血沖腦經之說更得確據。而潛陽鎮逆之法又皆切中病情。屢有實驗。則中經中脈中府中藏數條固已大輅椎輪不復適用。當然退處於淘汰之列。願謂而今而後皆當以氣血上菀沖激腦經之說正其名稱而定其證治。凡中絡中經中府中藏之說不能並存。亦且無庸更論矣。

伯龍又曰。素問所論中風皆指外邪而言。故漢唐風藥皆主散邪。而其論病並無神魂昏憤直視僵仆口眼喎斜才關緊閉語言蹇澀失音煩亂搖頭垂涎痰壅曳鋸半身不遂癱瘓軟弱筋骨拘攣抽搐瘰癧汗出遺溺等症。可知此種見症皆非外來之風。總由內傷氣血俱虛。水衰火熾而發。惟素問脈解篇謂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此則明謂其精氣之內奪。瘖卽聲不能出。言語蹇澀也。俳卽肢體偏癱半身不遂也。河間地黃飲子及喻氏資壽解語湯二方之所由來也。壽頤按奪字卽今之脫字。許叔重說文奪字說解曰。手持佳失之。是今所謂脫失之脫。非強取之奪字。惟說文奪失之本義。今本諸書已極少見。獨素問尙作此解。乃古義古字之僅存者。蓋六經

說明少陰
與大厥薄
厥之厥薄
然不飲子
地黃飲子
治大厥之
病然古之
者皆不能
知二病之
同名異病
也似此心
地分明都
是從古發
知之稜未

古字盡爲唐人所改。古形古義多已無存。獨素問爲伎術之書。談經學者。從不顧問。而此奪失之奪。字猶存。告朔之餼羊。最可寶貴。願謂素問中之古字頗多。甚有六經及諸子百家所從未一見者。如青如草茲之茲。從二玄。其義爲黑腸脾之碎。無水旁。其義爲積。皆最古之正字正義。而諸書中已不復見。則皆爲傳寫者改盡。惟素問猶偶一見之。而古今各家。竟無一人能知此義。則小學固非唐以後人所盡通。而談醫之人。尤尠通小學者矣。說詳拙著讀素問隨筆。若脈解篇之所謂內奪而厥。則爲瘡俳。少陰不至爲厥。是指腎氣式微不能上行以致失音痿癢之病。卽房勞過度。百脈廢弛。無氣以動。瘡不能聲。乃腎氣下脫而素問亦名之爲厥。與大厥薄厥之厥。盛於上者。其病情大不相同。蓋厥之爲義。逆也不順也。故寒亦謂之厥。熱亦謂之厥。在素問一書。厥之爲病。其狀多端。本非專爲一種之病名。萬不能以少陰不至之厥。誤認與大厥薄厥之厥。同爲一類。河間之地黃飲子。是專爲內奪而厥。則爲瘡俳。及少陰不至之厥。立方故以桂附回陽。莫穀溫養。麥味斂陰。其意極爲周密。菖蒲遠志。則爲濁陰上泛。痰塞喘促者。開泄之法。果是腎藏陰陽。俱脫於下。其方自有神效。徐洄溪醫案。治沈又高。因續娶少艾。忽患氣喘。厥逆。語澀。神昏。手足不舉。授以是方。而愈。然洄溪且謂所見。

明到此煉
是燭皇煉
石補入手
段王孟英案
中有地黃
飲子治痰
可與酒深
老人後先
燒美而葉
風門脫症
黃門仿地
條飲子諸
盡安常未

謂嘉言於
中風一門
內因未其
竟虛外實
執虛執實
是他人所

類。中。而。宜。於。溫。補。者。止。此。一。人。可。見。病。情。之。巧。合。於。地。黃。飲。子。者。極。爲。難。得。而。昏。厥。瘡。疔。痰。壅。喘。急。之。由。於。氣。升。火。升。者。則。其。病。最。多。誤。用。桂。附。地。黃。爲。害。又。當。何。若。而。喻。嘉。言。之。資。壽。解。語。湯。方。則。其。意。仍。以。爲。外。風。入。腦。所。以。羌。活。防。風。止。是。古。人。專。治。外。風。套。藥。且。桂。附。與。羚。角。並。列。於。意。云。何。最。不。可。解。蓋。亦。摹。仿。唐。人。諸。續。命。湯。而。爲。之。其。實。萬。萬。無。此。對。藥。之。病。方。下。以。爲。中。風。脾。緩。舌。強。不。語。亦。是。嚮。壁。虛。構。自。謂。盡。理。想。之。能。事。而。不。知。天。下。無。此。病。情。然。似。此。海。市。蜃。樓。最。易。消。惑。後。學。實。是。吾。國。醫。學。中。之。黑。暗。境。界。惟。喻。氏。於。此。方。之。後。謂。腎。虛。舌。不。能。言。者。以。此。方。去。羌。活。加。熟。地。首。烏。杞。子。甘。菊。麻。仁。天。冬。治。之。獲。效。云。云。則。卽。是。腎。氣。下。脫。之。症。所。以。桂。附。熟。地。首。烏。杞。子。恰。合。分。寸。然。豈。不。與。原。方。之。治。風。入。脾。藏。云。云。大。相。刺。謬。須。知。嘉。言。定。此。加。減。之。法。亦。是。摹。仿。河。間。地。黃。飲。子。之。意。然。雜。入。羚。角。又。與。下。脫。之。虛。症。不。合。且。不。用。遠。志。菖。蒲。則。濁。痰。上。泛。喘。促。者。又。將。何。以。治。之。尙。是。摹。仿。河。間。而。失。其。神。髓。固。不。若。地。黃。飲。子。之。自。有。一。種。病。情。可。以。得。效。也。蓋。嘉。言。於。此。證。之。內。因。外。因。爲。虛。爲。實。全。未。了。了。不。過。以。意。逆。之。自。以。爲。是。其。實。大。是。隔。膜。殊。不。適。用。壽。頤。嘗。謂。嘉。言。之。書。筆。鋒。銳。利。言。之。足。以。成。理。令。人。不。能。窺。見。其。隱。是。其。生。平。之。所。長。可。以。先。聲。奪。人。實。則。多。是。理。想。殊。少。實。驗。

不○必○言○而
言○者○然○能
獨○嘉○言○一
人○在○暗○中
摸○索○耶○。

蓋此公是前明遺老。初非醫學專家。鼎革之後。遁跡於醫。又遁跡於禱。有託而逃。品行甚高。本不必以伎術中之一席爲重。若就醫言醫。願終以爲強詞奪理者太多。必非此道中三折肱之眞實學問。
（嘉言論溫病附會經義泥煞少陰。近賢陸九芝謂其有可殺可剷之罪。誠非苛論。然其醫門法律及寓意草亦可理想之辭。未可盡信。）若素問所謂煎厥薄厥大厥之證。氣血上菀。肝陽甚熾。勢欲方張。其忽然舌寒言糊肢癱不用者。正是氣火上升。腦神經失其功用之候。恰與腎氣下脫之無氣以動。瘡不成聲者一實一虛極端相反。而謂可用桂附。萸戟等溫腎陽藥以助其氣火之升浮。更可用冬地膩滯以增其痰涎之壅塞乎。然古人不知有腦神經之作用。恆有誤實爲虛。亂投附桂者。其害人亦已不少。而庸流無識一見音瘡肢癱。謬謂少陰不至。輒欲以劉氏喻氏之成方倉猝誤投。助其氣火痰濁一蹶不復。猶謂吾能善讀素問善用古方而病終不治者。則少陰不至內奪而厥。本是極虛極壞之症。所以桂附回陽尙是鞭長莫及。雖日殺數人而終不自知其抱薪救火。焦頭爛額之咎。最是黑暗地獄較之漢唐之慣用續命湯者。說理又精深一層。豈知玄之又玄。仍有五里霧中癡人說夢。此地黃飲子資壽解語二方。所以極少對藥之病而浪用之於昏瞽暴仆者。未必皆效甚則。

反黃覆申
地陽下誤治之
肝厥豈獨造
之龍是功獨
臣眞是友
間天益後
而病家不
隱受其後
凡幾也不
知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在他人不知有神經之病。其誤猶有可諉。而伯龍氏既發明之。奈何猶有此糝糊疑似之見。存於胸臆。則既誤以少陰不至之厥。與大厥薄厥之厥。同爲一類。而復誤讀立齋景岳養葵之書。欲以滋填補腎治此大厥薄厥之病。遂誤認地黃飲子可治少陰不至之厥者。亦可治此大厥薄厥之厥。而竟不悟其一是腎虛下脫。一是浮陽上冒。病情既若天淵下脫者。自宜溫補滋填。上冒者。惟有潛降鎮攝治法。亦如霄壤。然則伯龍於此。尙未分折清楚。所以語氣含糊。實是不可爲訓。須知血沖腦經之病。不可誤用地黃飲子等方。願不敢不申一說。以爲後學正告。且冀爲伯龍補過者也。又讀調經論之氣血并走於上。則爲大厥一節。然後知今之所謂中風。卽素問之所謂大厥。景岳謂之非風。蓋由閱歷而來。可謂卓識。其論甚詳。大旨謂非風一症。多見猝倒不省人事。皆內傷積損頹敗。而然。原非外感所致。古今相傳。皆謂中風。則誤甚云云。余謂此說甚。惟所謂內傷頹敗。未能指實。余以閱歷驗之。不外河間水不制火。及立齋養葵真水枯竭之論。故一概主以養水息風鎮逆之法。治效甚多。一壽頤按內風病之論。及腎水不足真陰不能涵陽。是深本窮源之議。固不可謂其大誤。然病發之日。斷非補陰藥之可以療治。河間謂水不制火。心火暴盛。明明注重於火。

此等論
最是庸
一部景
全書皆
作如是
觀可

之盛。其治法與伯龍氏發明之清肝息風同是一理。然自薛立齋趙養葵輩借用劉河間水不制火四字之意一變而爲眞水枯竭乃注重於水之虛。雖似同一論調實已大變其旨。無非爲六味地黃預爲地步。至景岳而又有眞水竭眞火衰及內傷頹敗之泛詞。皆以腎虛作內風暴動之門面。語一似欲治此病非大劑補腎不可者。於是六味八味左歸右歸聽其隨筆亂寫無不如志。既授庸醫以簡易之法門而於痰涎上壅之時真是落阱下石手段。滋補黏膩慘於鳩毒。夫豈河間發明水不制火者所及料。此則立齋景岳之庸養葵之陋。最是醫學中之魔障。萬萬不可爲治病之準繩。不謂伯龍高明亦承其弊。尙以養水二字與息風鎮逆相提並論。有生熟二地滋陰之謬。見牢結胸中而不可解。此實薛氏張氏有以誤之而趙養葵之禍水害人亦不淺也。景岳又言凡非風症古人書中皆謂氣體虛弱營衛失調眞氣耗散腠理空疎邪氣乘虛而入。此言感邪之由。然有邪無邪不可不辨。有邪者卽傷寒癘痺之屬。無邪者卽正氣頹敗之屬。有邪者或寒熱走注或腫痛偏枯。無邪者本無痛苦寒熱而肢節忽廢精神言語倏忽變常有邪者病在於經卽風寒濕三氣之外侵無邪者病發於臟所以眩暈猝倒昏憤無知有邪者邪乘虛入故宜於扶正之中佐以通經逐邪之品無邪者

救本不暇豈可再用疎散以耗正氣乎。

壽頤按伯龍此條本於景岳非風之篇。所叙神魂昏憤、直視僵仆、口眼喎斜、牙關緊閉等十三句五十二字、在素問中風諸條確無此等見症。是皆內動之風。毫無疑義。其實皆血冲腦經之病。并非肝風內動所能致此。但景岳謂漢唐方藥其論症中亦無此等則殊不盡然。千金外臺所載中風門諸方。其主治候下屢雜似此諸症甚多。古籍俱存。斑斑可考。不能以一人之手掩盡天下耳目。使人不一翻閱古書也。惟古人用藥。則皆泄散外風。以及溫升燥。此漢唐之世。本無內風外風之分。所以後人眼目盡爲之眩。而中風一門。方論雖多。竟無潛鎮泄降一法。專以安定內動之風陽者。誠是古人之缺典。至景岳而能知其非是外來之風。開門見山一語。破的。固是鐵中錚錚。庸中佼佼。獨惜其所論非風之症。治一篇。止知表裏皆虛。當以培補元氣爲主。無非爲人參熟地開闢銷路。昔人謂庸醫之尤。亦非苛論。其亦知肝陽上僭。濁痰沸騰。黏膩陰柔。諸物如油入麵。何能起病。則其說雖是。而其治實乖。利未見而害必隨之。亦與古方燥烈一殺人同。蓋不治今者伯龍比既創此鎮肝潛陽一法。破除二千年錮。儼習已爲此道大放光明。縱惜其開宗明

景岳此論
是現瑜
互見

不如此則
不能斬除
痼疾

義第一章。卽用生熟二地。則於痰涎壅塞一層。不無流弊。此卽爲景岳全書所誤。觀其此節。以內傷頹敗。真水枯竭等句。鄭重言之。所以養水二字。遂列爲入手第一要訣。究之治肝之。培腎之本。不當雙管齊下。清濁不分。不獨立。齋景岳之賦。補不能奉。爲開手之南鍼。卽河間之地黃飲子。西昌之資壽解語。亦必非通用之良法。頤謂既能悟澈氣血。奔走於上之眞旨。則凡古人不切實用之。成方皆當屏除。淨絕一掃而空。省得反以熒惑後人。疑誤學者。蓋其所勅發明者。本是前無古人。又何必依傍前賢。寄人籬下。援引他家之門楣。以求增輝。吾蓬華耶。伯龍於此。似尙有借重薛趙景岳之意。殊可不必。其末段引張氏有邪無邪之辨。雖似清切。有然其意仍歸重於眞氣。類敗救本不暇。八字。不脫溫補賦補之陋。試問與血沖腦經之旨。何涉。頤謂可一言以蔽之。曰外感之風。其病以漸。內動之風。其病以暴。固不必堆砌此浪費筆墨之浮辭。徒惹人厭。而伯龍氏必援引及之者。則其胸中固猶有滋陰一說在也。究竟肝陽上冒。氣火升浮。雖非外邪而來。勢洶湧固急。則治標之不暇。又何可迂遠圖之。詎詎然自以爲是。曰吾將以滋水養陰。爲培本之計。竊恐粘膩填塞。其象之。不。反。而。死。者。必。多。矣。

伯龍又曰。類中之證。平居飲食言動如常。忽然傾仆。不相人事。有逾時而卽醒者。有閱數時而漸省。都有一蹶不復。越二三日而絕者。有不及一日半日而絕者。如曰外來之風。則必由輕而重。何以一發卽至昏仆。如曰風邪暴烈。猝然入藏。則昏仆者必百無一生。何以亦有能醒者。則以其爲內風。自動之病也。內風自動。何以忽發忽愈。則以其腎水不能養肝。木動生風。激痰上擾。是以動而升。則昏仆。靜而降。則清醒。耳於素問所謂氣血并走於上之大厥。於西醫所謂血沖腦氣筋。信而有徵。蓋肝風內動。氣血上沖於腦。擾其後腦。則昏不知人。擾其前腦。在一邊。則爲半身不遂。口眼喎斜。任兩邊。則爲全身癱瘓。此時惟有鎮攝其肝。使不妄動。則上升之血亦降。并滋其腎。則木得水涵。可不再動。壽頤按。既宗素問氣血并走於上立說。則西人血沖腦經之理。固已明白。曠暢其所以有能自愈。自醒者。卽素問氣復反則生之說。質而言之。氣血上沖。其氣火不能自降。則大厥不復。輕者乍升乍降。則厥而能醒。說到肝陽已是探源之論。更不必再論到腎水不能涵肝一層。反致愈推愈遠。不能切合題面。乃伯龍氏必以木旺水衰四字。扭作一團糾結不解。遂以鎮肝滋腎兩法。并爲一氣清濁不分。終是賢者之過。願謂氣血并上之時。鎮攝肝陽。使不妄動。則氣火俱潛而上升之血自降。最是。

增參
其能
則二地
又當阿
何如

治此症者無等。等。然。必。須。合。之。開。泄。滌。痰。乃。爲。無。投。不。利。至。於。滋。腎。一。法。則。爲。培。本。之。計。是。善。後。之。良。圖。使。已。降。之。氣。火。不。再。萌。動。理。雖。相。因。法。不。並。用。必。須。分。作。兩。路。層。累。而。進。庶。無。遺。害。若。伯。龍。之。雙。管。齊。下。流。弊。滋。多。學。者。不。可。不。察。卽。有。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症。亦。可。漸。愈。若。誤。治。遷。延。則。上。升。之。血。凝。滯。不。降。因。而。腦。經。窒。塞。卽。成。偏。枯。癱。瘓。等。症。而。其。重。者。皆。不。可。救。矣。故。治。此。症。而。誤。認。外。邪。妄。用。風。藥。升。散。或。誤。信。氣。虛。之。說。而。妄。用。參。耆。朮。桂。其。上。升。之。血。無。不。竅。滯。不。降。且。肝。風。得。燥。烈。之。品。適。以。助。其。煽。鑠。氣。火。得。補。益。之。力。反。以。增。其。壅。塞。壽。頤。按。滋。腎。賦。補。何。獨。不。然。則。輕。症。變。重。遷。延。成。痼。而。重。症。遂。速。其。斃。甚。可。傷。也。

壽頤按伯龍此節是承上文而申言之未嘗別有發明然其言亦多精當故并錄之以口眼喎斜半身不遂之症而用藥惟主鎮肝息風若言中醫理法殊覺迂遠不切惟素問氣血并上之厥實與西人血沖腦之說互爲發明則喎斜不遂無一非腦神經之病鎮潛肝火而收攝其上僭之勢使氣血不升則腦神經之功用自然立見恢復而宣絡行氣通經活血諸舊法皆屬皮相而不能切中肯綮所以古人成方分證論治非不言之成理制之有法而引用古方竟無一效者其弊亦

至理名皆從古未
發明之精
義不熱不
深思玩

左氣有血
本氣存詞
然嘉言難
引能引而
仍發空語
以能空語
凡古用理
想之辭則
當淘淨

正在此。今以鎮攝納為口眼。肢節病之治法。雖似距離太遠。而神經得所。覆杯成功。此非神而明之。別有會心者。萬不能悟。澈此中真理。豈庸耳俗目拘牽。舊說墨守古書之法。所能夢見。壽頤循此法守。獲效已多。然亦非病起之初。開手合度者。不可伯龍。謂誤治遷延。上升之血凝滯。不降。腦經窒塞。輕者。即是偏枯。癱瘓。不能復起。而重者。則氣血空。湧一厥不反。尤為不磨之論。此是治醫學者。從古未能發明之奧義。後有學者。皆當虔熱心香。敬祝南豐之一辯者也。

伯龍又曰。偏枯一症。昔人謂右屬氣虛。左屬血虛。喻西昌則謂左右者。陰陽之道。路豈可偏執。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從左引右。從右引左。其理甚明。可稱卓識。壽頤按。昔人偏枯不遂。在右屬氣。在左屬血之說。本是無聊之極。思妄作聰明。武斷鄉曲。直是醫界中最卑劣最譚陋之思想。初不值識者一笑。而俗人以為此是金元大家所發明。往往筆端援引。自命宏通。一盲羣盲。壽頤見之。輒作三日惡。嘉言以左右陰陽氣血貫注之理。析之未嘗不名正言順。此是喻氏之聰慧。勝人處。但所論治法。仍是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一片空話。毫無實用。今有腦神經之說。從根本決斷。則此種舊說。亦不必談矣。余按通評虛實論曰。凡病消瘴。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此已明言。

既知濕熱痰飲清熱
則化痰清熱
用化痰清熱
熱而痰清
遞投胡可

孰慮孰實
分得如是
清丹溪與
東垣薛優
景岳之優
劣自明

清熱順氣
開痰是古
最精者法

肥甘爲病。包藏痰飲。濕熱。陰虛。陽虛。虛等候。并未嘗中於風邪。蓋吾梁之變。嗜欲之傷脾胃。尸虧肝木。暗肆痰濕。內蘊風從之生。劉李丹溪。及立齋養葵。景岳諸家。皆從此悟入。所謂治病貴求其本。而偏枯猝仆。固皆以虛爲本也。壽頤按素問。謂仆擊偏枯。肥貴人爲晉梁之疾。則痰涎壅塞。皆在不言之中。固未嘗以爲中風也。然因熱痰而生。內熱。因熱而動。內風。痰也。熱也。皆是實症。河間主丹溪主痰。皆從痰熱壅塞。實症一邊着想。均是切近病情。而東垣乃以籠統泛泛之氣虛二字。立說舍見證之痰熱壅塞於不問。乃茫茫渺渺。溯其無形之虛。全是空話。至薛趙景岳一流。果然拿定虛字。皆用滋補以治實痰實熱。其謬何如不意。伯龍既知是病之血菀於上。血氣并走於上。而猶誤信薛趙景岳之謬。最不可解。繆仲醇亦宗陰虛內熱。主治謂陰衰火熾。煎熬津液。成痰壅塞。氣道不通。熱極生風。猝然僵仆。卽內虛暗風也。治法初用清熱順氣。開痰。次則培本。或養陰。或補陽。以二地。二冬。菊花。杞子。胡麻。桑葉。首烏。柏仁。蒺藜。花粉。參耆。歸芍。鹿茸。虎骨。霞天膏。竹瀝。桑瀝。人乳。童便等。出入互調。自成機杼。壽頤按。仲醇以此類滋補藥味爲第二步培本之法。則必在既用清熱順氣開痰之後。其熱已清。其氣已順。其痰已開。神志清明。血不上菀。狂飈已息。波瀾不興。而後培植根。甚滋養。

竹瀝仲醇便
 於第時步
 培本之步
 知此時之
 須開痰滯
 降一法則
 熱痰必順
 不容中地
 二冬藥
 等賦在藥
 味已不讀
 古書能
 於無人中
 尋得其意
 之方味外

陰液是為正法而無流弊然細繹所述諸味猶有竹瀝桑瀝童便等開痰泄降之藥則其時所治之
 證情猶可想見其痰熱未盡而其第一層清熱順氣開痰六字之中必不容有二冬二地等滋黏膩
 滯之質屬雜其間以緩其清泄開痰之力此仲醇之見解自有分量賢於薛趙景岳遠矣而伯龍竟
 以二地阿膠作為入手要藥則中薛趙輩之毒也至葉氏指南中風一門大率宗此又名醫類案
 有虛風一門指南有肝風一門皆不外內虛暗風之旨也
 壽頤按此節以虛字為主乃推本溯源之論風陽內動由於陰虛木旺本無可疑但病本是虛而
 病標則實氣火皆浮血菴於上手治法必不能兼顧其虛則斷不當兼顧其陰素間所謂肥貴
 人高梁之疾固指富貴家聲色酒體戕賊真元肥甘痰濁窒塞清竅頤謂陰虛之人脾運不健正
 多痰濕滿中雖非富貴而已無一非膏粱之疾則內風上煽之變正其濁痰逆涌之機縱明知其
 病本在虛而凡屬補虛之藥豈氣逆痰塞者所能任受伯龍乃用二地於猝仆之初豈非大誤此
 節偏戀戀於立齋養葵景岳諸家則其未達一間之原因其誤亦正在此嗟乎立齋喜用六味地
 黃自謂泛應輒當而養葵醫真景岳全書導其流而揚其波幾如洪水之汎濫於醫界庸夫俗子

於刻其理
確有以謂
此洞以老
人所括
立所醫之
尤也而發
爲庸醫之
弊不足道
矣

洞鑿獨提
金石鎖鑿
四字最是
此症之無
等冤非
熱於金
外者不
能知此
奧

順氣開痰
四字是治
氣火上可
緩者不必
伯龍論痰
中

無不喜其簡便易行且能迎合富貴家之嗜好而此道之黑暗遂致不可復問伯龍賢者尙復墮其術中而不悟則俗學誤人真是不淺其引繆氏以清熱順氣開痰與培本之法分作兩層則無此弊矣至葉氏治案之中風肝風二門多清熱開痰之正治且有時亦知潛陽之法固較薛趙景岳爲優但不能無滋養之弊又時時喜用河間之地黃飲子杜撰濁藥清投四字自謂不礙痰塞須知藥既濁矣何故而能清投邪說欺人最是魔道究竟河間是方非氣升痰壅者所可妄用洄溪案中沈又高一條頗堪細玩藥用是方仍是渾侖吞棗皆犯粘膩之禁惟徐洄溪批指南謂眩暈用清火養肝固爲正治但陽氣上升至於身體不能自主此非浮火之比古人必用金石鎮墜之品其說與血沖腦經宜用鎮攝者暗暗符合此洄溪之高人一等處也

第十一節 論張伯龍之所謂陽虛類中

伯龍又曰北人類中多陽虛證南人類中多陰虛證陰虛之證治已詳言之而陽虛類中之治法宜遵東垣之補中益氣及六君等爲主而順氣開痰佐之前人治法頗詳茲不復贅昌邑黃坤載主以水寒土濕水鬱生風左半偏枯者主桂枝烏苓湯右半偏枯者主黃耆薑苓湯余曾治北方數人初

僅備於此
節一見終
據漏略

伯龍此節
別開一局
與血沖大
經本旨本
不相刺解
此層處似
難說程俱
疑到辨俱

中風辨證卷第一

八〇

病卽進此方，嗣以補中益氣收功。大忌風藥，而參必用真人參，方效。高麗參、黨參皆無濟。

壽頤按內風之動，皆由於肝木之旺，木火生風是其常態。此固伯龍之所謂陽虛類中也。若陽虛而亦爲類中，其道何由殊難索解。蓋陽氣既虛，是爲虛寒之候。既屬虛寒，則內風又何自而生。若曰真陽微而猝爲外來之寒風所乘，則仍是漢唐之所謂中風。古人散邪溫中之方甚多，正爲此證而設。然在伯龍之意，則固以彼爲真中風也。且謂陽虛類中之治法，宜用補中益氣及六君爲主，以順氣開痰爲佐，則其證必非外來之風，而猶是內動。風但風從內動，固無一非氣血并走於上之症，是爲陽盛上僭。若曰陽虛下陷而亦動內風，則其理安在。豈不與氣血上菀之原理大相刺謬。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而其說不可通。此區頤之再四推敲而終不能悟到類中之病，何以而右需於東垣補中益氣之法，并不能怕到補中益氣之方。何故而能治類中之病者。且卽以伯龍之言釋之，既曰以補中益氣爲主，則必是清陽下陷之證，所以宜於參者，升柴之升清而又曰以順氣開痰佐之，則又明是氣升痰升之候，所以氣宜順而痰宜開。既次其升又欲其降，一主一佐，南其轅而北其轍，更是可駭。上下二千年，何得有如此之病理。醫理况乎內風暴動多。

有氣急上奔痰涎壅塞順氣開痰四字固是治類中者必不可少之要義乃伯龍於上文陰虛類中之證治反覆辨論推闡極詳而獨無降氣化痰一着顧已視爲缺典再三糾正不憚辭煩至此條而補出此法洵是要訣何乃反與升提之藥並轡以駮古人之混沌湯當不若是而乃謂古人治法頗詳則不知其所指者果是何法若謂是漢唐續命之法則古人爲外風而設伯龍早知其非內風類中之治若謂是東垣所論氣虛之法則伯龍又知參耆朮之不可誤用若謂是王清任黃耆四兩之法則本從氣虛二字附會杜撰豈足爲法而又引昌邑黃氏以水寒土濕木鬱生風空說則黃氏一生絕大學問無病不用溫燥水寒土濕四字在黃氏書中不啻千百烏附菴辛之藥固坤載所俯拾卽是者所謂扶陽抑陰云云直是獨一無二之奇癖不復可以醫理相詰責者此公之言何可爲據且伯龍於上節能知古人論偏枯一症分右氣左血之非而於此又用坤載左右分治之說出爾反爾更是可疑乃謂曾治北方數人初病卽進此方而以補中益氣收功今閱雪雅堂醫案兩卷又未見有此方案真是空談欺人愚不敢信或謂脾胃極虛而動內風之證固亦有之則土敗水竭藏氣欲絕肝失所生之母木無附麗之土亦必猝然暴動震掉牽掣不

旋踵而瘳厥隨之此為絕證之肝風一蹶而多不可救者如小兒久瀉之有慢脾風及久病易質時每有抽搐震掉之變則決非一派溫燥及補中益氣一方所能希冀於百一者其非伯龍意中之所謂陽虛類中又可知此外又有真陰告匱而龍雷之浮欲飛越上升亦令神志昏迷手瘳頭搖筋掣目反而即有面青脈伏汗冷肢清痰聲曳鋸之脫症者此如電光石火一閃即滅亦可謂之陽虛類中法宜戀陰固脫合之酒降大隊甚者又必參附大劑庶可挽救百中一二此如上文頤之所謂總陰回陽潛鎮降逆之治確是陽虛類中之一法而非伯龍所謂補中益氣之證總之見證治證為陰為陽宜升宜降必當隨病論治目有一定不易之權衡必不能以其北人南人而先設成見伯龍必以南多陰虛北多陽虛立論已覺膠柱鼓瑟似非通人之議而又謂陽虛之治參必用真人參若高麗參黨參則皆無濟頤謂高麗參稟東方陽氣其性微溫遼參稟北方陰氣就性微寒本草經與名醫別錄人參氣味有微寒微溫之不同者即是遼參高麗參之別（人參氣味或寒或溫古今說解殆如聚訟頤如此分說雖是創論然實有至理並非強作解事姑為騎牆之說以代兩造解紛說詳拙編本草正義）若治陰虛有火固以遼參為宜若治陽虛有寒

膠執南情北
終是刻舟
求劍之故
智要知西
學之所謂
血沖腦者
木是金球
皆為吾南
人而言

之。出。受。病。之。部。二。層。病。之。源。則。可。知。於。是。腦。受。病。刺。之。病。尚。非。腦。之。病。所。以。病。則。猶。可。治。愈。以。病。名。爲。血。沖。能。設。出。病。之。人。源。而。近。人。腦。失。血。腦。溢。血。及。腦。破。裂。

當以麗參爲合。何以伯龍於陽虛之病。反謂麗參之無濟。此皆顧之所不敢附和同聲者。不容不辨。蓋此節理論與上文發明血沖腦經之病。全不可通。且大是枘鑿不入。既知是病之由於氣血。上苑則此節必無印合之理由。不知伯龍氏何見而發此反常之論。真不可解。

第十二節 論今人竟以昏瞽猝仆爲腦病之不妥

邇來西醫學說。日以洋溢。內風昏瞽之病。屬於腦經。已無疑義。卽素習中醫而兼有新智慧者。亦莫不以西學家腦病之說爲是。然須知此病發見之時。腦是受病之部位。而非釀病之本源。病源。惟何則。肝陽不靖。木盛生風。激其氣血上沖。犯腦而震擾腦之神經耳。故謂是病爲血沖腦經。則可。而直以是病爲腦病。則不可。近人醉心歐化。喜用新學名詞。選稱此病爲腦病者。實繁有徒。壬子年商務書館之東方雜誌第九卷第八冊。有袁桂生君醫學正名議一篇。袁君名焯江都人。謂醫學名詞。當合訓詁之理。又謂中醫書之病名。其不合於今日之學理者。亦當改易。意在統一醫界之知識。所見甚大。頗極佩之。惟袁謂中風當易作腦病。又謂葉天士書中有肝陽肝風等名。皆由當時不知有腦經之理。誤認腦病爲肝病云云。其說極新。治西學家見之。當無不引爲知己。然試思是病所以

者已失病
理之真矣
肝始能治
以舊說有
病得誤認
者得白顧
腦病是已
標西國學
本所以腦
者亦對捷
此亦對捷
引據確證
則一似全
說未中此
是理者終
化醉心歐
一非申明
本此再是
所可病之

發生之緣由殊覺備知其為腦病者。仍是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非果能貫澈此病之真情者也。蓋當昏昏猝仆之時。其病在腦。固是確而有據。然其所以致此昏昏而猝仆者。非具腦經之本。有是病也。伯龍氏所謂木火內動。肝風上揚。以致氣血并走於上。沖激其前後腦經者。最是至理名言。不可復易。所以潛陽鎮攝。平肝息風之法。專治其氣火之上升。而具有捷效。則此病之來源。去委信而有徵。固不得厭故喜新。竟謂前人認作肝病之誤。且諸風掉眩皆屬於肝。及厥陰風木發為掉眩。癱疾目冥耳聾。諸說皆出素問。則肝陽肝風之為病。雖素問中尙未直書其名。而自古以來有此病情。病理固久為通國醫家所公認。前人書中亦甚多。此等名稱。又何得一概抹煞。強認葉氏之誤。壽頤前謂近人譯書。直稱此病為腦失血。腦溢血。及腦血管破裂者。皆是。僅據解剖家發見之腦中死血而言。不若舊譯血沖腦經四字。尙能說出發病之淵源。若更以泛泛不切之腦病二字。認為真賊已得。而不復顧及肝火生風。上沖激腦之理。則允令後學昧於病情。是欲正其名。而適使名之不正。甚非袁君正名之本旨。抑且人之腦髓最為貴重。不容有病。病則必無易治之理。此血沖腦經之病。幸是氣血上升。激動為患。尙是波及之病。而非腦之自病。所以速治尙能有效。以其乍受震動。猶未

則新學
病知字
非大誤
用中肝
說以血
陽則血
何以上
沖腦之
治新病
且不能
其理由
今日之
此發明
有古風
肝陽之
四字何
是非置
清濁極
至於新
近來風
東漸少
氣者任
學毛新
即鄙棄
而國

大。損。苟。得。氣。火。一。平。即。可。恢。復。舊。狀。而。遷。延。失。治。則。神。經。功。用。必。難。如。常。所。以。日。久。之。癱。瘓。偏。枯。神
志。迷。惘。者。皆。無。復。起。之。望。豈。非。腦。經。既。傷。必。不。可。治。之。明。證。今。乃。欲。定。其。名。曰。腦。病。而。竟。廢。棄。舊。時
肝。火。肝。風。之。說。將。使。後。之。學。者。不。復。知。有。氣。火。之。上。升。勢。必。并。此。一。綫。可。治。之。生。機。而。置。之。不。問。則
必。致。患。此。病。者。百。無。一。癒。寧。不。可。痛。頤。謂。但。能。以。新。學。說。之。血。沖。腦。經。四。字。參。合。觀。之。而。病。機。更。為
明。瞭。若。果。離。乎。中。醫。舊。學。則。血。何。因。而。上。沖。腦。何。因。而。致。病。治。彼。之。學。者。既。未。聞。其。有。切。實。之。發。明
又。未。聞。其。有。簡。捷。之。治。驗。則。何。如。守。吾。故。步。尙。有。實。效。之。為。愈。乎。蓋。處。此。新。舊。競。爭。時。代。固。當。採。取
新。學。說。之。實。在。發。明。藉。以。輔。吾。舊。學。之。不。逮。必。不。能。徒。為。名。詞。之。新。穎。而。竟。以。鄙。夷。舊。學。之。精。神。雖
中。醫。之。中。風。類。中。等。名。以。訓。話。之。學。理。言。之。誠。有。未。盡。穩。愜。者。然。內。風。之。動。病。本。於。肝。則。醫。之。幽。門
必。不。能。增。損。一。字。肝。陽。肝。風。確。鑿。不。移。何。嘗。有。誤。不。意。袁。君。竟。欲。以。腦。病。易。之。亦。徒。見。其。新。奇。可。喜
而。不。暇。為。此。病。細。心。揣。摩。求。其。原。理。則。未。免。舍。田。而。芸。人。之。田。不。過。為。新。學。說。樹。一。標。幟。究。竟。於
病。情。治。療。非。徒。無。益。抑。且。弊。不。可。言。壽。願。不。敏。竊。願。為。吾。黨。正。告。之。

第十三節 論時病雜病亦最多氣血沖腦之症

粹視爲無用者讀此當知自反

觸類旁通

此等見症

隨在多有

古今人皆

未知是腦

神病不一

朝揭破益

少當爲不

人智爲不

距天三病家

氣血上沖。激動腦神經。而爲譫妄昏迷。癎瘓抽搐。不僅猝然暴病之類中爲然也。時病之陽明熱盛。或爲昏憤譫言。瘵厥尸癎。或爲踰垣上屋。罵詈笑啼。在葉氏謂之逆傳心包。止有涼潤甘寒。大鑄六州之錯。至近賢陸九芝封翁。乃推閻仲師舊論。注重陽明而歸功於白虎承本。生死肉骨厥功甚偉。陸謂胃熱神昏。治驗彰彰。誠無疑義。但世補齋又說明胃熱而致神昏之理。似尙未盡透徹。願竊謂痰熱壅塞地道。不通有無升降。是亦經文之所謂氣上不下。爲厥巔疾實即氣血沖腦之症。苟得大便暢行。痰熱開泄。氣火即隨之而下。所以神識即能恢復。癎瘓亦能安定。又是氣反則生之明證。此以中下實熱纏結。致令氣血上升。雖與陰不涵陽上實下虛之猝爲昏昏者。症情不同。而同爲氣火之上衝。則彼此若合符節。又有熱甚傷陰。津液告匱。以致虛陽上浮。激動神經者。亦有瘵厥昏憤之變。則脈必無神色。亦不澤。舌必光紅。殷紫。此則宜於甘寒涼潤以救津液者。與承氣症相去天淵。而淺者不知一見昏迷不問脈症不辨。舌苔止知增液清宮苟是陽明實症。適以助其壅塞。敗不旋踵。此皆葉氏吳氏三焦分條。以心熱居先之貽禍也。若夫雜病變遷。俱有昏迷譫妄。癎瘓瘵厥等症。則亦無非痰壅火升。及實熱壅塞。津液耗傷之。三層見症。同而淵源。絕不相同。斯辨症處方。大有涇

謂之判。由此可知氣血上菀其症甚多。而二千年來談醫之士皆所未知。今者伯龍倡之於前。而頤爲之引申於後。雖臨條之時。用藥各有攸當。必不可執一不通。而其病理莫不同符合。轍驪願好學深思之士於此類似之證。一一細研究之。

第十四節 論陰寒之氣上冲亦能激動腦神經而失知覺運動發爲昏厥暴仆瘧直癡癡等

症

血菀於上。使人薄厥。胥由陽餒之上升。以古證今。一以貫之。毫無疑義。即在陰虛液耗之時。亦是孤陽無依。陡然飛越。此皆西學家之所謂血冲腦也。然又有一種昏厥之症。面色唇舌猝然淡白。如紙病者。止知眼光昏黯。或覺唇舌微麻。肢體無力。而即傾仆。無知其脉或細或伏。四末亦必清冷。輕者少時自醒。甚者亦爲瘧直癡。此其脈症純是陽虛見象。斷不能與陽餒上升迫血入腦者一例論。治惟其陡然昏憤。知覺運動頃刻皆泯。苟非腦經爲病。何以迅速至此。西醫之學。謂是腦中無血之故名之曰腦貧血。其治法則用興奮提神之劑。如勃蘭地酒之類。所以振動其血液。提挈其氣機。厥可回。而脈可復。且謂是症與血冲腦者一升一降。兩相對峙。必不可誤作一例論。治然其昏憤譫迷。

此症與血現狀
 惟脾與血異
 由適得其氣
 反必不其
 血上攻乃
 以慢脾風
 之慮印證
 互為寒氣
 則寒乎不
 衝此年又
 千所不能
 家而不知
 知者如此
 發明豈能
 前無古人
 直恐後有
 來者亦未
 易尋蹤

瘧厥抽搦之腦神經症。則固彼此一轍。顧初不解其既無陽升何故而亦能沖激及腦之理。尋釋西醫命名之義。蓋謂血液循行不達於腦。所以陡然無覺。苟其人而脈伏不出。則血之不行未為不確。然亦是全體之不行。豈僅僅腦之一部。且亦有脈不伏而瘧厥者。又將何說以處之。豈果有脈行不停而獨不上於頭腦之理。以此知腦貧血之名。稱恐於病情。未必確當。顧竊以兒科慢脾風症。反覆尋思而知其陰寒之氣上沖入腦。激動神經。有以致此也。蓋慢脾風之由於脾腎虛寒。脈症病情皆無疑義。顧其所以瘧直戴眼。抽掣瘧瘳者。古今說解多謂寒在太陽。所以發瘧肝風。猝動所以抽掣。不知因寒而竟能動風。已無此病理可說。而比附於太陽寒水之經。仍是想像得之。無可佐證。其實此腦經為病。無非陰寒之氣上溢使然。所以溫養一投。而旭日當空。羣陰退舍。腦不受激。頃刻復常。此固病理之確有可憑。而治驗之鑿鑿可據者。彼西醫之治腦貧血。亦無非溫劑以勝陰羶之氣耳。伯龍氏之所謂陽虛類中。蓋亦指此種病情言之。然溫補則可。升提則不可。西醫之所謂興奮劑。提神劑。不過溫運流動性質。決不可與中藥之升麻柴胡等量齊觀。但似此之神經為病。誠非上文潛鎮抑肝之法。可以倖中。王孟英謂凡勘一症。有正面必有反面。壽頤廿年治驗。臨症漸多。始悟王氏

此說最是閱歷有得。醫家能以所見之症。一一與古人舊說。細心對勘。則同中之異。大可尋思。頗覺此中自有真趣。卽此肝陽上激之腦神經病。而竟有一種冰炭相反之陰寒者。同一見症。在其心粗氣浮。奚能悟澈此中至理。然試靜心思之。則仍是應有之實在病理。亦不得謂之怪不可識。惟其見症同而理由不同。則臨床療治之時。又豈可膠執成方。牢守板法。後之學者。果能於此大同小異之中。推敲其異者同岑之旨。則庶乎四千餘年之國粹。必有從此而愈闡愈明者。中醫二字。又何患乎恆爲新學家所詬病耶。

中風辯證卷之一終

中風斟詮卷第二

嘉定張壽頤山雷甫纂輯

同邑張文彥洛鈞甫評點

上海周鴻銘作人甫

參訂

歙縣方念祖肇元甫

受業黟縣汪興堽景文

松江曹祖培伯蘅 同參校

含山嚴 格紹徐

內風暴動之脈因證治

第一節 脈因證治總論

自前賢有脈因證治之四綱。而後之談醫者。皆當備此四者以爲治療之準。則脈者。所以考見其氣。

本書獨無
分得辨治
之法不可
不補出作
者本意

血之盛衰虛實也。因者所以推溯其病情之根本淵源也。證者所以昭著其發現之情狀。治者所以昭示其入手之南鍼。凡讀古書以治今病。果能守此理法。具此目光。斷不患見地不明。識力無定。而惟此內風暴動一症。竊謂古人所論病。因皆是隔膜。今既能發明素問所謂氣血上菀之源。理則於因之一字言之已詳。可不復贅。而其證又變態多端。病者各異。如或病喎斜。或病癱瘓。或病麻木。或病刺痛。或失知覺。或失運動。或爲癱瘓抽搐。或爲癱厥反張。以及舌短言糊。神昏迷惘。諸證無一非神經之病。昔賢論治。猶欲各就見證。分別條目。以求一效。未嘗不絞竭腦力。費盡心思。究竟神經之真理。未明則根本既差。凡百枝葉都無是處。後之學者。但能於發源之地。孱然半渚。照見本真。則挈領提綱。自得其要。又何必枝枝節節。遊騎無歸。壽頤於此。獨無分證。論治之條者。雖似立法。未詳。竟是談醫之創格。然已覆杯見效。屢經試驗之功。夫敢以閱歷所得。公之同好。則證之一字。固事實之所不必細辨。而亦處方之所不能兼顧者矣。惟是脈之見形。逆順有別。治之條目。宜忌須分。爰舉所知。試陳其略。

第二節 脈法總論

論脈博當
深而無根
絕約之繁
是臨證得
深而識得
此中神髓
者最不可
書中不可
多得之筆
墨

內風之動。氣升火升。以致血逆上湧。沖激腦經。其脈未有不弦勁滑大。浮數渾濁者。甚。且上溢。促擊虛大散亂。蓋病本於肝火浮氣。越自有蓬蓬勃勃。不可遏抑之態。弦而勁者。肝木之橫逆也。滑而大者。氣餒之囂張也。浮數者。陽越不藏。其勢自不能沉着。安靜渾濁者。痰阻氣機。其形自不能清晰。分明且也。氣血奔騰逆行。犯上脈象。應之而上溢。入魚。促數搏指亦固。其所尤甚者。則腦之神經。既為震動。而脈絡周流失其常度。或為豁大而無神。或且散亂而無定固。已幾幾於一蹶不振。大氣不反之危矣。○壽頤按。諸書之言促脈。皆以為數中一止。其說始見於傷寒論之辨脈篇。而王叔和經脈宗之後之論者。無不以數脈一止為促。遲脈一止為結。兩兩對舉。已成鐵案。獨高陽生之脈訣。謂促者。陽也。指下尋之極數。併居寸口。為促。楊仁齋亦謂貫珠而上。促於寸口。出於魚際。清乾隆時。日本人丹波廉夫。著脈學輯要。引索問平人氣象論。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肩背痛。○甲乙經作促上數。○謂是併居於寸口。殊無歇止之義。壽頤謂促字之正義。以本短促為主。其病在上。而脈乃上溢。既溢於上。必不足於下。因而以短促之義。形容是脈。其旨甚顯。素問明謂促上而搏。擊應指。讀法當於上。甚作一逗。其義字為明白。實無歇止之義。可以意會。且因其脈之短促。在於上部。而知其病。

仲景本論
傷寒結
代炙甘草
湯以結與
代相對而
不言促可
見仲景意
中不以促
脈爲數止
脈訣之不
久矣然苟
有可取則
不以是亦
嘗之之意

在於上爲肩背之痛則促脈之獨盛於寸口更覺明瞭（此節所謂寸口皆專指寸脈言之非合寸關尺三部而統稱之寸口）素問本旨固以部位言之以形勢言之不以止與不止言也傷寒論營重編於王氏之手是以辨脈篇與脈經同作一解疑亦是叔和手筆考仲師本論促脈四條曰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曰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蓋胸滿結胸喘而汗出皆爲邪盛於上故其脈急促獨見於寸惟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一條既有厥逆而其脈爲促頗似含有歇止之意然丹波氏謂虛陽上奔故脈促於寸部則仍是陽邪壅於上而氣不下達手足爲之厥逆所以脈促於寸丹波之說甚有精義蓋高陽生之脈訣固多陋劣不及脈經之精獨此促脈一條不用歇止之說證以素問及仲景本論其理甚長且促字之義含有迫近急速諸解皆與上溢之脈爲近叔和因其迫急短促有似於歇止遂以數中一止立說尙是差以毫厘而後人只知有歇止之促不知有促上之促則謬以千里矣丹波氏引證極詳且與上魚之脈同爲一條謂溢上魚際之脈即促脈之尤甚者皆是精當不刊之論後之學者必當宗之而不可爲叔和舊說所拘者也壽頤於

新學家僅
就日所
能及者以
立論是以

此以促擊與上溢連舉。是用丹波新義。讀者弗以數中歇止之促脈觀可也。素問脈要精微論。謂浮而散者爲胸中。胸中謂眩暈昏仆爲肝氣之上揚。故脈爲之浮。甚者則氣將不反。故脈爲之散。又謂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厥。巔疾又明謂氣血奔湧於上。故脈亦踴躍奮迅而出。其來甚疾。且上既實。則下必虛。故幾幾於有出無入。其去若徐。謂之爲厥。固卽血菴於上之薄。厥氣血并走於上之大。厥謂之爲巔疾。蓋亦幾幾於說明氣血之上沖入腦矣。可見古人之於是病論。證辨脈何等精當。合此數條而融會其意。卽可知西人腦失血之名。確殊非創見。西醫血沖腦經之說。近之談西學者。或謂之腦失血。且有謂爲腦溢血。腦出血者。又有譯爲腦血管破裂者。蓋但就解剖家所見之腦中死血而定其病名。更不復知其病從何來。壽頤謂其立名太覺呆板。不若血沖腦經四字。尙能說明病源。蓋譯書者不能得其真意。遠不如研譯血沖腦經之確當矣。獨惜習中醫之學。讀中醫之書者。曾不能知素問有此數條。卽是內風暴動。猝然昏仆之確據。遂致漢唐以下。議論紛紛。統統效盲人。之捫燭。冀冀然自以爲得之。而後生小子。乍窺新學之皮毛。反覺振振有辭。咤爲心術。借此揶揄吾。舊學而鄙夷之不屑。復道其亦知中古二千年之前。固已言之綦詳。說盡源委。以視彼之言。其然而

不知其然也。然此新學以實爲本。復然也。情爲之。異斥同伐。爲無用。試自能令乎。返知所成。

不能言其所以然者。何如特苦於無人焉。爲之闡明。則雖有精義而沉埋者。亦二千年。吾知古人有靈。當亦深恨於不能白晝現形。有以提撕而發覺之也。願謂素問論內風之脈。惟此脈。要精微。篇節最爲精當。且來疾去徐。上實下虛。正是氣血逆行上沖入腦之眞象。亦卽併居寸口之促脈。惟肝陽暴動者有之。若平人氣象論謂脈滑曰風。又謂風熱而脈靜者難治。金匱謂脈微而數。中風使然。脈經謂頭痛脈滑者中風。風脈虛弱也。病源中風篇謂診其脈虛弱者亦風也。緩大者亦風也。浮虛者亦風也。滑數者亦風也。則皆以外風言之。不可與內動之風混合爲一。而後人之論中風脈象者。則多以內風外風錯雜相合。疑似疑非。皆不足據。不必復論總之。肝風內動之脈。無不浮大。促上其有力而弦勁者。氣火之實閉證。居多。是宜開泄。其無力而虛大者。元氣之衰脫證。居多。所當固攝。若愈大愈促而愈勁。則氣血之沖愈甚。而氣將不反。愈大愈虛而愈散。則氣血之渙亂而亦將不反。必鎮攝潛陽之後。上促漸平。搏擊漸緩。弦勁者日以柔和。浮散者日以收斂。庶乎大氣自反。可冀安瀾。而指下模糊濁大不清者。則氣血痰涎互爲凝結之見證也。潛鎮化痰頻頻清泄而奔湧之勢。漸以和緩。卽渾濁之形。漸以分甲。此甲臨證治驗之歷歷可指者。若夫濇小微弱等脈。在肝陽暴動之初。

氣盛火升之候。固是理之所必無。而亦爲事之所或有。則閉者氣塞。已極。腦神經之知覺運動。幾將全失。其功用而爲身脈道。胥將凝結。不通於絃。滑洪大之脈。漸以澀小。漸以沈伏。此則大氣不返之危機。勢已鄰於一瞑不視。而脫證之先見。虛大脈者。其次亦必漸以虛微。漸以散亂。而至於指下全無。則皆絕證之不可救。而亦不及救者。此其大小滑澀之殊途。即可據以爲辨證之順逆。夷險。惟虛寒之症。寒氣上沖。亦能激動腦神經。陡令神志昏瞶。或且癱厥癱瘓。則面色唇舌淡白。如紙。其脈無不微細欲絕者。此非溫補脾腎不能回陽。脈症與虛脫相似。而其實亦微有不同。是在臨症功深見微。知著庶乎有此得心應手之神化也。

第三節 治法總論

內風治法。上卷引證諸家學說。而申言其是否相宜。擷往哲之精英者。折衷於至情至理。已足爲此證中明源委。闡發精微。卽治療大旨。願亦不能更於已言之外。別有見解。惟思是病之源。雖同是木旺水衰。肝陽陡動。氣升痰壅。激犯神經。而眞陰之虛。有微有甚。卽木火之欲。有重有輕。論理止此一端。見證已多岐異。大率陰虛之未甚者。則木火之勢必盛。痰升氣升。一發輒遏。多爲閉證。如目定口

呆牙關緊急痰聲曳鋸氣粗息高面赤唇紅脈息洪大皆是乍閉之確據而陰虛之已甚者則木火之燄必微痰氣內結猝然癱厥多爲脫症如目合口開氣息微絀昏倦無神面色皓白痰聲隱約脈息細微皆是欲脫之顯象其尤甚者則脈伏不見自汗如油肢冷面青撒手遺溺更是至危極險之候多不及救閉者宜開脫者宜固入手方鍼已截然處於極端之相反設或認證未清而用藥龐雜生死關頭卽已大錯鑄成不可復挽且閉者是氣燄之壅塞皆屬肝陽肆虐無不以清泄爲先而脫者是元氣之式微苟其已見亡陽尤必以回陽爲主此又一陰一陽之各據一偏者少有遲疑亦同燻毒卽曰降氣化痰潛鎮攝納諸法閉證脫證皆不可少然而細微曲折分寸之間各有私急各有主賓必也鑪火純青而五雀六燕銖兩悉稱誠非易易正不僅疎表辛散走竄溫燥補養滋膩許多古法之未可輕試也爰就識力所及參以頻年治驗而已得實效者判別證情分析層次釋其功用條其宜忌並列於篇雖曰一人之見掛漏必多抑且閉門造車或難出而合轍就所見言之似乎此中微義大略如斯舉爾所知是卽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誠能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以治肝陽痰厥諸證其用甚宏其效甚捷正不獨昏仆偏枯者之盧循續命湯也世有高明匡吾不逮而有以糾

正之附益之尤所願焉。

第四節 論閉證宜開

猝暴昏仆。皆是肝陽上升。氣血奔湧。沖激入腦。擾亂神經所致。然必挾其胸中痰濁。泛濫上陵。壅塞清竅。每多目瞪口呆。牙關緊閉。喉中曳鋸。鼻鼾氣粗。是爲氣火升浮。痰塞隘道之閉證。多兼有實熱。確據如面色唇色多紅赤。或雖不甚紅。而亦必神采奕奕。勝於無病。必不眊白青黯。脈象必洪數弦勁。搏指不撓。或雖不甚勁。而亦必粗濁滑大。必不細軟無力。神志雖煖。糊不醒。而必不僵厥無聲。則脈必不冷。伏肢必不冷。二便多不通。而必不遺溲。自利。此皆有升無降。氣閉於內之實證。故必無一。二脫證。錯雜其間。則治此證者。自必以開其閉塞爲急務。而潛陽降氣。鎮逆化痰。猶在其次。如氣窒聲不能出者。必先通其氣。則通關散之。搐鼻以取噴嚏。〔方卽細辛牙皂炒炭爲末〕水溝谷等穴之鍼刺。以回知覺。〔水溝督脈穴。在上唇正中。亦名人中。刺入三分。合谷手陽明穴。在手大指次指兩歧骨間。俗名虎口。側手張兩指取之。刺入寸餘。必透過手心。正中之勞宮穴。左右旋鍼。猛力補瀉之。回復知覺甚驗。〕皆是開關之捷訣。今西國亦有搐鼻開關之藥。但嗅其氣。不用其質。氣味猛

此鍼刺室
之實驗

此症之誤
於此然者
甚多然者
國之醫家
皆不知其
害過病
明凡在醫
林宜猛

烈。開。竅。迅。速。而。無。流。弊。其。次。則。牙。關。不。開。者。用。烏。梅。肉。擦。牙。酸。能。抑。木。攝。納。肝。陽。化。剛。為。柔。而。緊。閉。
自。啓。俟。其。暈。厥。既。甦。聲。出。牙。開。而。急。進。潛。陽。鎮。逆。化。痰。之。藥。乃。能。有。濟。否。則。雖。有。神。丹。而。重。門。不。開。
亦。何。能。透。此。一。層。關。隘。以。建。掃。穴。犁。庭。之。績。惟。此。等。閉。證。止。是。痰。氣。之。鬱。窒。與。夏。令。之。暑。疫。穢。濁。及。
南。方。之。山。嵐。毒。瘴。不。同。凡。芳。香。逐。穢。斬。關。奪。門。之。要。藥。如。諸。葛。行。軍。散。痧。氣。蟾。酥。丸。等。皆。是。穢。毒。急。
痧。必。不。可。少。之。良。劑。而。於。此。證。之。氣。火。升。浮。上。沖。入。腦。者。則。奔。竄。奮。迅。適。以。張。其。氣。敵。必。至。氣。不。復。
反。直。如。砒。鴆。一。噓。嘉。言。醫。門。法。律。中。風。篇。謂。猝。中。灌。藥。宜。用。辛。香。是。誤。以。痰。氣。之。上。塞。謬。作。穢。惡。之。
蒙。蔽。其。禍。甚。大。蓋。同。是。閉。證。而。其。所。以。閉。者。不。同。不。明。此。理。用。藥。必。誤。近。人。治。此。氣。血。上。升。之。閉。證。
多。用。芳。香。走。竄。之。品。反。以。助。其。激。動。為。害。更。烈。必。速。其。斃。不。獨。脫。證。之。恐。其。耗。散。正。氣。而。不。可。用。也。
此。中。條。理。尤。為。精。微。不。可。不。察。且。牛。黃。腦。麝。皆。開。心。氣。通。經。絡。之。品。而。此。證。必。有。濁。痰。蒙。冒。得。其。
走。竄。開。泄。之。力。即。病。之。輕。者。不。致。氣。厥。不。反。而。亦。恐。引。痰。深。入。無。可。泄。化。徒。以。釀。成。癩。癰。昏。迷。之。痼。
疾。而。不。可。復。療。此。皆。治。熱。痰。蒙。蔽。者。素。所。未。知。之。玄。奧。然。欲。開。泄。痰。濁。亦。非。少。參。以。芳。香。正。氣。恐。不。
能。振。動。清。陽。蕩。滌。濁。垢。則。惟。石。菖。蒲。根。之。清。芬。可。以。化。痰。而。不。致。竄。散。太。甚。用。以。引。作。嚮。導。庶。幾。恰。

合分寸此又同時芳香而性情微異卽其效力不同此中幾疑似之別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恐亦不易領悟必也臨牀辨證量度其虛實輕重而斟酌損益以消息之殊非紙上談兵之所能曲曲摹繪者矣

壽頤按內風暴動之病有閉有脫其昏迷癱厥顛仆痰湧形狀則同而究其證情閉者是痰氣之窒塞脫者是正氣之散亡原因不同見證亦自有區別而治法則判如霄壤考漢唐以及金元諸家尙未有顯爲揭出以醒眉目者至李士材而有閉脫分治之論始能識破此中虛實所見已勝入一籌惟其所用開閉方藥則清心牛黃丸蘇合香丸至寶丹等皆是腦麝芳香走竄耗氣之品蓋亦止見其痰熱窒塞非此香竄峻利不足以直破重圍開此關隘然在今日既知是氣火上升激動腦經之病則其所以閉者正其氣血上菴爲害而香竄之藥適以助其升浮正如教揉升木爲虎傅翼癘厥愈甚必速其危要知此證與暑天紗閉之濕熱痰濁蒙蔽中州者皎然不同所以芳香丸散可以開濕痰辟穢惡利於彼而必害於此士材固不知此證之由於氣血上升猶認是熱痰之錮結膈中窒塞心竅乃有此誤而世俗亦未明此理仍用此等丸散尤堪浩歎尤在濕金

既翼治中風八法。亦以開關與固脫兩兩對舉。其論開關一條。謂卒然口噤。目張。兩手握固。痰壅氣塞。無門下藥。此爲閉證。閉則宜開。不開則死。搖鼻。楷齒。探吐。皆開法也。方用白礬散。稀涎。龍勝金丸。而不及牛黃至寶。但開其痰。使其可以飲藥而止。最是有利無弊。可法。可師。桐鄉陸定園治盧醫話論。中風亦辨閉脫二症。謂閉症。口噤。目張。二手握拳。痰氣壅塞。語言蹇澀。脫症。口張。目合。手撒。遺尿。身僵。神昏。又謂閉證。亦有目合。遺尿。身僵。神昏者。惟當察其口噤。手拳。面赤。氣粗。脈大。以爲辨別。脫症。亦有痰鳴。不語者。惟當辨其脈虛大。以爲辨別。又謂閉證。氣塞。亦有六脈俱絕者。不得以其無脈而遂誤認爲脫。此則論證辨脈。尤爲精細者也。

壽頤又按陳修園之醫學三字經論中風。亦謂閉與脫大不同。豈非開門見山。金鍼度世。教人辨證之第一要訣。而其所以治此閉證者。則曰開邪閉。續命雄是欲以古人續命諸方。治此痰壅氣閉之病。此證此文不對題。真是相去萬里。初不知其何以有此奇悟。迨以其開邪閉三字尋繹之。而始知其所謂閉者。非指痰氣之壅塞而言。仍是以外來之邪風立論。所以用藥尙與漢唐諸家一鼻孔出氣。壽頤竊謂金元以降。類中之說。久已發明。其非外因寒氣固已彰明昭著。今更有

一醫可升
人渴藥極
散領情製
易古字引
知皆爲製
方皆爲製
風迷途真
是入迷途
獄是入迷途

設此俗之
而此俗之
不拘泥者
不同者亦
當此說然
悟是說然
此是說然
同俗有全
則俗有全
謂俗有全
中俗有全
是俗有全
小俗有全

西○醫○血○冲○腦○經○之○說○剖○驗○得○腦○中○實○有○死○血○積○水○則○病○屬○內○因○更○與○外○感○風○邪○有○何○關○係○續○命○湯
散○麻○桂○防○風○等○藥○復○何○能○治○此○腦○中○死○血○積○水○之○病○以○理○言○之○古○人○許○多○成○方○非○獨○不○可○以○起○病
而○亦○必○助○桀○爲○虐○速○其○危○亡○獨○不○解○於○古○今○醫○書○又○無○一○而○非○續○命○之○是○尙○則○似○此○千○篇○一○律○又
必○古○方○之○確○有○效○驗○可○言○而○後○可○以○博○之○千○年○博○得○萬○人○信○用○然○以○所○見○之○證○言○之○又○萬○萬○無○此
對○藥○之○病○此○中○疑○質○實○是○無○從○索○解○或○謂○子○是○南○人○所○見○皆○南○方○之○病○足○跡○且○未○遍○歷○西○北○須○知
燕○趙○秦○晉○甘○新○伊○涼○地○氣○剛○燥○風○景○蕭○殺○固○自○有○此○外○風○外○寒○猝○暴○中○人○之○病○非○續○命○等○方○桂○附
麻○辛○不○可○治○者○是○說○也○顧○未○嘗○久○居○北○方○一○見○此○證○亦○萬○不○敢○妄○斷○其○必○無○然○創○爲○將○息○失○宜○水
不○制○火○之○說○者○固○河○間○之○北○人○而○今○之○發○明○氣○血○冲○及○前○後○腦○之○張○伯○龍○又○蓬○萊○之○北○人○也○且○西
人○謂○爲○血○冲○腦○經○者○又○是○東○西○各○國○同○有○之○病○更○非○專○爲○吾○南○人○立○法○既○是○冲○腦○則○必○非○外○風○之
病○既○非○外○風○則○必○無○風○藥○可○治○之○理○何○以○古○人○今○人○均○齟○齟○然○於○續○命○一○法○而○以○爲○必○不○可○廢○其
理○何○由○其○效○又○安○在○豈○血○冲○腦○經○之○昏○仆○自○爲○一○種○病○情○而○外○風○襲○人○之○昏○仆○又○自○有○此○病○耶○恐
必○無○摸○稜○之○法○可○爲○兩○浩○溝○通○而○作○騎○牆○之○見○解○者○也○爰○書○拙○見○以○告○同○志○所○望○並○世○諸○賢○果○有

察恐無能
證明其效
果者則又
將奈何

中風辯證卷第二

一四

用續命古方以起病者尙其不吝金玉詳以示我俾得借助他山以開茅塞此則壽頤之所馨香
禱祝者矣。

第五節 論脫症宜固

猝暴瘧厥多由肝陽上升木火恣肆是爲熱痰壅塞蒙蔽性靈多屬閉症而亦有真陰虛竭於下致
無根之火倉猝飛騰氣涌痰奔上蒙清竅忽然癡厥而目合口開手不握固聲嘶氣促舌短而青甚
則冷汗淋漓手足逆冷脈伏不見二便自遺氣息俱微殆將不繼是爲真元式微龍雷暴動之脫症
多兼有虛寒氣象如面色唇色多淡白無華甚且青黯而必不紅潤（亦有四肢清冷而面頰獨紅
是爲虛火上浮之戴陽症又非溫補下元不可）脈多微弱無神或且不能應指而必不滑數弦勁
搏指有力聲音鼻息必輕微斷續或兼有痰聲而必不息高而長氣粗如舛此皆元陰告既真氣不
續已幾於一厥不問大命遂傾之險與閉症之挾痰上壅火升氣塞者在不在不同則治法尤必以攝
納真陰固護元氣爲當務之急而想陰益液之劑即當與潛鎮虛陽之法雙方並進急起直追方可
希冀有一二之挽救少緩須臾即已無及則如人參阿膠鷄子黃等之滋養必與龍羈玳瑁龜板鼈

亡陽者以
其真陰已
竭而致陽
飛越也故
同參以雜
人參以雜
真陰而雜
明以來途
謂參是陽
藥其可
補此一著
萬不可少
中此一解
更是瞭然
似此辨證
眞是如欲
眞見父垣

甲。等。太。陰。潛。鎮。之。品。滋。煎。頻。進。庶。有。效。力。而。開。滯。痰。涎。諸。藥。亦。且。不。可。以。雜。其。間。以。減。其。滋。填。之。力。
若。肢。冷。脈。伏。或。自。汗。頭。汗。如。油。如。珠。者。則。陰。亡。而。陽。亦。隨。亡。非。用。參。附。不。可。其。痰。塞。喉。間。欲。咯。無。力。
藥。不。能。下。者。以。眞。猴。棗。末。煎。石。菖。蒲。根。湯。先。服。暫。平。其。逆。涌。之。勢。如。局。方。黑。錫。丹。之。鎮。納。浮。陽。溫。養。
下。元。而。能。墜。痰。定。逆。又。是。必。不。可。少。之。要。藥。若。通。關。散。稀。涎。散。等。之。燥。烈。尅。痰。辛。猛。開。竅。則。惟。熱。痰。
之。閉。證。宜。之。在。脫。症。不。可。妄。試。苟。能。痰。壅。一。開。神。甦。氣。續。則。滋。液。育。陰。潛。鎮。攝。納。之。藥。亦。必。急。急。續。
進。不。可。間。斷。必。能。元。氣。漸。回。形。神。漸。振。且。在。數。日。之。內。神。志。清。明。亦。多。倦。怠。嗜。臥。尤。必。以。此。等。大。劑。
繼。續。投。之。以。固。根。基。以。扶。正。氣。方。不。至。藥。方。甫。過。中。流。無。砥。柱。之。權。虛。餓。有。復。騰。之。慮。則。中。氣。更。衰。
瘴。厥。再。作。益。難。圖。治。此。雖。亦。有。痰。湧。喉。關。一。症。似。與。人。參。阿。膠。之。滋。膩。不。合。然。須。知。此。乃。眞。陰。既。竭。
於。下。是。爲。腎。虛。上。泛。之。痰。與。實。火。熱。之。痰。不。同。苟。非。養。液。戀。陰。必。不。能。救。垂。絕。之。眞。元。而。戢。龍。雷。之。
浮。火。此。與。肝。火。之。上。擾。者。見。證。若。或。相。似。而。原。因。較。乎。不。俾。但。以。脈。至。之。有。力。無。力。及。氣。色。之。有。神。
無。神。聲。息。之。粗。悍。微。弱。舌。苔。之。黃。膩。白。潤。厚。薄。辨。之。其。兼。證。固。大。有。可。據。辨。別。亦。是。易。易。非。欲。以。此。
法。概。治。熱。痰。上。湧。之。閉。證。也。張。伯。龍。論。中。用。龜。板。阿。膠。生。熟。二。地。蓋。亦。爲。此。種。脫。症。立。法。而。語。焉。不。

詳未爲細辨。恐有流弊。願於上文固已極力言之。究之。自有如此應用膠地之病。亦治醫者之所不可不知。但此證本不多。蓋非確已到此地位。亦不可輕率援用。近賢所論固脫之法。除參附一湯外。未見更有申明此中神髓者。爰以鄙見所及。補此一義。若昧味焉。而以施之於熱症窒塞之候。則大謬矣。○劉河間之地黃飲子。亦治脫症之一法。說詳前卷及後卷中。

第六節 論肝陽宜於潛鎮

猝暴昏仆之症。首在審定其爲閉爲脫。而分別論治。則入手之初。固已握定南鍼燭照數計。而無誤入岐途之慮矣。然無論其或閉或脫。而所以致此猝然之變者。豈痰熱之自能壅塞。及元氣之頃刻。渙亡耶。其閉者。幕水。火。猖狂。煽風。上激。而擾亂。清空之竅。其脫者。則龍雷奔迅。僭越。飛揚。而離其安宅之鄉。蓋木燄之鷗。張固肝胆之肆虐。而龍雷之暴動。亦肝腎之浮陽也。故閉與脫之分岐。雖自有。一實一虛。其來源固截然不侔。且形態亦顯分畛域。而閉與脫之合轍。則無論爲肝爲腎。皆相火之不安於窟宅。斯潛藏爲急要之良圖。潛陽之法。莫如介類爲第一。良藥池有龜鼈。而魚不飛騰。否則不霧迷漫之時。躍於淵者。無不起於陸。此固造化自然之妙用。其吸引之力。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當

物理自然
之性以人
藥劑無不
如鼓應桴
古今本草
皆無此體
察物理之

真切發明也

說明物理之學是眞格物致知之學豈附會五行氣運者所能珍重之物實以藥理而言之性情如新若在

夫浮陽上越。蒙蔽靈府之時。正如雲霧漫空。天地爲之晦塞。非得沈潛之力。收攝陰靈。將何以掃蕩浮埃。廓清宇宙。此眞珠母。石決明。蜻蛚。牡蠣。貝齒。龜板。鼈甲。數者。所以爲潛陽之無上妙劑。而石類中之礎。石龍骨。具有吸力者。其用亦同。雖藥品亦甚尋常。而呈效最爲敏捷。斷推此病之無等等咒。若金石類之黑鉛。鐵。落。赭。石。辰砂等。惟以鎮墜見長。而不能吸引者。次之。然惟痰火上壅。體質猶實者。爲宜。而虛脫者。又當知所顧忌。其餘如石英。浮石。玄精石。寒水石。等。力量較薄。可爲敷佐。非專闢材矣。近人治痰熱。多用猴棗。是西藏及印度產品。藏產者顆粒甚小。而色青黑。印度者大如鷄卵。而色純青。考此物不見於古書。按其形狀物質。蓋亦牛黃之屬。是氣血有情精神所聚。所以安神降逆。清熱開痰。頗有捷驗。而藏產者質地尤其堅實。其力差勝。願謂其色青而黑。正與肝腎二臟相合。故能攝納龍雷之火。而產於西陲。獨稟庚辛金氣。是以力能平木。以治肝。胆。橫逆。正合其用。故閉證之痰熱壅塞。得之足以泄降。而脫證之虛痰上壅。亦可藉以攝納。并不慮其鎮墜之猛。壽頤接近人之治痰塞。每以珍珠爲無上要藥。其實亦止是介類。潛陽之品。雖曰陰精所聚。未嘗無清熱攝納之功。然按之實在效力。不過與牡蠣。決明。貝齒。相似。而俗人寶之者。徒見其價貴兼金。耳食者固不辨。

得毋大會
風其然作
者愛惜仍
是愛意物
力又非憤
世嫉俗者
所可引爲
同調

真味也。壽頤竊謂數分珠粉之効用遠不如龍牡盈兩之煎劑。且研之不細留滯腸胃。尙足貽害。在富貴有力之家。消耗金錢視之殊不足惜。固亦無害。而在中人之產。又你能用財如糞。上醫者筆下可以造福。而亦極易造孽。尙望行道者隨時留意。萬勿蹈此惡習。費而不惠。惟開證猶近於實。則開關之初。卽用此大陰潛降。鎮定其逆上之勢。而重墜劫痰。亦所不忌。以其泛溢之氣。餓尙是有餘。而本根雖虛。猶未先接。則青鉛鐵落之重。亦堪酌用。而脫證純屬於虛。則入手之始。卽須固液戀陰。參合此潛陽之品。而金石重墜不容妄試。以其垂絕之真元。所存無幾。而千鈞一髮。暴絕堪虞。則五味首烏等之。可以收攝真元者。又必並行不悖矣。此則同是潛藏龍相。攝納腎肝之大法。第證情有虛實之不同。卽輔佐之品。隨之而變。然其爲柔和肝木之恣肆。斂藏上泛之浮陽。固無以異也。若其肝火之熾盛者。則氣火聾張。聲色俱厲。脈必弦勁。實大證必氣粗息高。或則揚手擲足。或則暴怒躁煩。耳脹頭鳴。頂巔俱痛。則非羚羊角之柔肝抑木。神化通靈者。不能駕馭其方張之勢。欲抑遏其奮迅之波瀾。而古方如龍膽瀉肝湯。當歸龍會丸。抑青丸等。皆是伐木之利器。亦可因時制宜。隨證擇用。此與潛降之意。微有不同。惟在臨證時。相度機宜。知所審擇。固非片言之所能盡者。要知凡百病。

綱領旁通
益人智慧
不少

雅崇之位
真不愧前
無古人

變肝陽最多而潛鎮柔肝之治收效亦最奇捷果能善馴其肝使不橫逆以治百病皆有事半功倍之效近賢王氏孟英治案每以極平淡之藥味治人不能治之危疑大病其生平所最得力者大約多在此柔肝泄化四字之中神而明之會而通之用處極多固不僅治此眩暈昏瞶者之第一捷訣也昔喻嘉言之論中風嘗謂表裏之邪大禁金石蓋猶以肝木內動之風誤認爲外來之邪襲於表裏惟恐金石鎮墜引之深入豈知風自內生苟非鎮攝而安定之萬不能靖狂飈而熄浮欲或謂千金外臺中風各方金石之品久已習見卽如金匱所附之風引湯一方既用龍牡而又複用石藥六種清熱鎮重蓋已有見於風自內動須用潛降之意獨惜古人不能明言其爲肝風自動而設則讀者亦莫知其用藥之精義此中條理尙非喻嘉言之所能知更何論乎自檜以下若時下醫家之治此病亦頗尙清熱之法然僅知清熱終覺藥力薄弱不能勝任遠不如潛降之速效此惟洄溪老人嘗一露其端倪今得伯龍氏而始大暢其旨可謂二千年來醫學中乍開鴻濛之一大覺悟也

第七節 論痰涎宜於開泄

猝中之證肝陽上擾氣升火升無不挾其胸中痰濁陡然泛溢壅塞氣道以致性靈蒙蔽昏瞶無知

吻氣火之上。陵尙屬無形而痰涎之聲。踞是其實證焉。故窒塞喉關。聲如曳鋸者。有之。盤旋滿口。兩
翼流連者。有之。不治其痰。則無形之氣火亦且未出。息降此晚近人之論。內風者固無不以開痰降
濁爲唯一之要務也。治痰之法。首在量其虛實而爲攻尅清導之等。絞其形壯氣實者。瀉之。雖
猛烈之劑。亦無所畏。如稀涎散。滾痰丸。控涎丹。青州白丸子之類。皆可掃穴犁庭。以爲權宜之計。其
形餒氣衰者。泄之。化之。惟和平之劑。乃可無虞。如二陳杏貝枳實竹茹之屬。亦能開泄降逆。以助廓
清之功。惟膽南星。天竺黃。竹瀝。荆瀝。桑瀝。數者。則性最和平。而力量尤堪重任。無能爲虛爲實。皆宜
用爲正將。庶幾職有專司。克奏蕩平之績。惟痰本濁膩之質。且性又黏韌。非得芳香之物。不足以助
正氣而化濁陰。則石菖根。氣本芳烈。味亦雄厚。力能滌除垢膩。而不致竄散太過。無耗傷正氣之虞。
必也。任爲嚮導。直抵巢穴。恰如地位不比腦麝之芳香。猛厲泄散。無度反以助氣火之上。越耗垂盡
之元陰也。若世俗每以牛黃爲清心化痰之要藥。不知此物專走心家。以清心熱。則有餘。以滌濁痰
則不足。且凡熱痰之昏冒。卽其沖激腦經。以致件靈蒙蔽。非真能竄入血管。閉遏心房也。古書痰入
心。包發爲昏厥之言。本是理。想要知牛黃形質極似心臟。外光潔而中空鬆。故爲專走心家之藥。若

說盡牛黃
之利弊又是
古今未言
之秘

癩症根源
在此數
首之中

勘選藥性
極盡精微
始覺古今
本草尚多
模糊泛
之語

氣本無形
而證以氣
化為水四
字期無形

痰留。隨絡。而用。此以。引入。心宮。恐入之。易而出之。難。日久。留戀。乃真。塞心竅。而沉迷。不省。人事。其
輕者。則不時。頻發。而為。癩癩。試觀。人之久。患癩症者。大率。幼時。多有。痰熱。風驚。之病。轉展。而成。未始
非。頻服。牛黃。腦麝。香開。直竄。有以。釀成。之也。又有。遠志。一物。俗書。每以為。能開心竅。不可。多用。實則
味。微苦。氣。微溫。最。是。化痰。良劑。今。東國。醫家。且以為。消痰。主藥。重任。不疑。壽頤。每喜。用之。甚有。捷驗。
則。亦此。症。治痰。之。要藥。而。世俗。必不敢。用。正與。牛黃。之不。常用。而習。用者。相反。此皆。為。近人。俗說。所
誤。而。古之。本草。絕無。此等。臆說。蓋。晚近。醫家。所見。本草。無非。從。汪氏。備要。吳氏。從新。涉獵。一二。而於
古人。名著。多未。寓目。遂。至。人云。亦云。極少。真實。之學識。壽頤。於此。牛黃。腦麝。遠志。數者。俱。從。閱歷。得
之。而。深知。其。利害。所在。敢。筆。之。於。此。以。告。同好。或。亦。竊。附。於。舉。爾。所。知。之。義。耳。

第八節 論氣逆宜於順降

猝中之病。火升痰升。喘促不止。皆氣逆之為患也。西醫。但謂之。血沖腦。而不及於。氣之一字。以血
為有。形。剖驗。可見。氣乃。無質。剖驗。不可。見。其亦。知。解剖。家。所得。腦中之。積水。何自。而來。則。其有。生之
時。氣血。交并。上。沖。入。腦。迨。牛氣。既絕。而。血為。死血。氣化為。水。尤。其。確據。可知。調經。論。之。所謂。氣血。并

者亦已見有
形氣血尤
謂氣血而
菀結當上
為家當而
剖驗者止
見死者明
中積水而
不能說氣
化而試一
命讀此其
亦必知然
大悟其然

走於上則為大厥一條允為至理名言初非如西學家之僅憑耳目所能及者以立論也所以治此症者不順其氣則血亦無下降之理而痰即無平定之時肝陽無潛藏之法且也其氣能降即調經論之所謂氣反則生氣不能降即調經論之所謂不反則死然則定其橫逆調其升降可不以順氣為當務之急乎惟是順氣之藥亦正無多而順氣之理亦非一法如上條所述潛陽鎮逆攝納肝腎以及化痰開泄數者固無一非順氣之要訣而古方如二陳溫膽之屬亦是消痰降逆輔佐之品又有所謂勻氣散者烏藥順風散者用藥雖未盡純粹而能知氣逆之不可不順是亦此症當務之急若世俗之止知有蘇子降氣湯者則其名為降氣而藥用當歸蘇子之辛溫沉香厚朴之苦燥以治寒飲之氣喘奔促則可以療肝陽之痰熱上湧則不可而或者更誤讀東垣氣衰之論欲引補中益氣之成法以施之於氣升痰升之症則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第九節 論心液肝陰宜於培養

猝中之患其病標皆是肝陽之暴動其病本即為血液之不充蓋肝之秉性剛而易擾必賴陰血以涵濡之則剛木柔馴而無暴戾之變凡肝陽之恣肆者無非血耗液虛不能涵養而後踴躍奮迅一

發難收。所以治肝之法。急則定其標。固以鎮攝潛陽爲先務。而緩則培其本。必以育陰養血爲良圖。惟真陰之盛衰。係於腎。而血液之枯澁。係於心。試觀肝陽易動之人。必有驚悸怔忡健忘恍惚諸證。謂非血少心虛之明驗。則爲肝病培本之計。雖宜滋腎之水。補母以及其子。亦必生心之血。助陰以涵其陽。此養心一層。亦治療肝病者所必不可忽也。雖養心正藥。亦是無多。不過棗仁淮麥茯神之類而已。其餘則清熱化痰。去其侵擾之病魔。卽以安其固有之正氣。以此甯神益智。奠定心君。亦已綽有餘裕。功效固自可觀。且當肝陽恣擾之時。多挾痰濁以肆虐。必不能早投補腎厚膩之藥。反多流弊。而此養心甯神之法。清而不滯。淡而不濁。無助痰之患。有養正之功。可與潛鎮抑降法門。並樹揚鑣。分途奏績。又近賢治肝。有培養肝陰一法。如高鼓峯之滋水清肝飲。魏玉璜之一貫煎等。而主養陰。而能疏達肝氣。苟其痰濁已化。亦可參用以圖善後。此則治血虛肝動之根本良民。固不專爲暴仆昏迷者着想。而治暴仆者。波浪初平。亦必有此一層步驟。彼夫立齋景岳諸賢。止知厚賦養陰。滋填重濁。未免窒而不化。滯而不靈者。似尙未達此中之一問也。

第十節 論腎陰漸宜滋填

滋厚腎陰
非厚風不
爲功然不
善後之良
圖必不可
特爲入手
之秘訣

肝陽之病。肝爲標而腎爲本。苟非腎水不允。則肝木亦必不橫逆。河間所謂腎水虛衰。不能制火者。本是確論。此養水滋腎一法。原是治肝陽者所必不可少。惟腎陰之虛。積之有素。馴至木失水養。而爲暴動。然後推本窮源。以歸罪於腎虛。是爲研究病本之遠。因必非治療見症之急務。何況痰塞喉咽。氣填中州。而謂滋腎黏膩之藥。可以透此幾重關隘。直達下焦。以補腎爲治肝之本。寧有是。此則不獨立。齊景岳之用四物六味於入手之初者。必有大害。卽張伯龍之鎮肝養水。并作一談。隨終嫌其不分緩急次序也。惟在潛降攝納之後。氣火既平。痰濁不塞。乃可徐圖滋養。以固護根基。庶幾木本水源。滋填培植。而肝陽可無再動之慮。是亦此證中善後之要着。則六味四物等補陰諸方。古人言之已詳。苟粗知醫學者。固亦優爲之矣。

第十一節 論通經宣絡

猝暴昏仆。多兼有手足不仁。半身不遂。及刺痛癱瘓諸症。其平居無病而忽然不用者。皆是氣血上菀。腦神經被其擾亂而失功用。誠如張伯龍所言。但能潛降肝陽。則氣火俱平。神經之功用。頃刻自復。必不能誤與風藥燥藥行經。走竄反以擾亂大氣。不得安靜。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然在庸耳俗目。

此病延之
久而隨皆
廢不隨皆
無不隨皆
望遠林一
層砌盡人
事而已

之見豈不謂此是肢體大症苟不通經宜絡何可以起廢疾不知病形雖在肢節病源實在神經不潛其陽不降其氣則上沖之勢燄不息卽神經之擾攘必無已時凡屬宜絡通經之物動而不靜行而不守適以助其奔迅萬萬不可誤用此則通國之古今名賢尙未有悟澈此中原理者一經揭破當共恍然惟在數日之後其勢少息其氣少和而肢體之癱瘓如故則當知經絡墜道之中已爲痰濁壅塞氣機已滯血脈不靈腦神經之運用至此乃失其固有之性而眞爲肢節絡脈之痼疾從此治療殊非易言然使尙在旬月之間則墜道窒塞猶未太甚或尙有疏通之望譬如器械不用關節不靈而爲日無多猶未缺蝕急爲刮磨亦堪利用此則通經宣絡之法亦不可少緩須臾而古人治痺成方始可採用爲此是用以治肢體之痺著必須與猝病之初火升痰升著劃清界限乃不自亂其例究竟活血通絡以療癱瘓亦僅可以施之於旬月之間或有效力若其不遂已久則機械固已鏽蝕雖有神丹亦難強起矣

壽頤案右列內風暴動猝仆痰塞治法八條界限截然次序步驟不可紊亂果能施治如法除非眞氣暴絕頃刻告危用藥不及者必不可救苟其神志替亂肢體不隨氣血上菴而未至於一氣

不振。水皆有可起之望。頻年經驗。已愈多人。此雖生面別開。一似脫盡古人矩矱。要皆洞見。癥結有理。可尋伯龍氏。什之於前。而顛為申之於後。似於此證之曲折細微。約略已盡。若夫肝陽浮越。氣欲橫肆之時。禁風藥升散。以助其氣。火之猖狂。禁表藥疏泄。以速其亡。陽之汗脫。禁芳香走竅。以耗散正氣。禁溫補剛燥。以消鑠煎陰。禁滋膩養陰。以窒寒痰。濁禁呆笨補中。以壅遏氣化。則上文皆已詳言之。世有好學深思之士。神而明之。此證雖危。或可十全七八乎。

中風斟詮卷之三

嘉定張壽頤山雷甫著

同邑張文彥洛鈞甫評點

古方平議

第一節 總論

中風方藥。古人書中。千金外臺爲獨多。大率皆溫中解表之劑。固爲外感之寒風立法者也。今者血沖腦經之理。既昭然若揭。則古方雖多。必不能復適於用。據新發明之學說。以正古人之誤。既不能爲古人曲爲諱飾。亦不必能爲古方曲爲說解者矣。惟是就新治驗而言用藥之理法。則閉者宜開。脫者宜固。氣火之升。宜於潛降。肝陽之擾。宜於清泄。痰涎之塞。宜於滌化。陰液之耗。宜於滋填。凡此種種。固無一非古人已有之成法。卽謂漢唐諸方多屬溫中散表。而細讀千金外臺兩書。已覺清熱

開痰涼潤潛鎮各法亦無一不具於各方之中。但所用諸藥多以清涼潛鎮之法。並列於溫燥辛熱隊中。幾令人莫明其用意之所在。此則風氣爲之相沿成例。一若欲治此病。非雜以溫辛升散。必不可以立方者。不得不謂古人之奇癖。然如千金之竹瀝飲子。生地黃煎等方。純是清涼世界。已具內熱生風之專劑。又如千金之紫石散（方卽金匱附方之風引湯）五石湯等。重用石藥鎮攝氣火。又明明爲浮陽上越者立法。又豈得謂古人竟不知有肝火肝風內因之病。特以古書中似此清涼鎮攝之方。本不若溫燥升散之衆。而千金外臺二書。又以雜廁於溫散大隊之中。則讀者亦多忽略。閱過不復注意。且古人又不肯明言此爲鎮定內風之法。而淺者讀之。亦不能識其精義。或又雜以溫藥表藥。同列於一方之中。尤令人意亂神迷。瞠目咋舌。莫明其妙。此則披沙鍊金。非大有學力。大有見識者。不易猝辦。苟不爲之揭出而申明之。恐學者亦未必能自得師。善於連用。則古人精蘊。仍在若明若昧之天。國學不昌。其弊亦正坐此。壽頤讀近賢著作。恆病其每有一書。無不自製方藥。以爲標榜。其實清涼者少。龐雜者多。甚者多以古人成方。少少增損。而卽別標一湯飲之名目。試爲考其實際。仍是寄人籬下。必不足以自成一方。而徒令閱者目眩心迷。難以記憶。蓋亦醫界著述家之

此層理法
惟王孟英
醫案中約
略言之

通病所以醫書日多而醫學未必大有進步似此多而無用徒覆醬額亦覺可哂竊謂伊古成方本已諸法咸備更何必疊牀架屋重累不已爰爲選擇舊方分類編次而申言其製方之旨名曰平議不欲別立新方等於自炫以見學理彙能新有發明而治法仍不外乎古人所固有庶乎古之精義不致泯沒無傳而後之學者亦不敢師心自用蔑視往哲是則壽頤闡揚國粹申舊學以勵新知之微意也惟於方中之議論藥物其合意者則加圈其旁不合宜者則加勒意在辨別良窳爲初學醒目之計庶乎示之南鍼易分涇渭自知僭妄所不敢辭明哲見之尙其諒此

第二節 開關之方

閉證宜開開其關竅決其痰塞使得納藥也古書之治猝中者恆用蘇合香丸牛黃清心丸至寶丹者以腦麝爲開竅必需之物不知此病是肝陽之上擾芳香疏散反以開泄之則氣火愈浮爲害更烈於閉證之痰塞者尙如矛戟而脫證則更以耗散其垂盡之真元其禍可知矣故猝中痰壅而誤投大香大開之藥未有不速其斃者惟尤在涇金匱冀治猝中八法第一開關止錄開痰數方而絕不雜入龍腦麝香一味最是識透此層玄奧壽頤於此不錄蘇合至寶諸方者承在涇

之意也。○喻氏醫門法律中風篇。猝中瀉藥。宜用辛香大膠。

救急稀涎散。本事方。治中風。忽然昏若醉。形體昏悶。四肢不收。風涎閉於上。腦氣閉不通。豬牙

皂角。肆兩。肥。質。不。蛀。者。去。黑。皮。晉。礬。光明者。壹兩。

右細末。研勻。輕者半錢。重者三字匕。溫水調灌下。不大嘔吐。但微微冷涎出。一二升。便得醒。醒後緩而調治。不可便大服。亦恐過傷人。孫兆方。壽頤按。所謂半錢者。古方書亦謂之半錢匕。蓋卽以銅錢爲抄藥之匙。取藥末一錢之半。便不落爲度。非唐宋以後十錢爲一兩之錢也。本條又有三字匕。則取藥末當一錢之三字爲度。古方書亦多有一字三字之數。其義皆同。又有所謂一錢匕者。則卽以一錢抄滿藥末也。

附 齊氏醫案神應散。四川叙州齊有堂秉慧著。嘉慶十一年自序刊行。治時氣纏喉。水飲不下。牙關緊閉。不省人事等證。

明雄黃。飛細。枯礬。藜蘆。生用。牙皂。炙黃。等分爲末。每用豆大。吹入鼻中。取嚏吐痰。神效。壽頤按。此卽稀涎散加味。凡實火熱上痰壅。均可灌之。取吐。

壽頤按稀涎散爲開痰泄壅之聖藥。凡痰塞喉關。咯吐不出者。得之非吐卽下。是治氣火挾痰上逆。必需之品。惟氣味俱烈。實火爲宜。若脫症虛陽上浮。亦有痰涎盤踞。則不可妄試。凡開痰諸方。固皆爲氣逆火升之閉者。立法苟遇虛脫之症。俱不可用。

勝金圓 本事方 治同前。

薄荷 半兩 豬牙皂角 貳兩 槌碎。水一升。同薄荷擣取汁。慢火熬成膏。瓜蒂末 藜蘆末。

各壹兩 硃砂 半兩 研末。

右將硃砂末一分。與二味末研勻。用搜管子。和圓如龍眼大。以餘硃砂爲衣。溫酒化服一圓。甚者二圓。以叶爲度。得吐卽省。省不者不可治。許叔微曰。必用方論中風無吐法。然如猝暴涎生。聲如引蹶。牙關緊急。氣閉不行。湯藥不能入。命在須臾。執無吐法可乎。予用此二方。每每有驗。

通關散 治卒中口噤。氣塞不省人事。

細辛 豬牙皂角 等分炒炭爲末。每少許吹入鼻中。取嚏。

一方加薄荷雄黃各等分爲末。一方南星半夏皂角等分爲末。用皆如上法。白礬散 聖濟 治

急中風口閉涎上欲垂死者。

白礬 貳兩 生薑 壹兩 連皮搗水二升煎取一升二合

右二味合研、濾分三服、旋旋灌之、須臾吐出痰、方可服諸湯散、若氣衰力弱、不宜吐之。

尤在涇曰、此方以百礬涌泄爲主、佐入生薑、辛已開之也。

又方 白礬 如拇指大壹塊爲末 巴豆 貳粒 去皮膜。

右二味於新瓦上煨令焦赤爲度、煉蜜丸芡實大、每用一丸、綿裏放病人口中、近喉處、良久吐出痰立愈。一方加皂角一錢、煨研取三分、吹入鼻中。○頤按皂角卽牙皂、宜炒不宜煨、亦當綿裏

用之、如前法、蓋不去油之巴豆、必不可作內服之藥也。

尤在涇曰、已豆爲斬關奪門之將、在佐白礬以吐痰、因其性猛烈、故蜜丸含化、是急藥緩用之法。

壽頤按巴豆最是猛烈、此方且不去油、如曰含化、則雖用蜜丸、必不能少減其毒、雖可開痰、必至上吐下泄、無論體質若何壯健、皆不能任、觀此方用綿裏納入口中、近喉引之、吐痰是僅取其氣、不食其質、必以綫縛住、此綿裏之藥、不令吞嚙、俟得吐而引藥去之、是古人用意之周密、尤氏竟認作蜜

丸。含。化。未。免。似。是。而。非。

第三節 固脫之方

脫證宜固。古方除獨參參附外，絕少他法。壽頤擬懸陰益液，如參麥五味阿膠雞子黃等，亦是固脫必要之藥。而在濁陰上泛，虛陽飛越之時，古有三生飲、三建湯、養正丹、靈砂丹諸法，皆所以鎮遏陰霾，挽回陽氣。未始非急救之良藥。又如劉河間之地黃飲子，喻嘉言之加減養壽解語湯，亦治腎藏陰陽二氣下脫之法。茲彙集於此，以備脫者固之之用。

獨參湯 治元氣暴脫，忽然肢冷汗出，氣怯神疲之證。

人參一味濃煎，頻灌，不拘時服。

壽頤按猝中之證，忽然氣短神疲，身冷體蹇，目合口開，二便不禁，不問有痰無痰，有汗無汗，皆是陽氣之暴脫。非人參大力不能救危於俄頃。若蹇冷之甚者，非參附不可。王孟英醫案第一卷第一條，周光遠登廁暴脫，倉卒不及得藥，以三年女佩薑煎服而安，亦是回陽之一法。此證是陰陽兩氣自爲脫離，少遲片刻，卽不及救，其病情雖近於內風暴動，實則并非風陽，直是陰陽離絕。故謂之脫較

惡解暴脫
之證情病

理闡發極
粗是古人
書中不可
多見之筆

之。勦。風。者。其。危。愈。速。亟。亟。無。措。不。用。藥。者。甚。多。養。生。者。皆。不。可。不。知。
參。附。湯。治。猝。暴。昏。仆。目。合。口。開。體。冷。汗。流。等。證。

人參 附子

尤在涇曰此方爲救急之法藥止二味取其力專而效速用人參須倍於附子或等分不拘伍錢或壹兩酌宜用之薑水煎服有痰加竹瀝 壽頤按參附爲回陽救急之劑陰脫於外陽亡於外者獨參猶恐不及故必合之氣雄性烈之附子方能有濟如其陽未盡越肢冷未甚可用炮製之附若其陽氣暴絕冷汗淋漓則非生用不可

三生飲 局方 治卒中痰塞昏仆不醒脈沈無熱

生南星 生白附子 生川烏 等分加木香生薑水煎服

壽頤按痰塞而脈沈無熱是爲寒痰上湧其胸中清陽之氣已爲濁陰蔽塞不通非燥烈大溫之藥不能開泄此方三者俱用其生非僅爲回陽計正欲其雄烈之性驅除濁陰耳苟能陰靈一開寒痰少減卽當隨證用藥似此大燥大烈之劑非可多服頻服者也

星附散 本事 治中風能言口不喙斜而手足攣曳。

南星 半夏 二味薄切生薑汁浸透 川烏 白附子 黑附子 白茯苓 人參 白僵蠶

沒藥 以上各等分

右爲粗末每服貳錢水酒各一盞同煎至八分去滓熱服二三服出汗瘥。

壽頤按方用南星半夏川烏黑白二附亦爲眞陽式微寒痰上壅而證非治外風也水酒同煎熱服得汗而瘥則寒痰開泄陰霾旣化陽光復辟之徵也許叔微本事方附會手足攣曳爲中府之症不脫宋金元人中經絡中府中藏之陋習喻嘉言收此方入醫門法律亦謬謂治虛風寒痰以爲得汗則風從外出而解不在寒痰上湧乃眞陽之欲絕非外來之暴感方意止欲回陽本無散邪之藥乃謂一派溫補熱服得汗卽是斂散豈非癡人說夢○壽頤又按方下所謂手足攣曳是不痛不僵而但無力不能自持不能自主此證若因虛得之是氣血俱衰不能榮養筋骨治法當大劑滋補若猝然而起則氣血上菴腦神經不用之病治法當鎮定氣火皆非本方之一派辛溫可以妄治者蓋本方之實在主治止爲眞陽暴脫陰霾逆湧面青唇白冷涎自流或冷汗如油脈脫喘促者急救之法

古方下之此繁確不可不識分別經渭庶幾不為古人所誤然而已非易事矣

食前服藥則藥力時專非服藥而即以食進也說見

嘉言此論精當不刊

而方下主治全不相合豈是製方之本意若謂此方可治中風則仍是誤認此虛脫之病為外來之寒邪耳凡古人成方最多藥不對病之主治蓋皆展轉傳鈔多為淺人妄改久失其本來面目必非製方之人果為此文不對題之嘆語許叔微本事方尚是佳作而猶有此藥不對病之謬何怪乎俗本醫書更多牛鬼蛇神之幻此善讀書者不可不自出手眼識透淵微又烏得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耶。

三建二香湯 治男婦中風六脈俱虛舌強不語痰涎壅盛精神如癡手足偏廢此等不可攻風只可補虛

天雄 附子 烏頭 各貳錢 俱去皮臍生用 沈香 木香 各壹錢 俱水磨汁

右作二服每服水盞半薑十片煎七分食前服

喻嘉言曰此方天雄附子烏頭並用其生不加炮製惟恐縛孟賁之手莫能展其全力必因其人陰邪暴盛埋沒微陽故用此純陽無陰一門三將領以二香直透重圍驅逐極盛之陰拯救將絕之陽乃方下妄云治中風六脈俱虛又云不可攻風只可補虛全是夢中說夢當知此症其脈必微而欲

絕不可以虛之一字漫無着落者言脈其方更猛悍毒厲不可以補虛二字和平無偏者言方此方書所爲以盲引盲邪壽頤按此方全爲寒痰凝結者立法卽從三生飲加入二香欲其行滯名曰三建以三者力猛可以建立陽氣也製方之意不爲無見而方下竟謂其補虛豈以古人參附尤附者附等法列於補虛一類而遂誤認天雄烏附爲補藥耶嘉言譏之誠非苛論以此知古人雖有佳方而爲方下議論庸雜反以埋沒立方本旨者多矣

養正丹 本事 治虛風頭旋吐涎不已

黑鉛 水銀 硫黃 硃砂 各壹兩

右用建盆一只火上鎔鉛成汁次下水銀用柳杖子打勻取下放少時下二味末打勻令冷取下研爲粉用米飲圓或用棗肉圓如梧子大每服三十粒鹽湯下此藥升降陰陽補接真氣非止治頭旋吐涎而已

壽頤按下元陽虛陰氣逆上而爲虛風眩暈冷涎盤旋者非溫腎重墜之品不能鎮虛定逆攝納元氣黑鉛硫黃一寒一溫一陰一陽製煉成丹水火既濟能收攝浮泛之虛陽而歸之於腎家舊宅調

鉛汞之弊
不可不知

其升降定。陰陽救顛扶危。其效甚捷。古方如金液丹、靈砂丹之類。成方不少。大旨相近。今錄養正黑錫二方。以見一斑。但汞能變化。鍊不得法。易還原質。服之亦多流弊。不如黑錫丹。不用水銀之類。良。今人於濁陰上逆之證。甯服黑錫而不敢服汞者。良有以也。

黑錫圓 本事方 自注。此丹陽慈濟真方。

壽頤按。鎮江府志。僧慈濟神濟。居丹陽普甯寺。有黑錫丹方。以醫名於宣和政和。建炎紹興間。

黑鉛 硫黃 各三兩。二味鎔化。結砂子。船上茴香 附子 胡蘆巴 破故紙 川棟子。肉

豆蔻 各壹兩。川巴戟 木香 沉香 各半兩。

右將砂子研細。餘藥爲末。研勻入碾。自朝至暮。以黑光色爲度。酒糊圓如梧子大。陰乾。貯布袋內。擦令光瑩。如丈夫元氣虛冷。眞陽不固。三焦不和。上熱下冷。夜夢鬼交。覺來盜汗。面無精光。肌體燥澀。耳內虛鳴。腰脊疼痛。心氣虛乏。精神不甯。飲食無味。日漸憔悴。膀胱久冷。夜多小便。婦人月事愆期。血海久冷。惡露不止。赤白帶下。及陰毒傷寒。面青舌卷。陰縮。難言四肢厥冷。不省人事。急用棗湯吞下。一二百圓。即便回陽。命無不活。但是一切冷疾。鹽酒或鹽湯空心吞下。三四十圓。婦

婦地黃飲
子補出症
情脈象舌
是辨症最
精密

人艾醋湯下。此藥大能調治榮衛升降。陰陽安和。五臟灑陳。六府補損。益虛回陽。返陰。功驗神聖。局方有肉桂。無巴戟。一方有陽起石。

壽頤按此丹治腎陰上泛。氣虛喘促者。必備之藥。喻嘉言極推重之。凡老人虛人。腎氣不固。真陽無權。濁陰上泛。咳逆頻仍。喘不得臥。氣不得息者。非此不治。用之得當。屢奏奇績。此納氣定逆鎮陰回陽之無上神丹也。

地黃飲子。河間宣明論。治瘡癩。腎虛弱。厥逆。語聲不出。足癢不用。

熟乾地黃。巴戟肉。山茱萸肉。石斛。肉蓯蓉。酒浸焙。附子炮。五味子。官桂。白茯苓。麥門冬。菖蒲。遠志肉。各等分。每服參錢。生薑五片。大棗壹枚。薄荷七葉。水煎服。

壽頤按河間是方。用意極爲周密。是治腎藏氣衰。陰陽兩脫於下。而濁陰泛溢於上。以致厥逆。支廢。瘡不成。聲其證。必四逆。支清。或冷汗。自出其脈。必沈微。欲絕。其舌必滑潤。淡白。正與肝陽上冒之面赤。氣粗脈弦。或大者。絕端相反。故以桂附溫腎。回陽。黃芪。菴地。填補腎陰。麥味。收攝耗散。而又有濁陰上泛之痰壅。則以菖蒲。遠志。茯苓之苦溫。芳香開泄。而鎮墜之。庶乎面面俱到。果是腎虛下脫。方爲適。

用徐洄溪之治驗可徵。惟引用薄荷七葉則仍是疏泄外風。終屬蛇足。若氣升火升之猝然瘖廢者。此方萬萬不可誤投。說已見前第一卷中。

賈壽解語湯 喻嘉言 自注治中風脾緩舌強不語半身不遂

防風 附子炮 天麻 酸棗仁 各壹錢 羚羊角 鎊 官桂 各八分 羌活 甘草

各五分 水煎加竹瀝貳匙生薑汁兩滴

嘉言自註謂此方治風入脾臟舌強不語之證。至於少陰脈繫舌本腎虛風入舌不能言者則用此方去羌防加熟地何首烏枸杞子甘菊花胡麻仁天門冬治之獲效云云。壽頤按喻氏之論中風止以爲外感之風深入五藏而絕不知有內動之肝風所以法律中風一篇方論雖多全是隔膜毫不可信。此方連竹瀝凡九味雜亂無章本是摹倣古人諸續命湯而爲之溫涼並列或散或收亦升亦降本無義理可尋。其方下所謂中風脾緩舌強不語半身不遂云云其意蓋謂脾主四支風邪入脾因爲舌強不遂之病亦是理想之能事究之無此病情且脾緩二字尤其嚮壁杜撰試問如何緩法總之古人不知有氣血上菴腦神經之病遂欲各抒所見幻爲空中樓閣皆是多事惟嘉言於此方

喻氏此方
主治所謂
中風脾緩
種是杜撰

然中風一
門古今各
種所述種
種病情其
能免於杜
覆者究有
幾何

之後。謂少陰腎脈不榮舌本者。以此方去羌防加熟地首烏等治之。獲效。則是腎氣虛脫之病。故用藥與河間地黃飲子相近。而功用略同。然嘉言於此。尙謂是腎虛風入舌強。不語終誤。認爲外風之直入腎家。不知既是外風。何以方中反去羌防。既去羌防。則方中桂附熟地首烏枸杞諸物。何能祛外入之風。反覺藥不對病。豈非仍在五里霧中。癡人說夢。頗錄是方。取其加味而去羌防。有合於腎虛下脫之治。非欲以療外風之入脾入腎也。然果是腎氣下脫。則方中羚羊竹瀝亦所不宜。不用河間之方。爲佳。蓋嘉言製方之時。早已心煩慮亂。不知所措。固遠不如河間之地黃飲子。見病治病。一絲不紊也。

第四節 潛鎮之方

猝中之病。今既發明。素問氣血并走於上之真理。則治法自以潛陽降逆收攝其上升之勢爲第一要務。但讀古書。續命諸方一例。溫散豈不謂古人之病。必非今人之病。各趨一路。未可強同。然試讀千金外臺等書。則潛陽降逆之方。已所在而有。苟非氣火上升。則龍骨牡蠣石英石脂諸藥。何所用之。爰爲選錄數方。而申明其真義。可見古人之病。固亦無以異於今人之病。而今人之法。

仍是旁搜遠紹祖述古人之法耳。惟古人不肯明言此爲內熱生風而設。則雖有良方讀者幾能悟其妙用。今爲申明之以冀與人共喻。古人有知當亦默許。所望善讀古書者能自取材而。其運用則病家之福也。

風引湯 金匱附方 除熱癰癩

大黃 乾薑 龍骨 各肆兩 桂枝 三兩 甘草 牡蠣 各貳兩 滑石 石葶 寒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各陸兩

右十二味杵爲散取三指撮并花水三升煮三沸溫服一升

千金作紫石散治大人風引。小兒驚癇瘧癎日數十發。醫所不療者。桂枝作桂心。甘草牡蠣作三兩。餘同。壽頤按方以風引爲名甚不可解。善謂病由內風引動耳。宜從千金作紫石散。外臺秘要作崔氏療大人風引。少小驚癇瘧癎日數十發。醫所不能療。除熱鎮心紫石湯。六作各八兩。餘同千金。外臺此方後云。永嘉二年大人小兒頻行風癩之病得發。例不能言。或熱半身掣縮。或五。六日。或七八日死。張思惟合此散。所療皆愈。

他六朝時
人知有內
風內之
明證者
其注意焉

壽頤按金匱此方本是後人附入非仲景所固有千金所錄徐嗣伯風眩十方此其第二外臺又作
崔氏可見古人甚重此方用之者衆方以石藥六者爲主而合之龍牡明明專治內熱生風氣火上
升之病清熱鎮重收攝浮陽其意極顯若引素問血之與氣并走於上而爲大厥一條以此等藥物
降其氣血豈不鍼鋒相對千金引徐嗣伯說風眩之病起於心氣不足胸上蓄實故有高風面熱之
所爲也痰熱省感而動風風火省亂則悶瞽故謂之風眩大人曰癩小兒則爲癩其實則一此方療
治萬無不愈云云固已專爲內熱動風熱痰上湧立法則六朝時人已知此病之本於內因初不待
河間丹溪而始有痰火之論也惟遍讀千金外臺能發明內熱熱風者僅僅有徐嗣伯許仁則二家
此外絕少同調而後人讀之亦復不甚注意幾令古人良法泯沒無傳醫學荒蕪於此可見且是方
久已附入金匱習醫者當亦無人不知然製方之意亦皆不能領悟對此龍牡六石誰不瞠目而不
知所措則以今本金匱此方之下止有除熱癰癩四字語焉不詳何能識得此中微蘊其亦知千金
方中說之固極詳晰耶此古書之所以不可不考也惟此方既已專用潛鎮清熱爲治則風是內動
之肝風且是蘊隆之風火確然無辯而方中尤雜以薑桂二味究屬不類臨證之時必宜去此二味

而加以開痰泄化之品則完善矣

張文仲療諸風寒水石煮散方 外臺

寒水石 石膏 滑石 白石脂 龍骨 各捌兩 桂心 甘草炙 牡蠣烈 各叁兩 赤石脂 乾薑 大黃 各肆兩 犀角屑壹兩

右十二味擣篩以水一升煮五六沸內方寸一匕藥煮七八沸澄清頓服

壽頤按此方即上方去石英而加犀角更可見此類潛鎮清熱之法固已大行於當時再加犀角者謂非治內熱之病而何則方中仍用桂心乾薑者終覺不甚純粹以治內熱生風必不可用且犀角專清心家之熱以治肝火內風宜易羚羊○方下內方寸一匕藥之內字讀如納

廣濟療風癩卒倒嘔沫無省覺方 外臺

麻黃 去節 大黃 牡蠣 黃芩 各肆兩 寒水石 白石脂 石膏 赤石脂 紫石英 滑石 各捌兩 人參 桂心 各貳兩 蛇蛻皮炙 壹兩 龍齒研 陸兩 甘草炙叁兩 右十五味擣篩爲散八兩一薄(頤按一薄蓋卽一服)以絹袋盛散藥用水一升五合煮取一

薄取七合，絞去滓，頓服之。

壽頤按此方仍是前方之加味。去乾薑而更加黃芩。則治內熱生風。尤爲明瞭。而方中仍有麻黃桂心者。終不脫古人續命治風之習慣耳。然以治內熱生風。麻桂必不可不除也。

廣濟療風邪狂亂失心安神定志方 外臺

金銀薄 各壹百 和合 石膏 龍齒 鐵精 地骨白皮 茯神 黃芩 牛乾地黃 升麻
茯苓 玄參 人參 各八分 虎睛 壹具 微炙 牛黃 生薑屑 各四分 麥門冬 拾
分 去心 枳實 炙 甘草 炙 葳蕤 芍藥 各六分 遠志 去心 柏子仁 白蘚皮
各伍分

右二十四味，搗篩，以蜜和爲丸。食後少時，煮生枸杞根汁服。如梧桐子二十九日二服，漸加至三十九丸。壽頤按古人以二十四銖爲兩，以六銖爲一分。此非唐宋以後十分爲一錢之分。或曰六銖爲一分之分子，當讀如份。

壽頤按風邪而狂亂失心，卽氣血上沖，腦神經失其知覺之病。雖曰風邪亦內動之風陽也。廣濟此

方用金銀薄鐵精石膏龍齒諸藥正是潛陽鎮逆之妙用使氣血安定而不上沖則腦神經之功用自復其餘清熱養液化痰育陰無不近情而方中不犯一味溫燥疎散尤其切合病情惟升麻挾升騰之性微有可議擬易以天麻厚重而可以息風更爲切近其生薑亦可去之

崔氏療風邪虛悸恍惚悲傷或夢寐不安鎮心湯方 外臺

茯神 半夏 洗 生薑 各肆兩 羚羊角 屑 當歸 人參 防風 芎藭 杏仁 去皮
尖 桔梗 各貳兩 龍齒 石膏 各叁兩 防己 桂心 各壹兩半 竹瀝 一升

右十五味以水一斗煮減半內竹瀝煮取二升捌合去滓分溫三服

壽頤按此亦神經之病方亦潛鎮之法而清熱化痰其旨極顯生薑與半夏同用卽以解半夏之毒蓋古人尙未有製半夏之法也惟桂心終是不類必宜去之防風芎藭亦有可議

千金療風癩方 方見外臺注曰出第十四卷而今本千金方第十四卷中未見此方

茯神 白龍骨 龍齒 龍角 龍膽 蔓菁子 鐵精 乾薑 各拾分 人參 遠志
去心 黃連 大黃 各捌分 芎藭 白芷 黃芩 當歸 各陸分 桂心 去皮伍分

所療熱風
驚悸心忪
恐無非
腦失其
風邪而曰
及之愚不
不可

右十七味末之、蜜和丸、湯服十五丸、如梧子大、日二稍稍加之、以知爲度、(壽頤按龍角、今所不用、而外臺第十五卷兩見之、蓋亦龍骨龍齒之類也)

壽頤按此方以廬齒龍骨龍角鐵精爲主、其鎮逆之力甚厚、且合以三黃、其治內風內熱尤爲明療、乃方中仍有桂心乾薑者、真是古人之習慣矣。

崔氏療熱風驚悸心忪恐悸風邪狂叫、妄走極效方。外臺

茯神 叁兩 杏仁 叁兩、去皮尖兩仁 升麻 白藜皮 沙參 各貳兩 龍齒 陸兩
寒水石 壹斤、碎 石膏 貳拾兩、碎 生麥門冬 去心肆兩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煎取三升、去滓、分溫爲三服、相去如人行十里許、若甚者、減水二升、內竹瀝三升、先用水煮九沸、然後內竹瀝、煮取三升、服如上法、

壽頤按此方重用龍齒寒水石石膏清熱鎮墜之力尤專、以治氣血并走於上更佳、且方中不雜溫藥一味、又古方之不可多得者、但升麻可商、頤意必以天麻易之。

張文仲療諸風煮散方 外臺

伏神、陸兩、防風、牛膝、枳實、炙、防己、秦艽、玄參、芍藥、黃耆、白蘚皮、澤瀉、獨活、人參、各肆兩、桂心、叁兩、五味子、壹升、碎、薤苳仁、壹升、碎、麥門冬、壹兩、去心、羚羊角、貳枚、屑、石膏、壹斤、碎、甘草、叁兩、靈磁石、貳拾肆兩、右二十一味、切分作二十四貼、每日取一貼、著杏仁拾肆枚、去皮尖兩仁者、碎、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空復頓服、

壽頤按此方以磁石石膏為君，確是重以鎮怯攝納浮陽之意。則所謂治諸風者，明明內動之風，而非外感之風矣。羚羊角玄參芍藥五味麥冬涼潤斂陰，又無一非為肝陽上浮者。立法豈非與續命等方之專主溫辛疏表者各異其趣。但本方有桂心防風獨活數者，則仍與外風之方渾鑿於一爐之中，不可不謂古方之未盡精密者也。

五石湯 千金 治產後卒中風口噤倒悶吐沫癰眩冒不知人

紫石英 叁兩 鐘乳 赤石脂 石膏 白石英 鱗蠖 人參 黃芩 白朮 甘草 栝
 萋根 芎藭 桂心 防己 當歸 乾薑 各貳兩 獨活 叁兩 葛根 肆兩

分水之厚
薄者其稀

右十八味末五石、㕮咀諸藥、以水一斗四升、煮取三升半、分五服、日三夜二、一方有滑石、寒水石、各貳兩、棗貳拾枚、

壽頤按此方以五石爲君。明是潛陽鎮逆之意。而黃芩、萋根、葛根、人參、甘草。又皆清熱養陰之品。則所謂治產後中風、口噤、倒悶者。證者豈非血去陰傷、肝陽暴動、內熱生風之病。是與古方之豆淋酒、獨活、紫湯等法。專治外感風邪、而癱厥癱瘓者不同。惟方中仍有桂心、乾薑。則不脫當時慣用溫藥之套法。此自古方之成例使然。善學古人者。必不可不知所變化也。

鐵精湯。千金。治三陰三陽厥逆、寒食胸脇支滿、病不能言、氣滿胸中、急、肩息、四肢時寒、熱不隨、喘悸煩亂、吸吸少氣、言輒飛颺、虛損方。（壽頤按支滿之支、讀爲措、是措撐之意）

黃鐵。叁拾斤、以流水八斗、揚之三千遍、以炭燒鐵令赤、投流水、復燒七遍、如此澄清、取汁二斗、煮藥、人參、叁兩、半夏、麥門冬、各壹斤、白薇、黃芩、甘草、芍藥、各肆兩、石膏、五兩、生薑、貳兩、大棗、肆拾枚、

右十味、㕮咀、內前汁中、煮取六升、服一升、日三服、兩日令盡、

壽頤按此方以鐵精爲主。重以鎮逆。可見其所謂治厥逆者。卽是素問所謂血氣并走於上之大厥也。胸脇痞滿。氣滿胸中急。肩息。肩息者。喘息擡肩。氣之上奔也。喘悸煩亂。吸吸少氣。皆氣逆壅塞。有升無降之候。病不能言。言輒飛揚。則大氣渙亡。神情瞽亂。無一非內風暴動。火升痰升之證。故以鐵落鎮墜。薑夏開痰。薇芍膏芩清熱。攝納立方。法度極合。時宜假令方中止。此數味。則以治肝陽厥逆。豈不吻合。惟參麥甘棗厚膩滋填。未盡純粹。而方下乃謂治三陰三陽厥逆。則開口已含糊。不切令人。莫名其妙。而寒食二字。尤其文不對題。藥不對證。此是古書之必不可泥。而亦不當盡信者。惟在善讀者能自化裁。信其所可信。而疑其所可疑。然後可集古人之長。而亦不爲古人所誤。乃爲有根底有識力。而其學始有實用。昔賢嘗謂用古方以治今病。譬如折舊料以建新屋。終有大小長短之不齊。不經斤氏斧斤。何能處處合拍。學者豈可不知此理。然而難言之矣。

眞珠母圓 本事 治肚經因虛內受風邪臥則魂散而不守狀若驚悸

眞珠母 叁兩 研細同碾 熟乾地黄 當歸 各壹兩半 人參 柏子仁 酸棗仁 各壹兩
雲茯苓 暹羅犀角 龍齒 海南沉香 忌火 各半兩

內虛之病
不當謂之
受邪許氏
之安本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梧子大、辰砂爲衣、每服四五十圓、金銀薄荷湯送下、日午夜臥服、○壽頤按方下云金銀薄荷湯下、蓋以金銀之重、鎮定肝陽、取金能平木之意、然引用薄荷、是仍以爲外風矣、詳此方主義、本以鎮定其內動之風、陽與薄荷之疎散外風者、殊屬矛盾、或曰當作金銀薄蓋傳寫者衍一荷字、金銀薄者、卽今之金筩銀箔、古書本有作薄字者、其說甚爲合理、然謂叔微旣以爲內受風邪、則其意尙認是外風、恐叔微未必不用薄荷、然以此方專治內風、則薄荷不必加也。

許叔微曰、紹興癸丑、予待次四明、有董生者、患神氣不寧、每臥則魂飛、覺身在牀、而神魂離體、驚悸多、魔通夕、無寐、予爲診視、曰、肝經受邪、非心病也、肝經因虛、邪氣襲之、肝藏魂者也、遊魂爲變、是以臥則魂飛、揚若離其體、肝主怒、故少怒則劇、予處此方以贈、服一月而病除、此方以眞珠母爲君、龍齒佐之、眞珠母入肝經爲第一、龍齒與肝同類、故能安魂、（節錄）

壽頤按此方治肝風、是專治肝陽自動之風、珠母龍齒沉重潛陽、其色青、故專於平肝降逆、許氏以此方列爲中風門之第一方、蓋亦知是病之爲內、因非潛鎮清熱不可、棗柏茯神濟養攝納輔佐亦

最。得。力。參。歸。熟。地。則。為。滋。養。陰。虛。者。設。法。苟。無。熱。痰。上。壅。是。為。培。本。上。策。惟。犀。角。專。清。心。火。凡。治。肝。熱。動。風。宜。易。羚。角。此。方。大。旨。本。以。鎮。攝。內。動。之。風。陽。然。古。人。雖。用。清。熱。之。法。而。立。論。總。以。為。外。邪。入。藏。殊。失。真。相。方。下。所。謂。肝。經。因。虛。內。受。風。邪。雖。曰。內。受。而。既。以。為。受。邪。則。其。邪。仍。是。外。來。之。風。邪。是。有。語。病。擬。為。僭。易。之。曰。治。肝。陰。內。虛。風。陽。自。動。則。內。風。為。病。庶。或。明。瞭。而。力。中。所。用。各。藥。乃。皆。親。切。有。味。矣。近。世。平。肝。息。風。之。法。知。有。珍。珠。母。者。實。自。叔。微。此。方。開。其。端。是。不。可。以。不。錄。

薯蕷圓 本事方

薯蕷、人參、沙參、遠志、防風、真珠母、紫石英、水飛、茯神、虎骨、各壹兩、

虎睛、壹對、二味須真者、龍齒、華陰細辛、石菖蒲、五味子、丹參、各壹兩、

右細末、煉蜜為圓、梧子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金銀薄荷湯下、食後臨臥服、

許叔微曰、元符中、一宗人得疾、踰年不差、謁醫於王思和、繹思和具脈狀云、病因驚恐、肝藏為邪、其病時頭眩、癱瘓搖掣、心胞伏涎、久之則害脾氣、要當平肝氣、使歸經、則脾不受克、以熱藥治之、則風愈甚、以冷藥治之、則氣已虛、今用中和溫藥、抑肝補脾、漸可安愈、服此方、及續斷圓、獨活散、一月而

食後服藥其
蓋謂俟其
食漸消化
而後服藥
庶不傷胃
專食之謂
也、方善、後

所謂食遺
服者即是
此意若午
藥即食午
食即藥午
非其法說
見後文說

愈。(節錄)(續斷圓獨活散二方俱見本串第一卷今不錄)壽頤按此亦治內動之風珠母龍齒石英皆潛陽息風之主。人參山藥所以扶脾防肝木之來侮。菖遠茯神開痰滲涎皆是古法虎骨虎睛則古人之意謂虎嘯而風生用其睛骨蓋亦鎮定風陽之理然溫而能動恐未必有驗今亦未聞有用之者若細辛防風則仍是古人之學理也。

安神鎮心治驚悸消風痰止眩暈辰砂遠志圓 本事方

石菖蒲 遠志 人參 茯神 川芎 山芋 鐵粉 麥門冬 天麻 半夏麴 天南星

劉如骰子大子炒黃 白附子 生各壹兩 細辛 辰砂 各半兩

右爲細末生薑五兩搗取汁和水煮糊圓如綠荳大別以硃砂爲衣陰乾每服二十粒夜臥生薑湯送下小兒減半服

許叔微曰鐵粉非但化涎鎮心至如摧抑肝邪其效特異若多恚怒肝邪太盛鐵粉能制服之素問云陽厥狂怒治以鐵落飲金制木也 壽頤按此方鎮逆化痰無甚妙蘊惟用鐵粉其物甚新但不知如何粉法似不如千金鐵精湯之純粹無弊姑錄之以備一說

第五節 化痰之方

內風上擾。多挾胸中固之濁痰。隨氣而湧。所以古今之治此證者。無不參用化痰之藥。惟古方之治痰者甚多。大都複疊加減。無甚深意。茲選錄數法。以備擇用。皆各有一義者也。

枕中方。千金。常服令人大聰。千金翼名爲孔子枕中散。鼈甲作龜甲。鼈甲。龍骨。菖蒲。

遠志。四味等分。酒服方寸匕。日三。

千金此方。非內。熱痰。中風。然則。一。經設此。明。則。入。是。可。悟。正。治。此。病。借。治。此。病。入。用。古。方。之。法。豈。可。與。刻。舟。求。劍。者。同。日。而。語。遠。志。獨。用。不。獨。功。用。不。未。知。而。亦。今。本。草。

壽頤按此方以龍骨鼈甲潛陽息風菖蒲遠志開痰泄降古人雖以爲養陰清心聰耳明目之方實則潛藏其泛溢之虛陽泄化其逆上之痰濁則心神自安而智慧自益頤翁謂借治肝風內帶挾痰上升之證必以此方首屈一指考本草經菖蒲辛溫主治濕痺遠志苦溫主治欬逆一以辛散而開其濕痰之痺著一以苦降而定其逆上之痰涎則氣自順而壅自開氣血不復上菴庶乎風波大定神志清明此菖蒲遠志之大功用也千金又有治多忘令人不忘方用菖蒲遠志茯苓茯神人參五味而遠志獨用七分參苓神各五分菖蒲二分蓋人之多忘恍惚無非停痰積濕蒙蔽性靈千金方以遠志爲君其意可見今東瀛人以此物爲化痰健將本是吾邦古學而近人止以爲能開心竅不

未言之奧
義也

知其開竅之力。卽在化痰。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不敢重任之意。藥理眞詮。久在迷惘之中。可爲長嘆。又千金及翼方。皆有定志小丸。其藥卽菖遠參苓四味。而翼方又有鎮心省睡益智一方。則遠志益智子菖蒲三味也。後人又有轉舌膏一方。謂治中風癱瘓舌蹇不語。方卽涼膈散加菖蒲遠志。仍是清熱開痰之法。又有二丹丸。謂治風邪健忘。養神定志。和血內安心神。外華腠理。得睡方卽千金之定志小丸。如丹參熟地二冬硃砂甘草。雖以養陰清熱爲主。而以菖遠化痰。不失千金舊法。然方下竟謂其治風邪健忘。則又以爲外邪。恐非製方之本旨。喻嘉言乃謂中風證。心神一虛。百骸無主。風邪擾亂。莫由驅之使出。嘉言之意。豈欲以清熱化痰之藥。驅出外感之風邪耶。是亦誤認內風爲外邪耳。蓋外風內風之辨。嘉言固終身在夢夢中也。

星香湯。治中風痰涎潮塞。不省人事。服熱不得者。

南星、叁錢、木香、半錢、生薑、十片、水煎服。無時。

壽頤按此方以南星生薑化痰。木香行氣。是專治其痰氣之壅逆也。方下謂服熱不得。固明言其爲內熱所生之風矣。

省風湯。局方。治卒中口噤不能言。口眼喎斜。筋脈抽掣。風痰壅盛。

陳膽星。壹錢五分。防風。壹錢。生半夏。黃芩。生甘草。各七分半。

壽頤按此方膽星爲君。而合半夏黃芩。以治痰爲主。清熱爲輔。則所謂風痰壅盛。亦是內動之風痰。熱上湧。清熱化痰。其法甚善。然方中仍用防風。則又誤認爲外風矣。

大省風湯。局方。治卒中痰逆嘔泄脈沈厥冷。

陳膽星。貳錢。防風。獨活。生附子。各壹錢。全蠍。生甘草。各五分。

張石頑曰。此卽省風湯去半夏黃芩。加獨活附子全蠍。二方雖分寒熱主治。然必用生薑十片以開發風痰不可減也。壽頤按此方用生附子是爲濁陰上涌。眞陽欲脫者立法。方下所謂痰逆嘔泄脈沉厥冷。其證可見。然此是陽氣之暴亡於法。宜用參附甚者。則三牛飲。加人參。此方力量尙嫌不及。且此證之風。明是虛風。內動。防風獨活辛溫泄散。適以速其暴脫。而古人用之。皆誤認外風之故也。蠍是毒蟲。走竄甚迅。古人用以作搜風之藥。亦惟感受山嵐瘴毒。如人麻風之類。尙有意義可尋。然毒入胃腸。終非良法。此等方劑。甚不足恃。惟古人既有此法。學者亦當明知其功用。何若姑錄之。

推製能曲推製能曲推製能曲推製能曲推製能曲
古之古之古之古之古之古之古之古之古之古之
意人曲意人曲意人曲意人曲意人曲意人曲意人曲
得自不可亦

而明辨之。俾知瑕瑜互見。欲用成法者。必不可不知裁酌之道。石頭所謂必用生薑十片以開發風痰。則仍是治療外風之意耳。

正舌散 治驚痰堵塞。發隱肝熱。生風舌強。不正。

蠟尾 去毒漬醋泡炒。叁錢。茯苓。壹兩。薑汁拌曬。爲散。每服二錢。溫酒調服。并擦牙齦。日

三度。面赤倍蝎尾。加薄荷半兩。每服肆錢。水煎熱服。取汗效。

壽頤按痰壅舌塞皆肝陽上激。腦神經之病。鎮肝瀋陽其效立見。蝎尾走竄迅速。古人所謂主搜索經絡之邪。風頤謂恐與氣火升浮。激動腦經之旨。不合乃此方明謂其肝熱生風而痰塞發隱舌強。不正確是古人已有效效之方劑。其理何在。蓋此方止用其尾。專於下達。則開痰降逆。正賴其迅利之力。觀其方後云。面赤者倍加蝎尾。豈非陽氣上浮之證。而以其尾之下行者。利導之亦與鎮逆潛陽之意。暗合且已去其毒而用醋製。又隱隱有收攝浮陽之法。所以自有效力。并用以擦牙者。則走竄能開而又酸以抑木。且可爲痰壅喉關之奮門。上將此則古人製方之妙。用而未經道破者也。惟溫酒調服。及加薄荷水煎熱服取汗。則又未免誤認外風矣。

二陳湯。局方。治脾胃痰濕。

半夏。薑製。貳錢半。茯苓。貳錢。陳皮。去白。壹錢。甘草。炙。壹錢。生薑。叁片。

右五味。水煎。空心溫服。原方有烏梅肉。今多不用。去之。

壽頤按此治痰通用之方。雖曰半夏燥津。專治濕痰。然痰之生也。皆本於脾胃濕滯。凡所謂燥痰者。皆病久之化。非痰生於燥也。故此爲痰飲家通用之主方。凡治一切痰病。無不本此。

溫膽湯。治心膽虛怯。觸事易驚。多汗不寐。短氣乏力。皆由寒涎沃膽所致。

卽二陳湯加枳實竹茹。

導痰湯。治濕痰內外壅盛。

卽二陳湯加南星枳實。

滌痰湯。治類中風痰迷心竅。舌強不能言。

卽導痰湯加菖蒲人參竹茹。

壽頤按膽怯易驚是痰涎內盛。古人謂之寒涎沃膽者。以痰涎爲濁陰所凝結。因謂之寒。非真寒也。

是行方名溫膽而並無一味溫藥導痰滌痰大旨相近皆最適用之成方也。

青州白丸子 治風痰壅盛嘔吐涎沫手足癱瘓及小兒驚風

白附子 貳兩生用 半夏 七兩水浸去衣生用 南星 貳兩生用 川烏 去皮臍伍錢

生用

右爲末絹袋盛於井花水內澄出粉未出者揉令出渣再磨再澄用磁盆日中曝夜露每日一換新水攪而澄之春夏三秋七冬十日去水曝乾如玉片以糯米粉作稀糊丸如菉豆大每服二十九生薑湯下無時如癱瘓酒下小兒驚風薄荷湯下三五丸

喻嘉言曰此方治風痰之上藥然雖經鍊溫性猶存熱痰迷竅非所宜施

壽頤按此方本用青州范公泉之水澄粉故方以地名如阿膠之類取水性之沉重者以開痰降濁烏附星夏皆用其生而澄浸去毒又是製煉之一法然本性猶存誠如嘉言之論要知製方之意必爲陰竊猝乘眞陽欲亡者立法猶之三生飲而其毒稍減其性較和雖曰專治風痰須知風非外風而痰是寒痰本非通治熱痰之劑用生薑湯下者仍是爲星夏烏附解毒之計初非欲以疏泄外感

風寒若曰癱瘓酒下。則苟是肝陽溫以濟溫。殊非良法。而小兒驚風。尤多肝火上壅。更非所宜。乃用薄荷湯下。是又以爲外感之風。而欲其疎泄。甚非立方之旨。惟中氣虛寒之慢脾風。其痰上塞。或可用此。然證已頻危。恐亦無濟。而更取薄荷泄散以爲導引。尤爲悖亂。此欲用古方者。所宜細心探討。而必不可人云亦云者也。

指迷茯苓丸。治中脘留伏痰飲。臂痛難舉。手足不能轉移。背上凜凜惡寒。

半夏麴 貳兩 茯苓 壹兩 枳殼 風化硝 各半兩 薑汁打神麴糊丸。梧子大。每服三

五十九淡薑湯下。

壽頤按此方爲中都留飲而經隧不利者立法。蕩滌其垢膩。則機械自靈。本非治肢節痺着之病。又爲治痰飲者。別出一副機軸。

控涎丹 治脇下痰積作痛。

甘遂 大爲 白芥子 等分爲末。麴糲丸。薑湯下。十五丸至二十九。

壽頤按此攻逐痰涎之峻劑。古書主治。謂忽患胸背腰膀手脚痛不可忍。牽連筋骨。坐臥不寧。走移

忽然而起
四字最宜
神聖是腦
病也

無定。是痰涎伏在胸膈上下。變爲此病。或頭重不可舉。或神志昏倦。多睡。或飲食無味。痰唾稠黏。口角流涎。臥則喉中有聲。手脚腫痺。疑是癱瘓。但服此藥數服。其病如失。云云。是卽痰塞中州。氣逆上壅。神經不用之證。故有以上諸恙。忽然而起。古人立法。不治其肢節之痺痛。而專逐其痰涎。剿破巢穴。去其憑依。則機關自利。正是其手眼之獨高處。與指迷茯苓丸用意同。而用藥更猛。常隨其緩急。輕重。而擇用之。張石頑謂形盛色蒼。氣壯脈實之人。有以上諸證者。宜之後以六君調補。若氣虛。白大便不實。小便清利者。誤服之。則不旋踵而告變矣。

礞石滾痰丸 王隱君養生主論 治頑痰積滯

青礞石 壹兩 沉香 伍錢 大黃 酒蒸熟切晒 黃芩 各捌兩

右礞石打碎。用餒醋壹兩。同入瓦罐。泥固火煨。石色如金爲度。研末和諸藥。水丸。梧子大。白湯。食後服。人壯氣實者。可至百丸。當下痰積惡物。

齋頤按。頑痰痼積。非攷不可。王隱君專以此方見長。讀其治案。未免恃之太偏。言之過甚。然果有實滯。亦不能不用此法。惟痰之與飲。病情不同。飲是清稀之涎。屬於寒化。攻飲者宜茯苓丸。控涎丹之

類痰是凝厚之質屬於火化攻痰者宜此方亦不可混同論治者也

貝母瓜蒌散 治肥人中風口眼喎斜手足麻木左右俱作痰治

貝母 瓜蒌 南星 泡 荊芥 防風 羌活 黃一 黃芩 黃連 白朮 陳皮 半夏

湯泡七次 薄荷 甘草 炙 威靈仙 天花粉 各等分 加生薑煎

喻嘉言曰中風證多挾熱痰而肥人復素有痰不論左右俱作痰治是矣但肥人多瘦風瘦人多實

火虛風宜用甘寒一派如竹瀝人參麥冬生地生葛汁生梨汁石膏瓜蒌玉竹胡麻仁等藥此方三

黃並用可治瘦人實火而不宜於肥人虛風存之以備實火生風生熱之選 壽頤按中風而手足

麻木甚至癱瘓不用皆痰熱上乘神經為病丹溪左氣右血本是空言此方以清熱泄痰為主謂不

論左右皆作痰治是能獨抒己見不為古書束縛識力固自有真究之此證之風純由痰熱生風初

非外感必不當參用外風之藥模稜兩可而方中猶有荆薄羌防則亦未能免俗乃喻氏謂中風症

多挾痰熱則其意固謂以外風而兼痰熱者也是不可以不辨

第六節 順氣之方

瘦人多火
是矣然肥
人亦多有
痰熱不可
概以為虛
而投滋膩
是當以脈
證辨之

烏藥順氣散。局方。治暴中風氣攻注。遍身麻痺。語言蹇澀。口眼喎斜。喉中氣塞。有痰聲者。

麻黃 去根節泡 橘皮 烏藥 各貳兩 礞蠶 炒 川芎 枳壳 甘草 炙 白芷

桔梗 各壹兩 乾薑 炮伍錢

右十味爲散。每服半兩。加薑棗煎。

壽頤按內風暴動。皆痰與氣之上逆。治此者。必以降其逆氣爲要務。此方以順氣爲名。其義甚善。烏藥。陳皮。枳壳。桔梗。皆行氣散結之用。而陳皮化痰。礞蠶定風。尤有深意。惟芎芷上行。麻黃散表。不合內風之用。而古人必雜以此類藥物者。其意終謂風自外來也。

八味順氣散。嚴用和。凡患中風者。先服此順養真氣。次進治風藥。

人參 白朮 茯苓 陳皮 青皮 台州烏藥 香白芷 各壹兩 甘草 半兩 右咬咀

每服叁錢。水煎溫服。

壽頤按此方爲正虛而痰氣上逆者立法。故用四君加以行氣之藥。嚴氏謂內因七情而得者。法當調氣。不當治風。其意以爲七情氣逆。皆屬正虛。故必以參朮甘苓。先扶其正。方下所謂先服此以順

養正氣者其意未嘗不善而豈知痰壅氣升之時已是實症參甘白朮反增滿悶且白芷芳香上升頗猛既謂不當治風則此物已是矛盾總之漢唐以下對於此病皆在五里霧中所立方法本無一完善可用之劑是當爲古人曲諒者嚴又謂外因六澄而得者亦當先調氣後以所感六氣治之方下亦謂次進治風藥皆是膈膜不必求全責備

勻氣散

良方

治中風半身不遂口眼喎斜

白朮 烏藥 人參 天麻 各壹錢 沉香 青皮 白芷 木瓜 紫蘇 甘草 各伍分

加薑煎

壽頤按此方與前方大旨無甚區別雖參朮甘草尙嫌補塞痰壅者必非所宜惟烏沉青皮皆能宣泄氣滯而天麻木瓜有攝納之力最是切合要知此症純是內因之氣火上逆與外感風邪絕無關繫是以方中不雜羌獨荆防一味較之局方之用麻黃者尤爲純粹無疵惟白芷些蘇微嫌升散差有可議若易以枳實蘇梗則於順降之旨更無間然不謂喻嘉言錄入醫門法律乃謂身內之氣有通無壅則外風自不能久居而易方解散則製方之人本不爲外風而設何以作注解者必欲勉強

注成者亦
復何限如
不手得情
此一而手
正之而手
利筆

古書固不
可讀然
醫界中不
讀古書之
人古書不
可多得若
能於古書
之中擇其
而從之非
真學苟非
真學亦非
開學亦非
奈何亦非
奈何亦非
無何亦非
偏倚此流
一門借此
謀生以爲
此輩老

不。可。不。體。會。清。楚。否。則。作。繭。自。縛。永。無。辨。別。淄。澆。之。日。矣。

第七節 清熱之方

中風證治。但讀古書積命諸方。每謂古人皆爲外感寒風設法。寧不與肝風自煽氣血上菴之旨。背道而馳。然細釋千金外臺二書。則涼潤之劑。亦所恆有。已可見內熱生風之證。本是古今所同。而如許仁則之論。內風尤其剴切。詳明大開覺悟。固不待河間丹溪而始知其爲內因也。惜乎末學淺近。自安不求博覽。遂令古人良法。幾若無聞。以此談醫。能無舍陋茲錄涼潤清熱之劑。列爲一類。可知積命一派。本是一偏之見。必不可以療治內因之風。而學者欲爲切實有用之學。又安可擯絕古書束之高閣耶。

生葛根三味湯。外臺引許仁則療諸風病方。原文曰。此病多途。有失音。不得語精神。如醉人手。足俱不得運用者。有能言語手足不廢精神。恍惚不能對人者。有不能言語手足廢精神昏亂者。有言語手足精神俱不異常。而發作有時。每發即狂浪言語高聲大叫。得定之後。都不自省者。有發。

人所只有
行醫之嘆
也

則。狂。走。叫。喚。者。有。發。則。作。牛。羊。禽。獸。聲。醒。後。不。自。覺。者。有。發。即。頭。眩。目。眩。頭。痛。眼。花。心。悶。嘔。吐。經。久。方。定。者。有。每。發。頭。痛。流。汗。不。能。自。勝。舉。者。此。等。諸。風。形。候。雖。別。尋。其。源。也。俱。失。於。養。生。本。氣。既。偏。偏。有所。損。或。以。男。女。或。以。飲。食。或。以。思。慮。或。以。勞。役。既。極。於。事。能。無。敗。乎。當。量。已。所。傷。而。捨。割。之。靜。養。息。事。兼。助。以。藥。物。亦。有。可。復。之。理。風。有。因。飲。酒。過。節。不。能。言。語。手。足。不。隨。精。神。昏。恍。得。病。經。一。兩。日。宜。服。此。方。

生葛根 壹挺，長一尺，徑叁寸。 生薑汁壹合。 竹瀝 貳大升。 壽頤按權量之制，皆古小而
今大。隋以前之壹兩，當唐以後三分之一。唐世通用之權量，固已皆大。惟藥劑猶用古
法。所以唐世藥方其分量大約與古方相近。此唐人所以有大稱小稱之名也。然藥劑中或有用
當時之權量者，則加大字以別之。如此方之所謂貳大升，是其例矣。

右藥取生葛根，淨洗刷，搗極碎，搾取汁，令盡。又搗，即以竹瀝灑，再搾取汁，汁盡。又搗，不限遍數。以
葛根粉汁盡爲度。和生薑汁，綿瀝之，細細溫服。

附 千金竹瀝湯 治四肢不收，心神恍惚，不知人，不能言方。

外臺千金
是漢魏六
朝醫方之
淵藪習醫
者皆不可
不參問津
但珍事類
書體例增
假互見不
可盡信耳

證之於古

竹瀝貳升 生葛汁壹升 生薑汁叁合

右三味相和溫暖分三服平旦日晡夜各一服

壽頤按竹瀝生葛皆涼潤以清內熱薑汁以化痰壅且以監制竹瀝葛汁之過於寒涼讀許氏之論謂失於養生是即河間永不制火之旨所述失音不語精神如醉手足不用諸證豈非金匱之所謂不遂不仁不識人舌難言而許氏能知其病由內因藥主涼潤豈得謂古人之治中風者止有續命湯一法許氏此論豈不較之金匱切近病情惟近人多見金匱少見外臺遂不知有此議論耳此方雖未及潛降一層以治氣血上菴沖激腦經或未必遽有代效然柔潤清熱亦未嘗不可少殺其沖激之勢千金亦用此方以治肢體不收神情恍惚及不識不言之證更可見內熱生風之病本是古人所恆有而似此清熱涼潤之方又是六朝隋唐通用之治法後之學者慎弗徒執金匱寒虛相搏邪在皮膚一節而止知有外邪之中風也○壽頤又按葛根氣味俱薄能鼓舞胃氣升舉清陽發泄肌表故為傷寒陽明經主藥仲景桂枝加葛根湯治太陽病項背強汗出惡風是風寒入絡經隧不利之病則葛根有通絡散邪之功也葛根湯治項背強無汗惡風則葛根為升陽泄表之用也葛根

驗之於今

每用一藥而能如是醫學會求是

湯又治太陽陽明合病自下利葛根黃芩黃連湯治太陽病誤下而利遂不止是葛根能升舉脾胃下陷之清陽也葛根功用觀此數方之主治已可得其神髓下逮六朝則有用鮮葛根搗汁以治胃熱者是以名醫別錄有生根汁大寒之說而本草經亦有主嘔吐一條似又爲清胃定嘔之用然使果能定嘔止逆則必與升舉脾胃清陽一層自相矛盾亦卽與治二陽合病下利一條柄鑿不合今治麻疹不透而部不發者恆用乾葛根三五分和入泄表開肺隊中一劑卽能透出是其上升胃氣極爲迅速之明證而用之過當則爲頭痛顛頂痛夜不成寐若其人本有痰涎而胸滿泛兩者誤服乾葛必嘔吐不已則升陽而引動胃家逆氣爲害不小蓋葛根上升至月殊覺古人以治嘔逆必不穩恆雖曰鮮者搗汁涼潤可以下行當與乾者有間須知利於清氣之下陷者必不利於濁氣之上逆外臺千金以此方治諸風爲內熱而設其時未知是氣血上升之爲病用之以清胃熱固是古人常法然今旣悟澈氣血上苑之理則葛根挾上升之性必非此病鍼對之藥不可盡信古書率爾效颺反以貽害蓋凡用一藥皆不可不細心體會而深知其實在之利弊也近賢王孟英輩論溫熱之病忌表忌升於柴葛二藥恨於切齒畏如砒鴆雖有時未免言之太甚然輕率用之貽禍甚巨升散

不昌明之
理然心粗
氣浮之流
必不可以
語此

發表之價事固非陶節庵輩所能知也。

生地煎 千金 治熱風心煩悶及脾胃間熱食不下方。

生地黃汁 枸杞根汁 各貳升 生薑汁 酥 各叁升 荆瀝 竹瀝 各伍升 天冬

人參 各捌兩 茯苓 陸兩 大黃 梔子仁 各肆兩

右十一味、搗篩五物爲散、先煮地黃等汁成煎、次內散藥、攪和服一七日、再漸加至三七、覺利減之、醫門法律引此方、地汁杞汁、作各五升、姜汁酥、作各一升、薑汁較少、似爲合法、俟更考之、壽頤按熱風而心煩悶、是內熱所生之風、脾胃內熱而致、不能食、則壅塞甚矣、故於涼潤隊中、加大黃、以泄其積熱、又是一法、方中冬地人參、養陰潤燥、於燥熱之症爲宜、若有痰壅、不可混用、生薑汁殊嫌太多、宜減去十之九。

千金治積熱風方

地骨皮 萎蕤 丹參 黃耆 麥冬 澤瀉 各三兩 清蜜 薑汁 各壹台 生地汁

貳升 右九味、以水六升、煮六味、取二升、去滓、內生地汁、更緩火煮、減一升、內蜜及薑汁、又煮一

沸藥成溫服三合日再

壽頤按風病而曰積熱則熱自內積風自內動豈不瞭然選藥全用甘寒無非爲陰虛於下陽浮於上內熱生風者設法此亦古方而病情藥理如是豈得謂古之中風皆外來之寒風邪

排風湯 千金 治諸毒風邪氣所中口噤悶絕不識人及身體疼痛面目手足暴腫者

犀角 貝子 羚羊角 升麻 各壹兩

右四味爲散以水二升半內四方寸匕煮取一升去滓服五合

壽頤按方下所謂口噤悶絕不識人身體疼痛等證固是肝風暴動上沖入腦神經不用之病其用犀角貝子平肝潛陽清熱息風而兼鎮逆以治內風皆是吻合必有捷效可知製方之意固亦見到內熱生風是以投此三物然方下乃謂諸毒風邪氣此中則仍誤認爲外來之風邪夫豈有犀角貝子可知外中風邪之理反覺藥不對病自盾自矛如此說法大不可解且使良方妙用晦而不顯蓋方下主治已非此藥真旨吾恐古人立方本意必不若是惟方中難以升麻一味上升泄散則古人終謂此症之必挾外邪也願謂宜以天麻易之

石膏湯 千金 治脚氣風毒熱氣上衝頭面而赤。瘧急令人昏憤。心胸恍惚。或苦驚悸。身體戰掉。

手足緩縱。或酸痺。頭目眩重。眼反鼻辛。熱氣出口中。或患味甜。諸惡不可名狀者。

石膏 龍膽 升麻 芍藥 貝齒 甘草 鱉甲 黃芩 羚羊角 各壹兩 橘皮 當歸

各貳兩 右十一味。咬咀。以水八升。煮取叁升。分三服。

壽頤按此方下所謂風毒熱氣。上攻頭面。而熱瘧急。令人昏憤。恍惚驚悸。身體戰掉。手足緩縱。頭目眩重。眼反鼻辛。熱氣出口。味甜等證。病狀多端。無一非內熱生風。腦經發亂。爲病而藥用涼潤。潛降泄熱。收攝更覺無一不是對證之良藥。古人雖尙未發明神經之病。而立方如此。實能一暗合。潛陽息風之旨。此是古方中之最不可多得者。然病已熱氣上衝。地加於天。而方中猶有升麻助其上越。終是古人誤會。卽常歸氣味亦是辛溫上升。在古人雖以爲活血通絡之用。然今日既知是氣血上升。爲病則凡屬升散皆當禁絕。

芎藭酒 千金 治腦風頭重。頸項強。眩。淚出。善欠。欲眠。睡憎風。劇者耳鳴。眉眼疼。滿悶吐逆。眩

倒不自禁。諸風乘虛經五藏六府。皆爲狂癩諸邪病。悉主之。

芎藭 辛夷 天雄 人參 天門冬 柏子仁 礞石 石菖 茵芋 山茱萸 白頭翁
桂心 秦芫 各叁兩 松蘿 羚羊角 細辛 薯蕷 萹蒲 甘草 各貳兩 雲母 壹
兩 燒令赤末爲粉 防風肆兩

右二十一味、咬咀、以酒二斗、漬七日、初服二合、漸加至五合、日三、

壽頤按方下所謂頭重淚出耳鳴眉眼疼諸症無一非肝風自動之病若滿悶吐逆眩倒不禁或爲
癲狂則氣血上沖腦經昏亂矣此方主治名以腦風可見古人亦未嘗不知病之在腦而藥用羚羊
清肝磁石石膏重墜攝納天冬柏仁白頭翁涼潤清熱以定內動之風火證治非不符合然古人習
慣凡是風病無不以爲外來之邪所以有諸風乘虛經五藏六府之說且隱隱然有外風非溫燥不
可之意即使確有內熱見證重任涼藥而亦必雜以桂附細辛之屬自盾自矛恬不爲怪製方龐雜
亦必不能爲古人諱此則本方諸味不特天雄茵芋桂心細辛必爲內風上擾之鴆毒卽山萸雲母
皆溫養腎肝亦非所宜者芎藭辛夷防風溫升疏散均是禁藥且酒之上升尤爲抱薪救火是皆古
人誤認外風之治法欲用古方必不可食古不化

得此方以證古人之常用之藥所多慮者非是言然非亦何能於中得確據

五補丸 千金 凡風服湯藥多患虛熱翕翕然宜除熱方 頤按方中黃芩重出必有一誤

防風 人參 菝葜 乾地黃 羚羊角 麥門冬 天門冬 各壹兩半 芍藥 獨活

乾薑 白朮 丹參 食茱萸（一云山茱萸） 甘草 茯神 升麻 黃芩 甘菊 地骨

皮 石斛 牛膝 五加皮 薯蕷 各貳拾銖 秦艽 芎藭 桂心 防已 生薑屑 黃

芩 各壹兩 附子 拾捌銖 石膏 叁兩 寒水石 貳兩 右三十二味爲末蜜和丸如

梧子大生薑蜜湯服二十九日三稍加至三十九

壽頤按方下謂凡風服湯藥多患虛熱可見古人治風恆用溫藥自有流弊甚至特立此方以除內

熱更可見古時已多內熱生風之症然此方本以除熱而仍有桂附乾薑則古人之癖真不可及且

防風芎藭獨活升麻亦必非內熱生風之所宜也

延年急療偏風膈上風熱經心藏恍惚神情天陰心中惛惛如醉不醉方 外臺祕要

淡竹瀝 叁升 若熱多用竹瀝冷多用荆瀝 羚羊角 貳分 屑 石膏 拾分 碎 茯苓 陸

分 右四味以水一斗合竹瀝煮取一升五合去滓食後分爲三服常能服之永不畏風發

醫正食前
食後服藥
人之上行
入之說此
正人理此
是中之處
想人之倍
未之前也

毒頤按方止四味。平肝清熱息風。化痰面而皆到此。古人療治內熱生風之最良方劑。方後所謂常能服之。永不畏風發。固明謂風自內生。所以有不時發動之慮。若果是外感之邪風。則何所謂發與不發耶。頤又按古人服藥。恆有食前食後之法。說者謂宜在上部者。宜食先而後服藥。欲使藥浮於上。易於上行。病在下部者。宜先服藥而以食壓之。欲使藥沉於下。速於下達。觀此方服於食後。蓋以風熱上壅。病在上焦。故先食後藥。亦是欲其上行之意。可知此等服法。由來已古。然服藥治病。不過藉其氣味之運行。可以疏通痰苦。必非所服之藥物。即能直達病所。則所賴皆中清淨。然後飲藥入胃。而運化之力。既專藥性亦純。而不雜其效。始速若胃中之食物未化。而藥與食和氣味俱雜。藥力無不銳減。爲利爲害。可想而知。尙何望其上行。下行。可以速效耶。此亦醫家舊說之一大弊竇也。

薏苡仁等十二味飲。外臺引許仁則療風熱未退方。

薏苡仁 壹升 萎蕤 伍兩 生麥門冬 貳兩 去心 石菖 捌兩 碎 生薑 捌兩

杏仁 陸兩 去皮尖兩仁者碎 烏梅 肆拾枚 擘 生犀 角屑 地骨白皮 各叁兩

人參 貳兩 竹瀝 壹升 白蜜 貳合

右藥切以水一斗煮十味取三升去滓內竹瀝白蜜攪調細細飲之

壽頤按外臺所錄許氏數方皆爲陰虛陽越內風上冒者立法此方涼潤之力尤專而玉竹麥冬滋潤養陰烏梅柔肝收攝更爲滋養肝陰招納浮陽而設以治陰虛於下陽升於上最爲切近則無痰者最爲合宜而氣升痰升者亦當知所裁改也

苦參十二味丸 外臺引許仁則療風熱未退方

苦參 乾薑 芎藭 各陸兩 玄參 丹參 人參 沙參 白朮 各伍兩 地骨白皮

獨活 各肆兩 薏苡仁 蜀升麻 各貳升

右藥擣篩蜜和爲丸如梧子大用薏苡仁飲下之（頤按薏苡仁飲卽上方）初服十五丸日再服稍稍加至三十九

壽頤按此方卽前方之意惟川芎乾薑獨活升麻則仍當時通治外風之法 黃蓮八味散 外臺引許仁則療諸風熱氣少退熱未能頓除者方

黃蓮 黃芩 乾薑 蜀升麻 知母 乾地黄 各壹斤 梔子仁 大青 各半斤

右藥搗篩爲散，每食後飲服一方寸，七日再服，稍加至二七，若能食，飲適寒溫，男女節勞逸，候體氣服前方，乃至終身無熱病，急黃暴風之感。

壽頤按此方除乾薑升麻外，苦寒甘寒，唯以清泄內熱爲事，方下所謂終身無熱病，暴風者是寒泄熱而內風不作之明效也。

廣濟療熱風頭旋心悶衝風起卽欲倒方 外臺祕要

麥門冬 去心 山茱萸 茯神 苦參 各捌分 地骨皮 薯蕷 人參 蔓荊子 沙參

防風 芍藥 枳實 大黃 各陸分 甘菊花 龍膽 各肆分 右十五味搗篩蜜丸每

食訖少時以蜜水服如梧子大二十九日，二漸加至三十九

壽頤按熱風頭旋卽肝陽風動而頭目爲之眩暈也，風起欲倒則氣血上升，腦神經發亂之候，方用苦寒甘寒清熱下奪亦是泄降之意，惟蔓荊防風仍是疏泄外風之藥耳。

天麻丸 澤古保命集 治腎藏虛熱生風

天麻 牛膝 二味酒浸二日焙 川萆薢 黑豆參 羌活 各肆兩 當歸 拾兩 杜仲

酒炒七兩、附子、炮去皮壹枚、生地黄、酒浸、焙壹片、爲末、煉蜜丸、梧子大、侵晨沸湯、臨臥溫酒下、五七十九、

壽頤按方下明言腎藏虛熱生風是製方之旨明爲肝腎相火不藏化風上擾者設法藥用天麻牛膝沈重下達使龍相之火安其窟宅而內動之風陽自息玄參生地寒涼滋潤養水之源則虛陽不致復動更以葶藶杜仲泄導濕熱則濁邪自滌而正氣自安用意非不周到其以天麻爲方名者本取定風之義昔人謂天麻爲定風草有風不動其能鎮靜息風已可概見而入藥又用其根質大而重明淨多脂故能攝納虛風滋養陰液乃俗學不察誤以爲祛除外來風邪之藥則大謬矣惟此方明以鎮息內風爲主而方中反用羌活之辛溫升散以振動之終是古人外風內風不甚分別之過其用附子一枚者蓋謂腎陽亦虛欲其引之歸宅然既因虛生熱則附之溫補下元亦必不合又當歸雖曰補陰補血究之氣味芳烈辛溫善動此方乃重任以爲主宰豈不助其虛熱動其虛風是皆製方之未盡純粹者不可不知所去取喻氏法律收此方謂治腎熱生風熱盛則動宜以靜勝其躁說理未嘗不是要之本方中有附子羌活當歸必不可概以爲靜藥又張石頑之論此方謂方中雖

以歸地補養陰血爲君其妙用全在天麻與牛膝同浸同焙使風痰濁澤咸從下趨而不上逆又以葷篩杜仲以祛在裏之濕熱云云是真能識得製方之精義者乃又謂其得力處在以附子之雄烈引領歸地直入下焦填補其空使風邪無復入之慮抑知此是內熱而動風本非外來之風方內附子且惡其擾動腎熱大背喻氏靜以勝躁之義而顧可謂其得力在此填補空虛以杜風邪之復入則誤信嘉言侯氏黑散之謬論勉強盲從而不自知其走入魔道者且酒性升發走而不守方下既曰虛熱生風則真陰既虛浮陽上越靜以攝之猶虞不逮又何可酒浸酒焙助其發越此又藥與病反者亦與嘉言以靜勝躁之義大相矛盾况在今時氣血上沖之理亦既昭然大白於天下則後之學者卽欲採用成方亦當知所裁改矣

涼膈散 局方 治溫熱時行表裏實熱及心火亢盛目赤便秘胃熱發斑

大黃 酒浸貳兩 芒硝 壹兩 甘草 灸陸錢 連翹 黃芩 山梔 各壹兩 薄荷

棗錢 爲散每服肆伍錢加竹葉十五片蜂蜜少許水煎溫服日三夜二服得下熱退爲度

本無竹葉有薑一片棗一枚葱白一莖

嘉言以論
中外常以
風而受之
獨能知其
爲風木合
君相二才

壽頤按此方本爲熱聚膈上而設。芥、楮、連、翹、竹、葉、專消上焦之熱。硝、黃、特以導熱下行。本非欲其直瀉。故黃用酒製而更以蜂蜜炙草甘以緩之。皆欲其留戀遲行不遽下泄。則上焦之熱與藥俱行。一鼓而奏廓清之績。方後所謂得下熱退是其徵也。局方本以治時行熱病之表裏俱熱者。故用薄荷兼以疏表。又以通治感冒風熱。故或加生薑、葱、白、張路玉謂硝、黃得枳、朴之重著。則下熱承之而順降。得楮、芥、翹、薄之輕揚。則上熱抑之而下清。此承氣涼膈之所由分。頤謂和劑此方雖非爲中風而設。然內風暴動之病無不膈熱如焚。以致化風上擾昏眩。無知苟能泄導其熱。則氣血之上菀者自然投匕而安。古有防風通聖散一方。謂治西北卒中內外熱極。其方卽涼膈散加麻、黃、石、膏、滑、石、白朮、防、風、荆、芥、桔、梗、川、芎、當、歸、芍、藥、生、薑。其用麻、黃、荆、芥、芎、歸。雖仍是認有外風。不脫溫升疏散舊習。然硝、黃、石、膏、楮、芥、楮、芍、大、隊、清、火、亦、可、見、其、證、之、內、熱、如、焚。所以用藥若是。則所謂西北卒中病亦猶是內熱所生之風。麻防歸芎終是可議。喻嘉言錄涼膈散於中風篇。稱其治心火上盛。膈熱有餘。目赤頭眩。口瘡唇裂。吐衄涎稠。黏二便淋悶。胃熱發斑。小兒驚急。潮搖瘡疹。黑陷大人諸風。癱瘓手足掣搦。筋攣疼痛。且謂中風證之大勢。風木合君相二才。主病多顯。膈熱之證。古方用涼膈散。

主_中蓋其病
所見之病
必多內因
之風故能
有此見到
靜喻氏到
極類教所
以能隨機
變化也

最多。如清心散。即涼膈加黃連。轉舌膏。即涼膈加葛蒲遠志。活命金丹。即涼膈散加青黛藍根。蓋風火之勢。上炎胸膈。正燎原之地。所以清心甯神。轉舌活命。涼膈之功。居多。不可以宣通腸胃之法。輕訾之云云。推重此方甚。至更可見內風內熱。自古為然矣。

瀉青圓。錢仲陽小兒藥證真訣。治肝熱搖擗脈洪實者。

當歸。去蘆頭。切。焙。龍腦。川芎。山梔子仁。川大黃。濕紙裹煨。羌活。防風。去蘆

頭。切。焙。右等分為末。煉蜜和圓。鷄頭大。壽頤按雞頭。今稱芡實。以芡實帶殼時。有毛刺。其開

花處。尖銳。形如雞之頭。吟吳人土語。尙有此名。考本草經。止稱雞頭實。說文云。芡雞頭也。周禮籩

人。加籩之實。芡。鄭注。芡雞頭也。方言廣雅。亦稱雞頭。淮南子。說山訓。鷄頭已瘦。高誘注。曰。水上芡。

知鷄頭之名。由來最古。而吾吳土語。固二千餘年相承之舊。非俗諺也。每服半圓。至一圓。煎竹

葉湯。同沙糖。溫酒化下。壽頤按此方。諸書多有。龍腦皆作龍腦草。惟建德周氏刻錢氏小兒藥

證直訣。則作龍腦。考龍腦大寒。清肝之力。勝於龍膽。藥雖異。而理可通。但錢氏此書。世無單行舊

本。乾隆時武英殿有聚珍板本三卷。已從永樂大典中掇拾排纂而成。則當時開四庫館。廣搜博

固本獨用
龍腦即因
其每服止
一丸或半
丸而知其
不誤是字
書於無字
凡而得之
當讀古書
眼力當具
此

內。尙未得此。至光緒中周學海刊入叢書。乃謂得宋刻舊本。今始從周本錄入。惟錢氏諸方。凡用龍腦。分量皆輕。而此方與諸藥等分。似亦不合錢氏體例。但此是丸子。而每服僅芡實大之半丸。至一丸。藥共七味。則龍腦雖與各藥等分。所服亦不為太多。若是龍腦草。則七味均是草藥。氣服一丸。頗覺病重。藥輕恐不中病。則周本之作龍腦者。似非誤字。今未見聚珍板本。俟更考之。又坊本薛氏醫案中。亦有此書。則已為立齋重編。恐不足據。又各書中多引是方。皆作彈子大。每服一丸。雖同是一丸。而丸之大小。殊則各本固在用龍腦。膽者也。

壽頤按錢氏此方。以治肝熱。搖擗脈洪。實者固治內熱。生風以清肝泄熱。為主。本非治外感之風。則方中羌防川芎。辛升溫散。大非所宜。惟龍腦。楮軍。為合用耳。而各醫書中之引此方者。其主治皆作治中風。自汗昏冒發熱。不惡寒。不能安臥。此是風熱煩躁云云。則以為治外受之熱風。至錢氏主治肝熱之意。全然不合。一內一外。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且川芎羌防。亦非外感風熱之所宜也。

龍膽瀉肝湯。局方。治肝膽實火。脅痛口苦。耳聾或耳痛。頰腫耳前後腫。及陰濕熱癢。瘡瘍湖濁。澀血脈。強勁不撓者。

龍膽草。酒洗。黃芩。酒炒。山梔子。澤瀉。木通。車前子。當歸。酒洗。柴胡。甘

草。生地黃。水煎服。

當歸龍薈丸。河間宣明論。治肝經實火頭痛暈眩顛頂熱痛耳脹耳聾驚悸搖擗躁擾狂越大

便秘結小澀滯或胸脅撐攢結痛脈弦大有力數實者。

當歸。龍膽草。黃芩。黃連。梔子。各酒炒壹兩。蘆薈。大黃。青黛。各五錢。廣木

香。貳錢半。麝香。半錢。爲末神麪和丸。

壽頤按瀉肝湯龍薈丸二方皆爲肝木鬱熱而設。但一則濕與熱蒸病在經絡而尙未窒寒藏府故龍膽芩歸皆用酒洗欲其上行經隧而以木通車前導之從小便而出且惟恐苦降滲泄抑遏太甚而肝膽之氣更窒則以柴胡春升之氣疏達木鬱此苦寒泄降隊中獨用柴胡升陽之旨也一則實結不通經絡大府俱塞二便不快故以蘆薈大黃大苦大寒蕩其蘊熱泄其滯穢雖一爲滲泄一爲攻逐立法不同而其爲清滌濕熱疎通滯氣則大旨相近凡肝膽積熱變生諸病而脈來弦勁滑實者非釜底抽薪導通鬱熱不易速效此二方者雖非爲內風病設法然木火既旺卽自生風凡由實

剛。盡。尋。常。
 各。方。是。作。
 獨。高。感。而。
 兼。肝。之。滋。
 陰。肝。是。探。
 定。木。窮。又。是。
 理。不。易。之。一。

熱而動風者氣麤息高狂躁多怒此二方亦多適用之處

第八節 滋養之方

內風乍定痰壅既開自當滋養以培其本庶幾陰液漸充可以持久而無變幻否則風波初過彼岸未登惟恐駭浪復興狂飈益肆而欲以破壞之舟楫常與怒濤相激戰終慮有滅頂之災此中風家恆有頻發頻愈而忽爾一蹶不可復振者皆元氣未復真陰未充善後之術未盡完善也惟是滋養之法不一而足相體裁衣或養陰或補中斷非空言所能詳盡而如四君四物養榮歸脾等方又是盡人能知更何必徒學妙胥借充節幅但此症之火升氣升生風上激擾亂神經終是肝腎陰虛浮陽徒動必以滋養肝腎真陰為劃理必需之品爰采數則以見一斑

集靈膏 從王秉衡重慶堂隨筆 人年五十陰氣先衰老人陰虧者多此方滋養真陰柔和筋骨

西洋參 取結實壯大者刮去皮飯上蒸九次日中晒九次 枸杞子 懷牛膝 酒蒸 天冬

麥冬 懷生地 懷熟地 仙靈脾

右八味等分熬成膏白湯或溫酒調服

壽頤按此方始見於繆仲先醱醒齋廣筆記。云出內府補心腎益氣血方止七味。無仙靈脾。而用人參。又張錫三治法彙亦載之。則更無牛膝。云治一切氣血兩虛。身弱咳嗽者。罔不獲效。凡少年但覺氣弱倦怠。津液少。虛火上炎。急宜服之。免成勞損。王氏謂參價甚昂。非大力者不能致。易以西洋參可與貧富共之。方名集靈。當以有仙靈脾者爲是。王國祥謂惟魏玉璜善用此方。續名醫類案。極言其功效。又謂此卽人參固本加味也。峻補肝腎之陰。無出此方之右者。頤按柔潤滋填。而擇仙靈脾之溫煦陽和不嫌燥烈者。以調濟之。使陰陽平秘。而不偏於滋膩。陰柔是製方之妙。義若嫌其助陽而刪去之。則純是滋填。無一辛陽和之氣。誠屬非是。且方名集靈。果無仙靈脾。亦有集而不靈矣。牛膝所以導引諸藥。歸於下焦肝腎之部。亦不可少之品。惟下元不禁者忌之。若用以爲類中善後。欲陰填。則牛膝下達。尤不可少。王易人參以洋參。欲其價值廉而功效近似也。然洋參苦寒。滋養之力甚薄。僅能潤肺胃。燥火尙有微效。若欲滋補真陰。必不足以語此。且今日之西洋參。價貴兼金。有名無實。甚不足取。不如倍用沙參。尤爲相近。且遼參之普通者。亦不甚貴。固不必效王公巨家。必以六百換八百。換爲良品也。

六味無錢氏以方
來無錢氏以方
藥今得陰不視
此悅然解得如
不悅然解得如
悟景岳終薛
趙夢岳終薛
明達如仲
陽亦未免
失者亦發
謂之新發
高氏此方
過視之不
味耳抑之
丹皮中知
法而恰用
身而恰用

滋水清肝飲 高鼓峯 治陰虛肝氣鬱窒胃脘痛脅痛脈虛弦或細軟舌苔光滑鮮紅者

方卽六味地黃湯加歸身白芍柴胡山梔大棗

壽頤按自薛立齋張景岳趙養葵輩濫用六味地黃而世之醫者無不視六味爲滋陰補腎必須之品抑知六味之品本從八味腎氣丸而來原爲腎氣不充不能鼓舞真陽而水道不利者設法故以桂附溫養腎氣地黃滋養陰血而卽以丹皮泄導濕熱茯苓澤瀉滲利小水其用山藥者實脾以堤水也立方大旨全從利水着想方名腎氣所重者在乎氣之一字明非填補腎陰腎陽之意至錢仲陽而專用六味以治小兒腎虛究竟丹皮茯苓瀉偏於滲泄洞能識得腎氣丸之本意而今之俗醫且皆以爲滋填補腎之藥則中薛趙景岳之毒葫蘆依樣而未嘗以方中藤性一思之耳卽有爲六味作說解者輒曰補中有瀉所以靈動要之皆皮毛之論模糊敷衍實未能洞見癥結高氏是方雖亦從六味而來而加以歸芍柴胡能行血中之氣疎肝絡之滯斂肝家之陰滋補中乃真有流動之機且以丹皮山梔茯苓澤瀉清泄肝經鬱熱治脹脹痞滿等證恰到好處所以可取以視單用六味者大有區別讀者不可與立齋景岳養葵之書作一例觀也

說明始覺
是方不
同流俗
考真高氏
之知已也

一貫煎 魏玉璜 治肝腎陰虛氣滯不運脅肋攻痛胸腹爲脹脈反細弱或虛弦舌無津液喉噎
乾燥者

沙參 麥冬 生地 歸身 枸杞子 川棟子 口苦燥者加酒炒川連

壽頤按脅肋脹痛皖腹撐撐多肝氣不疏剛木恣肆爲病治標之法每用香燥破氣輕病得之往往有效然燥必傷陰液愈虛而氣愈滯勢必漸發漸劇而香藥氣藥不足恃矣若脈虛舌躁津液已傷者則行氣之藥尤爲灼毒柳洲此方雖是從固本丸集靈膏二方脫化而來獨加一味川棟以調肝氣之橫逆順其條達之性是爲涵養肝陰之第一良藥凡血液不充絡脈窒滯肝胆不包而變生諸病者皆可用之苟無停痰積飲此方最有奇功陸定圃冷盧醫話肝病一節論之極其透澈治肝胃病者必知有此一層理法而始能覺悟等用青陳烏朴沉香木香等藥之不妥且此法固不僅專治胸脅皖腹撐撐脹痛已也有肝腎陰虛而腰膝痠痛足軟無力或環跳髀樞足跟掣痛者授以是方皆有捷效故亦治痢後風及鶴膝附骨環跳諸症讀續名醫類案一書知柳洲生平得力者在此一著雖有時未免用之太濫然其功力必不可沒乃養陰方中之別出機杼者必不可與六味地黃同

日而語若果陰液虛甚者則方中沙參尚嫌力薄非遼參不可而脾胃陽衰者則高麗參亦其宜也
○口苦而燥是上焦之鬱火故以川連泄火連本苦燥而入於大劑養液隊中反爲潤燥之用非神
而明之何能辨此

滋營養液膏 薛一瓢方

女貞子、旱蓮草、霜桑葉、黑芝麻、黃甘菊、枸杞子、當歸身、白芍藥、熟地黃、黑

大豆、南燭葉、白茯苓、葳蕤、橘紅、沙苑疾藜、炙甘草、天泉水熬濃汁入黑驢皮膠

白蜜煉收

壽頤按此方彙集峻養肝腎二陰諸物意在厚味滋填而參用輕清靈動尙不至於呆笨重濁所以
可法服之者亦必無滯膈礙胃之虞 又按凡服食之藥古人製方本是立之大法示以儀型須於
臨用之時相體裁衣隨其人之體質而斟酌量度審擇增損卽方中諸物尙可隨宜去取換羽移宮
與時進退並非教人死於字句之間呆抄呆用所以近賢定方膏丹丸散間有不載藥量者其謬掖
後進欲其能自變化庶幾活潑潑地連用無窮其意深矣近賢商務書館編有所謂醫學辭典者所

錄此方。注明前十四味各四兩。末二味則各二兩。無論其是否合宜。而以熟地、黃極重之質。與橘紅、桑菊等之輕清者。同一分量。試觀古近成方。有如是之毫無軒輊者。否。可見編輯者原是門外人。致有如此之無法。而乃託名醫林。則吾國醫學。真掃地盡矣。壬戌二月山雷識。

心脾雙補丸。薛一瓢方。

西洋參、蒸透、白朮、蒸熟、茯神、甘草、生地黃、丹參、棗仁、炒遠志肉、北五味、麥門冬、玄參、柏子仁、黃連、香附、製、川貝母、桔梗、龍眼肉。

壽頤按是方從歸脾湯加減。亦與集靈膏異曲同工。其用黃連者。卽魏柳洲一貫煎加法也。

左歸飲。張景岳方。治腎水不足。

熟地、山藥、枸杞子、炙甘草、茯苓、山茱萸。

壽頤按是方卽六味之變。以杞子、炙草、易丹皮、澤瀉。滋養肝腎之陰。誠在六味之上。而無滲泄傷津之慮。此景岳之見到處。然尙嫌呆板。而欠靈動。以少氣分之藥。故也。其左歸丸方。則卽此六物。去汁草、茯苓。而加牛膝、兔絲、龜鹿二膠。尤其滯矣。

第九節 通絡之方

內風暴仆而忽然支體不隨。經絡掣痛。皆氣血上苑。腦神經忽然不用之病。此非通經宣絡活血。疏風之藥所可妄治者。古人不知此理。每於暴病之初。治其肢節。則走竄行經。反以擾動其氣。火更以激之。上升必有。大害。而無小效。然在旬月之後。大勢已平。而肢節之不用如故。則神經之功。用已失。肢體之偏廢已成。痼疾難瘳。調復豈易。古來治痺之方。大率皆爲此設。法則通絡行經。亦治醫者不可不知。姑錄數方以備一解。

獨活寄生湯。千金 腰痛者。皆由腎氣虛弱。臥冰濕地。當風得之。不時速治。流入腳膝。爲偏枯。

冷痺。緩弱疼痛。或腰痛。攣脚重痺。宜急服此方。

獨活 秦兩 寄生 杜仲 牛膝 細辛 秦芩 茯苓 桂心 防風 芎藭 乾地黄

人參 甘草 當歸 芍藥 各貳兩

右十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三服。溫身勿冷。古今錄驗無寄生。有續斷。肘後有附子一枚。

無寄生人參當歸甘草。

壽頤按此方治風寒濕邪痺着之主方以獨活爲君通行經絡祛風解寒勝濕其輔佐諸藥除參甘地芍之養陰數味外無一非風寒濕三氣之正將方雖出於千金而肘後及古今錄驗俱有之可知古人甚重此方尙非孫氏所自製此通絡祛邪活血養血之祖方也凡古今治肢節病之方無不從此化出惟桂心細辛等物古人終爲寒邪立法而內熱生風之病縱然調治數日大勢已平通絡可也如此溫藥必不可試

此爲內熱
生風支節
痺痛者補
出仍忌溫
燥一唇蓋
古人治痺
諸方無一
非爲寒濕
立法也

白欬薤苳湯。千金。治風濕拘攣不可屈伸。

白欬。薤苳仁。芍藥。桂心。酸棗仁。牛膝。乾薑。甘草。各壹升。附子。叁枚。破炮。右九味以醕酒二斗漬一宿微火煎三沸每服一升日三扶杖起行不耐酒者服五合。

壽頤按白欬除風熱散結氣薤苳牛膝皆主拘攣無非宣通濕邪之痺者桂附乾薑則治寒濕也翼方更加車前亦導濕之意。

菊花酒。千金。治男女風虛寒冷腰背痛食少羸瘦無顏色噓吸少氣去風冷補不足方。

菊花。杜仲。各壹斤。防風。附子。黃耆。乾薑。桂心。常歸。石斛。各肆兩。紫石。

此又古人煎藥之一法

英、計蓉、各伍兩、葶藶、獨活、鐘乳、各捌兩、茯苓、叁兩、右十五味以酒七斗漬五日、日服二合、稍加至五合、千金翼無乾薑

壽頤按是方為虛寒風冷者立法。故以附桂乾薑鐘乳溫養為主。葶藶杜仲獨活當歸皆宜通經絡之意。漬酒者欲其行之迅利也。古今通絡之藥。漬酒之法最多。千金翼風門甚至別為一類。錄此以見一斑。

桑枝煎 外臺引張文仲方 療偏風及一切風

桑枝 剉壹大升、不用全新嫩枝、一味、以水一大斗、煎取二大升、每日服一盞

壽頤按桑之為用最多。枝葉根莖都無棄物。能通血氣。利經絡。治支節之病。桑枝尤其奇功。不用新嫩枝者。欲其力之厚也。濃煎醱厚。因謂之煎。與湯飲微有分別。亦可熬作膏用。宋張李明嘗患兩臂痛。服諸藥無效。一醫教以桑枝一小升。切細妙香。水煎服。數劑而愈。可見此方之實效矣。

張文仲療一切風。乃至十年二十年不差者方。外臺

牛蒡根 壹升、生地黃、牛膝、枸杞子、碎各叁升、右四味取無灰酒三斗。漬藥以絹袋

盛之、春夏一七日、秋冬二七日、每空腹服之。

壽頤按此方以生地杞子滋養陰液。牛蒡根牛膝宣通經絡。藥止四味而樸茂無華。力量濃厚。後人通絡諸方。藥雖不同。然其理不過如斯。惟牛蒡根今皆不用。要之亦是通經活絡隊中一味要藥。古方用之者不少。亦治醫者不可不知。史國公酒方。聖惠治中風語言蹇澀。手足拘攣。半身不遂。痿痺不仁。

當歸 酒洗 虎脛骨 酒浸一日焙乾醋炙 羌活 紫甲炙 川萆薢 防風 牛膝（一作川牛膝） 秦艽 松節 晚蠶沙 各貳兩 枸杞子 伍兩 乾茄根 捌兩 飯上蒸熟 一方有杜仲蒼耳子。

右爲粗末、絹袋盛、浸無灰酒一斗、十日取飲。

壽頤按此類通絡舒經。養陰活血。兼祛風濕之方。古書已多。而近世愈甚。此方中正和平。不偏溫燥。可爲良法。然立方本義。終是爲血分不充。風寒濕邪。濕著者。設法實是。痺症必不可與猝暴昏仆之中風連類而言。若肝風暴動。氣血上菴。則不獨宣通之藥。害同矛戟。而酒亦無異砒鴆。方下所謂中

歸重言之
醫切弗
誤用

風語言寒澀等證。若其病起猝暴。則皆是內風。似此諸方皆不可用。

三痺湯。治血氣凝滯。手足拘攣。風寒濕三痺。

人參。黃耆。當歸。川芎。白芍。生地。杜仲。川續斷。防風。桂心。細辛。茯苓。

秦艽。牛膝。獨活。甘草。各等分。加薑棗煎服。

壽頤按此方亦爲血虛寒濕襲絡之法。以其確有風寒濕邪在絡。故用藥如此。天麻酒。治癱緩風。

不計深淺。久在牀枕。

天麻。龍骨。虎骨。骨碎補。烏蛇。白花蛇。二物酒浸。去皮骨。羌活。獨活。牛蒡根。

牛膝。各半兩。松節。剉。當歸。川芎。龜板。炙。乾熟地。苭根。大麻仁。原蠶。

砂。各壹兩。附子。壹枚。炮。右十九味。剉如麻豆大。以酒二斗浸。密封。春夏三日。秋冬七日。

每服一盞。不拘時。溫服。

壽頤按癱緩。今通作癱瘓。古書有所謂風緩者。聖濟謂風緩。卽攣緩。其候四支不舉。筋脈關節無力。不可收攝者。謂之攣。其四支雖能舉動。而支節緩弱。不能運用者。謂之緩。皆由氣血虛耗。陰陽偏廢。

古人總認
有外風其
實只爲中
風二字所
誤

而得之。或有始因他病。嘔吐下之藥過度。亦使真氣內傷。營衛失守。無所稟養。而然。楊仁齋謂風緩者。風邪深入。而手足爲之弛緩。蓋脾胃既虛。肢體失其所養。又肝腎氣虛。風邪襲之。亦有肢體緩弱之症。壽頤謂此是癱瘓之由。漸而成者。或以病後。下虛經脈失養。或由外揚大證。膿泄太多。其來也緩。古人因有風緩之名。其實全是內傷。并未嘗有風邪之深入。與忽然肢廢之腦神經病。截然不同。凡古方之養陰壯骨通經宣絡諸法。皆爲此病而設者也。

虎骨四斤丸。局方。治風寒濕氣。痺著筋骨。肢體緩弱。疼痛。

宣木瓜。天麻。牛膝。菴蓉。洗。四味各焙乾壹斤。用無灰酒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十日。焙

爲末。外用熟附子。虎骨。酥炙。各貳兩爲末。卽以浸藥之酒。打麵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九。食前

溫酒下。一方加當歸。秦兩。乳香。沒藥。五靈脂。各半兩。乳香壹錢。名大四斤丸。三因方加減四

斤丸。無天麻。加鹿茸。熟地。五味子。魚絲子。各等分。煉蜜丸。

壽頤按此方溫經壯骨通絡和血。本爲氣血兩虛。肢體痿軟者立法。雖曰治風寒濕三氣之痺。然是本體之虛寒。而非外侵之風寒濕。故方中并無祛風理濕之藥。凡治因虛而無外邪者。準此大四斤

論麝香鹿茸之繁言簡而賅世有以其實用者須知此意

誠不可論此不可解得此正格可為活絡

丸加味。仍是行氣行血之意。但麝香走竅。尚嫌其泄散。真氣既用乳沒。亦可去之。三因方加鹿茸。則溫升太甚。等分爲丸。更嫌太笨。用者宜斟酌之。

續骨丹 本事 治兩腳軟弱。虛數無力。及幼兒不能行。

天麻 酒浸 白附子 牛膝 木鱉子 羌活 各半兩 烏頭 壹錢 炮 地龍 去土

乳香 沒藥 各貳錢 硃砂 壹錢

右以生南星末一兩。無灰酒打麵糊。九鷄頭大。硃砂爲衣。

齋頤按此方溫燥走竅。其力甚峻。果是寒濕痺者。日久不愈。則濕痰死血。窒塞經隧。非此迅利之藥。亦不能直達病所。但此爲逐邪而設。與四斤丸之專治正虛無邪者不同。一虛一實。一補一攻。正是雙方對峙。後人有活絡丹一方。用炮川烏。草烏。膽星。各六兩。地龍。去土焙乾。乳香沒藥。去油。各貳兩。貳錢。蜜丸。酒下。卽從本事此方。脫化而來。用藥亦大同小異。且南星加以膽製。而不用木鱉之攻破。似較本事此方。更爲和平。適用。然徐洵溪則謂此方爲舒筋最宜。而以活絡丹爲不堪用。殆亦未之思耳。

大活絡丹

聖濟總錄

治一切中風癱瘓痿痺痰厥拘攣疼痛癱疽流注跌撲損傷小兒驚癇婦

人停經

百花蛇

烏梢蛇

威靈仙

兩頭尖

俱酒浸

草烏

天麻

全蝎

去毒

麻黃

黑豆水浸

細板

炙貫衆

炙草

羌活

官桂

藿香

烏藥

黃連

熟地

蒸木香

沉香

以上各貳兩

細辛

赤芍

丁香

白蠟

沒藥

乳香

二味去泚

另研

天南星

薑製

青皮

骨碎補

安息香

酒熬膏

白蔻仁

黑附子

製黃芩

茯苓

香附

酒浸焙

玄參

白朮

以上各壹兩

人參

三兩

防風

貳兩半

虎脛骨

炙

當歸

各壹兩半

龍地

炙犀角

屑另研

麝香

另研

松脂

錢血竭

另研

紫錢

牛黃

另研

片腦

另研

各壹錢伍分

右共五十味

爲末蜜丸如

桂圓核

大金箔爲衣

陳酒送下

頤按各藥分量諸書所載互有不同今未見聖濟姑從徐泗溪

蘭臺軌範

壽頤按此方養正祛邪化痰理濕宜絡和血大率治氣血兩虛風寒濕痰痺著之症方下辨曰治一

切中風。然非能治氣血上菀神經不用之猝暴昏仆不遂癱廢也。惟肢節痛痺及虛人痿躄流痰流注諸大症服此頗驗。而足部痠痛痿軟不仁及縮脚流注附骨疽環跳疽初起時尤爲神應。徐洄溪謂頑痰瘀血入於經絡非此不能透達爲治肢體大症必備之藥。洵是閱歷有得之論。

第十節 風家服食之方

古人治風有居恆服食之方皆和平中正養血和絡故爲常服之法亦非以祛除外風也。考千金外臺如諸酒諸散蓋亦爲久服設法。但溫燥有毒者多未盡純粹茲錄最醇正者數方以備一格。枸杞菖蒲酒 千金 治緩急風四肢不隨行步不正口急及四體不得屈伸方。

菖蒲 伍拾斤 枸杞子 壹百斤 右二味細剉以水四石煮取一石六斗去滓釀二斛米酒熟稍稍飲之。

壽頤按菖蒲芳香宣絡除濕開痺枸杞子溫潤養血益陰生津止取二味力欲其專味欲其厚且釀爲大料是爲尋常服食悠久可用之良藥固非治病於一時者也。

烏麻酒 千金

烏麻。伍升微熬搗碎以酒壹斗漬一宿隨所能飲之盡更作甚良。

壽頤按是方千金在風毒脚氣酒醴一類雖無主治而滋潤養陰之意自可於言外得之。漬酒雖止一斗然曰盡則更作可見亦是久服之藥。

虎骨酒 千金 治骨髓疼痛風經五藏方

虎骨壹具炭火炙令青色搗碎清酒漬五宿隨性多少稍飲之。

壽頤按此治筋骨痿弱之方。方下雖曰風經五藏然虎骨之用止是堅強筋骨必非祛散外風之藥。古人所謂虎嘯風生用以治風亦是附會之說。果爾則虎能引風而以治風病豈不更益其勢助桀肆虐耶。當有以知其必不然矣。

菜耳散 千金 治諸風方

五月五日刈取菜耳葉洗曝燥搗篩酒若漿服一方寶七日三作散若吐逆可蜜爲丸服十九準。

前計一方七數也風輕易治者日再服。

壽頤按菜耳本通作芥耳其葉其子皆有祛風逐濕通行經絡之功此方爲風溼痺著者設法以祛。

關去虎骨
治風之說
正歸新而理

以導賢爲
滲熱之用
是從物理
上得之古
今許多木
草不難尋
此精當確
也切之證
性

邪爲主與前數方之專爲養正者不同然性亦和平不易速效是亦久服之法方下所謂十九準一方寸七雖丸之大小不詳大約以梧子大爲度又可見古方之所謂方寸七者其藥物固無多也
豨薺圓 本事方

五月間采豨薺草摘其葉及嫩枝頭曝乾鋪餚中層層灑酒與蜜九蒸九曝細末之煉蜜和圓如梧子大空心服溫酒或米飲送下二十圓至三十圓

壽頤按本事方載江陵府節度使進豨薺圓方云臣有弟訴年三十一中風伏枕五年百醫不效有道人云可餌豨薺圓必愈又知益州張詠進表謂喫至百服眼目清明服至千服髭鬚烏黑筋力強健云云推重甚至李瀕湖本草綱目引唐慎微說亦同可見此藥之自有真效瀕湖謂韻書楚人呼豬爲豨豨草之氣味辛毒爲豨此草氣臭如豬而味豨故有此名（廣韻上聲七尾虛豈切豨字解曰楚人呼豬）頤謂豕爲水畜其氣腥滯通乎人之腎氣腎家滯濕生熱則相火不藏諸病蜂起中風癱痿無非相火擾攘蘊釀爲變豨薺稟腎藏之氣直入至陰導其濕濁使積邪泄化而諸恙自安此亦理導濕熱之功亦以祛邪爲主也

第十一節 通治中風方之辨正

古治中風。大率以續命一類爲唯一板法。千金外臺中。復疊重累以續命名者。殆數十百方。其藥溫涼並進。甚至以桂附與犀羚同列。果是外中之寒風。則何以重用寒涼。若爲內蘊之風火。則溫燥升散。豈非鴆毒。迨宋金以後。則又有所謂羌活愈風湯。秦大芎湯者。凡是醫書。無不以此數方爲中風必用之藥。初學治醫。先入爲主。每至終其身。不知所措。道之不明。皆古書誤之可爲痛哭。今者氣血上沖。腦經爲變。此理既明。則凡是習俗相沿之陋。自當一掃而空。但俗書俱在。童而習之。必有不能忘情者。不揭其謬。猶恐正義未必大昌。姑舉古今通行熟在口頭者。稍加辨難。庶幾千年沿誤。矯正一二。爰以辨正一節。殿在諸方之後。

小續命湯 千金 治卒中風欲死。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能語。奄奄忽忽。神情昏亂。

麻黃 去節 防己 附子 炮去皮 芎藭 桂心 黃芩 芍藥 甘草 炙 人參 各

壹兩 杏仁 肆拾枚 去皮尖 兩仁 生薑 肆兩 防風 壹兩半

壽頤按方下所述諸證。皆是內風暴動。爲病外臺引延年。亦有此方。則稱其主偏風。半身不遂。口眼

篤信好古之士尙其
三復斯言

喝不能言語拘急不得轉側其爲內風猝變氣血上菴神經不用性狀顯然而古人乃以麻桂芍防擾動其風升泄其氣必有百害而無一利此證此方是木已搖而更拔之未有不速其蹶者而古今諸書無不以此爲治中風第一神方總是誤內因爲外因之故耳願於第一卷第二節及第六節中言之已詳茲不復贅若干金外臺中諸續命湯散無慮數十皆大同小異其弊亦等辨之徒滋辭費姑皆從略

侯氏黑散

菊花 肆十分 白朮 防風 各拾分 桔梗 捌分 黃芩 伍分 細辛 乾薑 人參 茯苓 當歸 芎藭 牡蠣 礬石 桂枝 各叁分 右杵爲散酒服方寸七日三服

壽頤按此方見外臺祕要風癩方中云出古今錄驗止曰療風癩更有鍾乳礬石各三分無桔梗餘與此同考方是用桂枝菴辛歸芎防風仍是溫散風寒之法本無深意以治風癩亦必不獲效其用牡蠣礬石者雜澀斂於疎散隊中亦是古方恆有之例那有奇功妙用可言故以此方列於千金外臺風門各方之中本極平常初無以使閱者特加青眼然自後人附入金匱之中云治大風四肢煩

此方所用之藥所治之病究竟在然爲金對證者何無不作意數好真是一盲草盲景象以此辨發何等清楚

重心中惡寒不足者同此一方而主治乃與外臺絕異然釋其語意亦甚浮泛必無效力可言而方後則加入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卽藥積在腹中不下也熱食卽下矣冷食卽能助藥力數句此說尙非外臺之所有是更爲後人妄加其謬最是易知恐自燈人氏教民火食以來必無冷食六十日之理如謂冷食而藥卽可積久不下豈其人積六十日之食而二便不通清夜自思得毋失笑如謂二便自通而獨有藥積不下則必其人腸胃之間別有一處獨能存積此藥尤其理之不可通者且服藥治病止是借其氣味運化精微以達病所亦非謂卽此藥湯藥渣竟能庖代氣血之不足而古人竟能造此怪誕不經之說鄙俚無恥之尤然古今名賢從未有直揭其謬者蓋亦誤認爲仲師手筆不敢糾謬繩愆終是識理未到不意諛嘉言自命絕世聰明偏能信此臆說隨聲附和竭力贊揚竟謂礬石能固澀諸藥使之留積不散以漸填其窠竅則舊風以去新風不入云云是誤認病人服藥竟能以藥填空如縫者之補綴如縫者之畫墁豈非笑話毋亦過於好奇務求立異而不自如大言不慚竟如夢嘆耶雖似此穿鑿附會之言醫學書中本所時有亦不足怪惟如此方之亂雜無章而竟爲嘉言說得幻想紛紛天花亂墜一若玄之又玄真腐中自有神奇者則亦不可多見而庸人無

倪而談
不畏俗
師舌

明理者所
見略同

此方主治
最甚能誤

識更奉嘉言之說為至寶。陳修園三字經中亦復引之。論者新奇病者無命。魔高千丈。寧不駭然。敢書所見以質通儒。其庶有撥重寢而見青天之一日乎。嘉言俞東扶古今醫案按亦謂喻氏之論黑散以為用礬石填空竅堵截來風好奇之談最足誤人。又謂藥之入胃不過以氣味傳布經絡。腑藏豈能以礬石填塞之。又謂冷食六十日藥積腹中不下則腸胃果能填塞不幾令穀不納而糞不出云云。其說亦極明白可見怪誕不經之說苟以靜心讀之未有不覺其謬者。前賢固已有先我而

言之者矣。
光活愈風湯 通真子機要方 初覺風動服此不致倒仆此乃治未病之聖藥也又治中風證內

邪已除外邪已盡當服此藥以行導熱經久服大風悉去縱有微邪只從此病加減治之然治病之法不可失於通塞或一氣之微汗或一句之通利如此乃常服之藥也久則清濁自分榮衛自

和矣 從張潔古保命集節錄

羌活 獨活 柴胡 前胡 麻黃 細辛 防風 川芎 白芷 秦艽 薄荷 人參 黃
耆 甘草 枸杞子 枳殼 厚朴 當歸 知母 甘菊 半夏 防己 杜仲 地骨皮

自○有○愈○風○
湯○大○秦○羌○
方○以○來○久○
爲○俗○書○引○
得○心○迷○意○
輒○學○者○安○
得○不○隨○其○
此○論○今○得○
金○治○大○放○
始○明○大○放○
光○明○大○放○

何○能○治○病○而○古○今○名○賢○無○不○引○爲○同○調○者○終○是○見○理○未○明○論○及○中○風○昏○仆○無○不○心○搖○意○亂○既○不○知○病○
從○何○起○又○安○能○按○部○就○班○定○方○選○藥○則○始○且○一○盲○羣○盲○謬○引○一○二○成○方○聊○爲○敷衍○於○是○吠○影○吠○聲○互○
相○傳○述○而○似○此○亂○雜○無○章○之○藥○劑○途○爲○人○人○心○目○中○共○有○之○方○法○醫○學○黑○暗○至○於○此○極○殊○可○駭○咤○而○
此○方○之○議○論○尤○其○一○竅○不○通○全○如○夢○嘍○且○果○如○所○說○幾○於○無○一○句○不○可○以○殺○人○是○誠○不○可○以○不○辨○其○
曰○初○覺○風○動○服○此○不○致○倒○仆○此○方○乃○治○未○病○之○聖○藥○夫○便○中○風○之○病○果○是○外○來○之○風○則○猝○然○而○感○本○
不○能○預○先○覺○其○動○與○不○動○也○惟○內○風○暴○動○當○有○先○機○或○爲○氣○火○之○上○升○或○爲○頭○目○之○眩○暈○此○時○急○宜○
清○其○肝○熱○而○風○或○可○息○乃○此○方○中○許○多○辛○散○發○汗○升○提○內○風○得○之○無○不○令○其○必○致○倒○仆○是○可○謂○之○治○
未○病○之○毒○藥○卽○曰○可○治○外○來○之○風○然○重○門○洞○開○藩○籬○盡○撤○招○風○有○餘○豈○能○愈○病○又○謂○內○邪○已○除○外○邪○
已○盡○當○服○此○藥○以○行○導○諸○絡○久○服○大○風○悉○去○則○內○外○既○已○無○邪○而○再○用○此○大○隊○耗○散○其○意○何○居○又○謂○
一○氣○微○汗○試○問○此○四○字○常○如○何○解○說○豈○非○不○通○之○顯○而○易○見○者○且○本○方○中○已○有○麻○黃○而○另○加○壹○兩○分○
作○四○服○如○此○重○劑○胡○可○妄○試○乃○製○方○者○既○欲○其○汗○又○欲○其○下○人○非○鐵○石○奚○能○堪○此○而○乃○謂○此○是○常○服○
之○藥○寧○獨○癡○人○說○夢○直○欲○殺○盡○蒼○生○似○此○大○謬○而○著○述○家○偏○樂○於○援○引○最○是○大○惑○不○解○惟○噓○嘉○言○法○

說靈醫書
之酒真是
萬醫九鼎
顯魁現形

律中辨之極是謂其似是而非後人無識奉此為第一靈寶申申之嘗亦不為過然本方所用之藥亦與小續命湯侯氏黑散大同小異本是一脈相傳如法做造論其蕪雜無紀初無上下牀之別然喻氏於此方則以通真子所譏無名下士而痛罵之於彼二方則以附入金匱託於仲聖字下而崇拜之論門弟不論功過亦不思之甚矣願謂此方及大秦芫三化湯等方主治中風方下所言無一句不是胡鬧止以保命集收之且有種種加減一似具有法度而淺者讀之遂謂金元大家治病之秘鑰盡在此中不問其效力如何而依樣葫蘆借充節幅總之皆不識此病之究屬何因實是醫學之最不堪告人者喻氏法律中風篇此方評論頗能窺見其隱試一讀之方知此方之萬不堪用且可知古今方書之人云亦云者其真相不過如此是亦大可慨矣

大秦芫湯 同上 治中風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隔知血弱不能養筋故手足不能運

動舌強不能言語宜養血而筋自柔

秦芫 石膏 各壹錢 甘草 川芎 當歸 芍藥 羌活 獨活 防風 黃芩 白芷
生地黃 熟地黃 白朮 茯苓 各柒分 細辛 伍分 春夏加知母壹錢 水煎服 如

金元以來治中風者
而此三綱
證用藥六
百餘年無
有敢終其
未敢終其
明則姑且
數人云亦
耳今術了
伯龍既論
實地經之
而始得入
底從得入
杜是理想
胥當治論
淨當治論
再盡此段
筆意沉段
語出之說
竟

遇天陰加薑七片心下痞加枳實伍分

壽頤按金元以後之論中風者每以中經絡中府中藏分爲三大綱。謂中經絡者外有六經形證則通以小續命湯羌活愈風湯加減治之中府者內有便溺之阻新則以三化湯通利之（三化湯方即厚朴大黃枳實羌活等分每服壹兩煎服亦出機要方中）而中藏者則云性命危遂望而却步不出一方若外無六經形證內無便溺阻則通用大秦羌湯似此三綱鼎立要言不繁而所用方藥止此四方又復簡便易記此說自張氏收入保命集中而後之諸家無不照例錄入幾於無書不載無人不知於是治醫之士喜其卑而易行誰不印入腦經恃爲祕寶究之卒然昏仆皆由內動之肝陽本非外感風邪則六經形證何自而來然如大秦羌湯之主治所謂外無六經形證內無便溺阻隔則所見之證惟是手足不能運動舌強不能言語而所謂普通之中經絡中府中藏三綱無例可援既不能適用續命愈風三化之套藥又不敢謂其中藏斷爲必死不出一方於是三綱之成例既窮而醫者用藥遂不得不與之俱窮不幾搜索枯腸無以敷衍了事何幸有通真子者異想天開聰明大啓復能製造一外無形證內無阻隔之通用套方亦可謂無聊之極思然方下主治雖若

自成一局而所用之藥依舊防風羌獨細辛芎歸仍不離乎續命愈風之大旨又幸其靈機一動想出血弱不能養筋六字乃更悟到生熟二地可以養血遂不倫不類雜湊成方而後之言醫者復可於中經絡中府中藏三綱之外得此不中經絡不中府不中藏之應酬妙法然以此開庸醫之簡便法門則誠善矣若欲爲真實之學問則豈不長墮十八層底黑暗獄中耶噫嘉言僅謂其既欲養血而復多用風燥之藥尙是皮毛不論不足以誅其心也

肘後紫湯 治中風無問男子婦人中風脊急身痙如弓

雞屎 二升 大豆 一升 防風 三兩切 水三升先煎防風取三合豆雞屎二味熬令

黃赤色用酒二升淋之去滓然後用防風汁和分爲再服相去如人行六七里衣復取汗忌風

多薑祕要收入中風角弓反張條肘後又一方清酒五升雞屎白一升熬外薑又引備急方同

頤按此治外風直入經絡而爲角弓反張之正方風自外入故主防風以專禦外風雞爲巽畜其動應風用其屎者以重濁之氣同類相求合之豆淋酒疎風活血通絡溫經衣覆取汗則外邪解而絡脈自和古人治產後冒風發瘧及破傷風之發瘧皆以此方爲主出入用之外薑引小品有

只人論症
皆外風
而人病
燥學者必
須識此寒
不為傷寒
金匱諸書
所談

此卷所錄
各方深解
精當入理
顯出真能
表明其能
實功其能
無損其能
約之辨而
不分別其
尤為精潔
指南之針
卒讀之者
目擊心通

大豆紫湯。千金又有大豆紫湯。獨活紫湯。豆淋酒等。皆是疎泄外風之妙劑。惟風。癱。強。直。之證。有因於外風入絡者。亦有因於血燥筋急者。更有火。上。奔。激。動。腦。經。根。等。方。強。直。者。古人治法。止為外風一門。示以準。則如仲景之。癱。篇。以。桂。枝。葛。根。等。方。治。剛。癱。柔。癱。及。千。金。外。臺。諸。方。無。一。非。解。表。通。絡。之。法。而。今。人。病。此。則。多。內。熱。燥。津。血。虛。風。燥。之。症。非。麻。桂。羌。防。及。豆。淋。酒。等。所。可。妄。治。者是當於近賢治案中求之。斷不可徒讀古書。以偵事也。

華佗愈風散。治產後中風。口噤。手足癱瘓。如角弓。或產後血暈。不省人事。四肢強直。或口眼倒。暴吐。

瀉欲死者。

荆芥。一味。微炒為末。每服二錢。豆淋酒調服。或童子小便服之。如神。王脫指迷方。加當歸等。

分。永煎服。

壽頤按此以荆芥為散。豆淋酒調服。即肘後紫湯用防風。千金獨活紫湯。用獨活之意。皆治外風之法。則此方之主。治產後中風。仍是為外感風邪而設。惟產後陰虛。最多氣火上升。內風暴動。豆淋酒。必不可妄試。至謂產後血暈。不省人事。則多是血脫於下。陽浮於上。氣升火升。接亂神。明法。

識求之力古精人
始論其匹
遠語錄無
多諸法咸
備何方能
實一何去
從淨微
摘淨微
無淨微
有手非
針度鐘
之俗燭
視新書
立適於
者真於
不真於
淵之別
文彥附
識天用

中風辯證卷第三

八四

宜降逆破痰鎮定浮陽雖曰風動而症是內風自動與外受風邪者絕然不侔豆淋酒斷不可用
惟童便定逆下行降氣降火最速以調荆芥炭亦能去痰定風奏效甚捷然與肘後紫湯千金獨
活紫湯之意在祛除外風者大相懸絕矣學者於此必須明辨外風內風對證用之方能呈效否
則兩者正是相反北轍而南其轅適以速其驟耳不可不慎此方稱每服三錢明是唐以後人所
定（唐以前之權衡不以錢計）而方名華佗愈風散者言其效力之神如華元化治病耳非華
氏所製之方也宋人更有荆芥散一方治中風口噤四支搐溺或角弓反疝用荆芥一味炒爲末
酒服二錢極稱有效尤在涇謂其專治血中之風亦治外風之藥也

中風辯證第三卷終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

中風對證全部三卷

原著者 嘉定張山雷 壽頤

印贈者 上海尊聖善會

版權所有
翻印不許

#41

112321